总主编 邵湘宁 何清湖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 第四辑

夏度衡 彭述宪医案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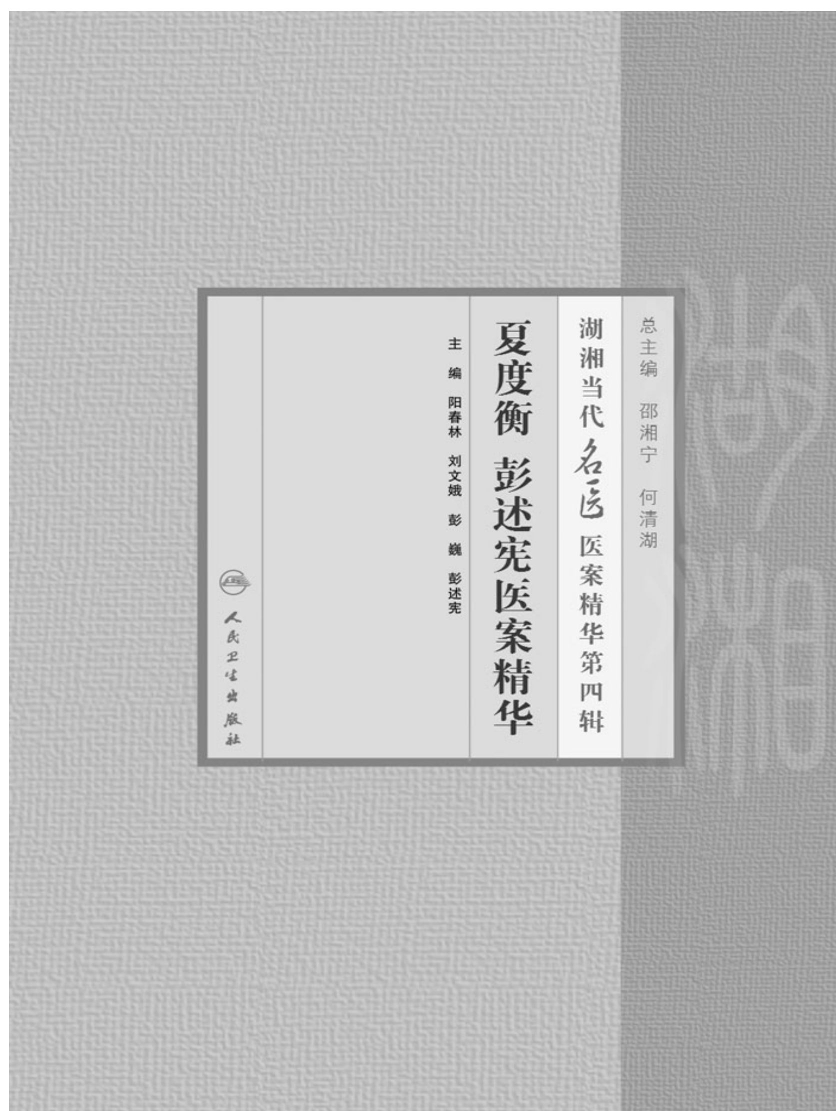
主编 阳春林 刘文娥 彭巍 彭述宪



人民卫生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度衡　彭述宪医案精华／阳春林等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6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第四辑）

ISBN 978-7-117-23786-4

Ⅰ．①夏…　Ⅱ．①阳…　Ⅲ．①医案－汇编－中国－现代　Ⅳ．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629号

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

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第四辑）

夏度衡　彭述宪医案精华

主　　编：阳春林　刘文娥　彭　巍　彭述宪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9年4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23786-4

策划编辑 ：李丽

责任编辑 ：刘颖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 @ pmph.com**

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夏度衡医案精华』。夏度衡系我国著名中学家，湖南中医『五老』之一，从事中医药工作50余年，在中医临床、中医理论体系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在中医界享有很高声望。本篇分为名医传记、医案精选、验方选粹三部分。名医传记主要介绍了夏度衡的成才之路、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医案精选主要搜集整理夏度衡临证典型医案17例，内容涉及内科等多种病症；『验方选粹』介绍了夏老广泛应用于临床并有较好疗效的5个经验方，集中反映了夏度衡的临证思辨特点和用方用药经验。

下篇为『彭述宪医案精华』。彭述宪系湖南省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湖南省名中医，从事中医临床工作60余年，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本篇分为名医传记、医案精选两个部分。名医传记主要介绍了彭述宪的成才之路和学术思想；医案精选主要搜集整理彭述宪临证典型医案125例，医案以内科病症为主，部分涉及外科、皮肤、妇科、五官科等病症，集中反映了彭述宪的临证思辨特点和用方用药经验。

本书内容丰富，论理清晰，对中医临床工作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本书可供中医临床医师、基层社区医师、医学生等参考使用。

夏度衡医案精华

主　编　阳春林　刘文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文娥　阳春林　杨宇航　胡艳红

袁丝丝

彭述宪医案精华

主　编　彭　巍　彭述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寿华　彭　璨　彭　巍

彭述宪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邵湘宁　何清湖

副总主编　李国忠　易法银　周　慎　毛泽禾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献春　万贤明　王　超　王贤文　匡继林　朱文芳

朱明芳　乔　江　乔玉山　刘百祥　刘朝圣　孙绍卫

孙绍裘　阳春林　李　旭　李　志　李　炜　李　点

李东芳　李振光　杨文洲　肖　燕　肖文明　吴利龙

沈智理　宋原敏　张　健　张　溦　张祥福　陈栋材

范伏元　范金茹　罗红云　周　青　周利峰　周景灏

胡方林　聂　伟　席建元　谈珍瑜　黄立中　彭　巍

彭长文　彭筱平　舒　兰　谢　军　谢文军　雷　波

蔡铁如　廖怀章　熊小冬　潘　博

学术秘书　刘朝圣　阳春林

序

在中医学的发展长河中，湖湘中医秉承湖湘文化之精神底蕴，心忧天下疾，敢为杏林先，治病救人，著书遗说，谱写了湖湘中医的光辉历史篇章。据《湘医源流论》初步统计，除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书外，湖湘医家通计著述达480部之多，内容涉及医经、伤寒、金匮、温病、诊法、本草、方剂、针灸、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医史、医案、医话、养生诸方面，涉猎之广泛，议论之精辟，见解之独到，令人瞩目。传承至以湖南“五老”而名扬全国的李聪甫、谭日强、欧阳锜、刘炳凡、夏度衡时代，更是开创了湖湘中医学的新辉煌。

时至今日，湖湘中医人才辈出，业已形成了新一代医学湘军的强大阵容。尤其是一批优秀的湖湘名老中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正引领着湖湘中医发展的新潮流，构建着湖湘中医的新标杆。在国家遴选的第一、二、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湖南共有96人次入选。湖南省也分别于1999年、2007年两次评选出“湖南省名中医”78人。这一批湖湘名老中医，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湖湘中医发展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继承，发扬光大。

收集整理当代湖湘名医的医案精华，并将它们编辑出版，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自2011年起，就列出专项经费，委托湖南中医药大学牵头，编印《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系列丛书。

名老中医代表着当前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当代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与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相比，它更加鲜活，更具可视性。而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也已证明，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医在读书、临证、实践中不断继承、不断创新而发展的，所以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形成了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设定准入条件，自愿申报，《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编辑委员会在全省遴选了50位名医立项研究。其中湖湘名医入选标准是：①湖湘中医“五老”；②国家遴选的湘籍第一至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③湖南省第一、二批“省名中医”；④湖南省

“农村名中医”。

本次名医医案整理，每册医案由名医传记和医案精选两部分组成。名医传记主要介绍名医的成才之路及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医案精选真实记录名医的临证医案，有比较完整的病历资料，有清晰的辨证思路和理、法、方、药诊疗步骤，系名医的临证精华，体现了名老中医的诊断和治疗特色，每则医案均有名医亲自点评或编者点评。

经过六年多的收集整理，《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第一辑（10本）、第二辑（10本）、第三辑（10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分别于2014年2月、2015年1月、2016年1月出版，第四辑（10本）现又即将出版。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付梓出版的名医医案中，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各科内容都有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国家级名中医，也有省级名中医，还有农村名中医，名医具有代表性；医案内容翔实，理、法、方、药俱备，点评精当，很有启发性，便于读者学习借鉴。我们坚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湖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得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湖南省财政厅、湖南中医药大学在经费、管理等方面也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对一直关心、关注、支持本套丛书的各位领导、专家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这些医案选粹，更是当代湖湘名医及其弟子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致以崇高的敬意，也希望本套丛书的编印能为推动湖湘中医的更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邵湘宁

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何清湖

2016年6月

前言

湖湘中医人才辈出，名医荟萃，创造了湖湘医学的辉煌成就。夏度衡与李聪甫、谭日强、刘炳凡、欧阳锜是当代湖湘五位著名中医学家，并称“湖南中医五老”，创造了湖湘中医的辉煌时代，名扬全国。彭述宪幼年即从祖辈习医，17岁开始独立应诊，从业已近50余年，2003年被湖南省卫生厅指定为湖南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2006年由湖南省卫生厅、人事厅授予“湖南省名中医”。名医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和成才之路为后辈研究当代湖湘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湖湘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继承和研究名医的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从医案入手是一条捷径。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张山雷在《古今医案评议》中说：“医书论证，但纪其常，而兼证之纷淆，病源之递嬗，则万不能条分缕析，反致杂乱无章。惟医案则恒随见症为迁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謦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绝胜于随侍名医，直不啻聚古今之良医，而相与晤对一堂，从上下其议论，何快如之？”

《夏度衡医案精华》《彭述宪医案精华》均是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重大专项课题“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研究”子课题，经过3年多的时间，我们广泛搜集整理与夏度衡、彭述宪有关的临证文献资料，合并成《夏度衡 彭述宪医案精华》一书出版。

《夏度衡医案精华》分名医传记、医案精选两部分，书后附有验方选粹。“名医传记”简要介绍了夏度衡的成才历程、主要学术思想；“医案精选”有10种病症17则医案，展示了夏老的临证经验；“验方选粹”介绍了夏老广泛应用于临床并有较好疗效的5个经验方。本文所选医案、医论均为夏老生前亲撰或夏老学术传承者撰写发表之论著，部分内容本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附参考文献目录。值本书出版之际，特向有关文献的原著者、资料提供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彭述宪医案精华》分为名医传记、医案精选两部分。名医传记简要记述了彭述宪的求学成才之路，同时概括了其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医案精选优选了彭述宪之子彭巍师承期间临床典型验案125则，每例医案均采用疾病诊断与辨证相结合方式，客观完整地记录了患者就诊的全过程。医案简明扼要，章法清晰；主证突出，舌脉详尽；辨证准确，立法严谨；组方选药，悉心考虑，不落俗套。全部医案由彭巍收集整理，并经彭老亲自修改审定，较真实全面反映了彭老临床辨治各类病证的思路和经验。最后附篇介绍了彭老对眩晕、头痛、咳嗽、失眠等病证从肝论治的经验，并收集4个自拟方在口眼歪斜、风湿热痹、坐骨神经痛及妇科方面的经验总结，均为临床常用的有效验方。本书全面、客观、真实地总结和反映了彭老的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希望能对广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师的临床工作有较好的实用参考价值。

由于精力、水平等有限，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16年6月

目录

版权页

内容简介

夏度衡医案精华

彭述宪医案精华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丛书编委会

序

前言

夏度衡医案精华

名医传记

一、医家小传

二、学术思想

（一）肝胃论——调理脾胃，同疏肝木

（二）动静论——平调阴阳，动静求衡

（三）慎补观——治病疗疾，应当慎补

（四）遣方用药，三因制宜

（五）临证方可识真诠

（六）几种常见病症的论治

医案精选

心悸案

胃痛案

哮证案

咳嗽案

水肿案

腹泻案

湿证案

湿痹案

面痛案

喉痛案

附：验方选粹

参考文献

彭述宪医案精华

名医传记

医家小传

一、致力医学 奋发读书

二、学习文史 根深叶茂

三、求师访友 解疑释难

四、经方时方 融汇一炉

五、多读医案 启人巧思

六、不囿成法 拟订新方

七、收罗文献 笔耕不辍

医案精选

一、感冒（9例）

二、咳嗽（16例）

三、喉蛾（5例）

四、咳血（1例）

五、喘病（3例）

六、汗病（4例）

七、心悸（3例）

八、胸痛（1例）

九、胁痛（2例）

十、失眠（6例）

十一、胃脘痛（6例）

十二、嘈杂（1例）

十三、胀满（5例）

十四、呃逆（2例）

十五、泄泻（7例）

十六、腹痛（3例）

十七、便秘（2例）

十八、头痛（5例）

十九、眩晕（3例）

二十、肝风入络（5例）

二十一、水肿（1例）

二十二、腰痛（3例）

二十三、痹病（6例）

二十四、口苦（1例）

二十五、四肢冷（1例）

二十六、背寒冷如掌大（1例）

二十七、肝风抽动（1例）

二十八、阳痿（1例）

二十九、脱肛（1例）

三十、瘾疹（2例）

三十一、面疮（1例）

三十二、皮肤瘙痒（4例）

三十三、口疮（4例）

三十四、耳聋（1例）

三十五、目赤肿痛（1例）

三十六、鼻衄（1例）

三十七、牙痛（4例）

三十八、恶阻（1例）

三十九、崩漏（1例）

附：临证心悟

夏度衡医案精华

名医传记

一、医家小传

夏度衡，号无量，1912年出生，1992年逝世，湖南安化县人。夏度衡1927年开始学医，193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学习，1936年毕业。毕业后，夏度衡又拜师于著名中医学家郑守谦，学习内、妇、儿诸科，3年后学有所成，师承其术，深得真传。科班与师承并重，为夏度衡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科班与师承成才的典范。夏老尊师重教，品德高尚，亦为后辈中青年中医学习之师表。

夏度衡曾先后在沅陵、耒阳、郴州、宜章、汝城、长沙等地行医，他刻苦勤奋，悉心钻研，坚持探索于临床，深得患者及患者家属的赞誉。

夏老禀性耿直，坚持原则，待人诚恳，胸怀豁达。夏老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于党的中医教育事业，默默地奉献，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医学人才，一生为中医医疗、科研、教学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夏老为湖南省立中医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建设，为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建设，为湖南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诸多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谭日强等人一道成立了长沙市第一个中医联合诊所。1952年长沙市立中医院成立，他任门诊部主任，后又担任湖南省立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其先后还担任湖南省立中医院内科主任、工会主席，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防治研究科副科长，刚成立的湖南中医学院内儿科教研组组长、内科教研室主任，湖南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培养研究生4届），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技术顾问、中医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研究员，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夏老先后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第五、第六届代表，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内科学会顾问，湖南省中医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中医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内、妇、儿科学会主任委员，《湖南中医杂志》第一、第二届副主编，《中医药时代》编委会顾问，湖南省卫生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脾胃病专业委员会顾问等职。夏老系全国享有盛名的中医药专家，学术造诣很高，临床经验丰富，因到20世纪90年代时年事已高，没有再接纳国家推选指定的学术经验继承人，其弟子遍布全国。

夏老是我国中医界齿德俱尊、德高望重、学验俱丰的老前辈，其中医

学造诣极深，功底很厚，学识渊博。夏老师承 《灵枢》、 《素问》、仲景之学，旁通诸家，博采众长，尤崇实践，治验卓著，尤其对李杲、张子和、叶桂之说，潜心研究，师古而不泥古，合参中西医理，勇于创新。夏老特别注重临床，认为只有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才能逐步领悟到中医理论的真谛，才能将前人的宝贵经验化为自身的经验，并有所创新。夏老潜心医业50余年，在医疗实践中博采众长，坚持结合临床实践研究，在防治内、妇、儿科以及杂病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对脾胃病、三叉神经痛、血吸虫肝病、风湿病、妇女郁证等病症的治疗有独到见解，疗效卓著，在“动静理论”、“肝胃理论”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十分重视肝对人体气机的调畅作用，创 “肝胃理论”之说，突出强调 “后天脾胃难离肝”，对萎缩性胃炎的治疗独具特色。夏老曾是蜚声省内外的著名消化病专家，其创制的肝胃百合汤治疗慢性肝炎、胆囊炎、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等疗效显著，广泛应用于临床，为成千上万的溃疡病患者解除了病苦。夏老发表的主要论文有 “忌把湿证当虚治”、“治风证宜辨动静”、“联珠饮与风心病”、“溃疡病与肝胃百合汤”、“九味合壁煎治疗心悸病”、“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中医治疗”、“通阳宣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临证方可识真诠”、“谈谈中医临床科研的选题问题＂，主编了 《中医内科多选题集》。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著有 《血吸虫病的中医治疗》 ，与李聪甫合著 《血吸虫病》专论。夏老将其毕生临证经验整理为 《辨非室医稿》一书，并整理了郑守谦的 《内科杂病综古》。夏老的学术经验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项科研课题进行研究。

夏度衡与李聪甫、谭日强、刘炳凡、欧阳锜是当代湖湘五位著名中医学家，并称 “湖南中医五老”，创造了湖湘中医的辉煌时代，名扬全国。其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和成才之路为后辈研究当代湖湘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湖湘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1991年10月22日上午，湖南中医学院隆重集会庆祝夏老从医60周年暨80大寿，湖南省政府、湖南省教育工作委员会、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中医管理局、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时任湖南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朱文锋致祝寿词，时任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谭新华发表题为 《学习夏度衡教授崇德敬业的精神，努力提高中医学术水平》的长篇讲话，张丕业、欧阳锜、刘炳凡、王奇成等在会上讲了话。出席会议的还有赵尚久、李培荫、颜文明、刘祖贻、贺执茂等中医药界知名人士及师生员工的代表。这次庆祝活动是在夏老八旬初度的金秋时节举行的，整个庆祝会气氛祥和。时有诗赞曰：多年老干护新枝，喜见龙孙绕凤池。夕照青山犹未倦，寿人寿世寿期颐。夏老德艺双馨，垂范后世，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二、学术思想

在长期的学习及临证过程中，夏度衡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学术思想，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证经验。如夏老从肝论治胃脘痛，形成 “理脾胃同疏肝木”的 “肝胃学说”，并用自拟方 “疏肝健胃汤”对证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夏老认为：治病疗疾，应当惧补；平调阴阳，动静求衡。在遣药用方上，夏老特别注重三因制宜，同时还特别强调临床的重要性，认为临证方可识真诠。夏老对许多病症都有独特的论治经验，在中医药界有重要影响。

（一）肝胃论——调理脾胃，同疏肝木

论治脏腑疾病，夏老非常重视调整脏腑的相互关系，通过调整脏腑机能来调整阴阳，从求脏腑机能正常来求阴阳平衡。夏老调脏腑机能，又尤重视调肝脾。以调理脾胃而言，夏老吸纳前人经验，结合自己数十年临证心得，提出 “后天脾胃难离肝”之说。夏老认为，脾胃居于中焦，通连上下，为脏腑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脾胃主消化、吸收、传输，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然要完成脾胃的正常功能，又离不开肝的疏泄作用。

脾胃相为表里，同居中焦，共奏受纳运化之功；脾气主升，胃气主降，通连上下，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肝主疏泄，关系到五脏六腑气机之疏畅条达。“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脾胃得肝之疏泄，其升降才能正常，功能方可健旺；肝又能为脾散精，疏泄胆汁助消化，条达情志以疏畅气机等，故谓 “土得木而达”，反之，“食气入胃，散精于肝”，肝得脾所输布的饮食精微滋养之后，疏泄功能才可正常，故又谓 “木赖土以培之”。脾、胃、肝在生理上密切相关，一旦发病，又多相互影响。肝木过盛可克脾犯胃，致其不能消食；肝木过弱不能疏通脾土，亦不能消食；肝失疏泄，则横逆犯脾，致脾胃病。脾胃受损，运化失司，肝失濡养则疏泄失常，致肝亦病。《内经》曰：“木郁之发……病胃脘当心而痛。”明代秦景明 《病因脉治》云： “呕吐酸水之因，恼怒忧郁伤肝胆之气。木能生火，乘胃犯脾，则饮食不能消化，停积于胃，遂成酸水浸淫之患矣。”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谓：“肝脾者，相助为理之脏也。人多谓肝木过盛可以伤脾土，即不能消食，不知肝木过弱不能疏通脾土，亦不能消食。”唐容川 《血证论》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沈氏尊生

书·胃痛》说："胃痛，邪干胃脘病也……唯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程杏轩医案辑录》云："木虽生于水，然江河湖海无土之处，则无木生。是故树木之枝叶萎悴，必由土气之衰，一培其土，则根本坚固，津液上升，布达周流，木欣欣向荣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中亦云："胃痛久而屡发，必有凝痰聚瘀"，并在 "木乘土"篇中指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培土必先制木"、"制木必先安土"，且告诫医者："世人但知风劳臌膈为四大重症，不知土败木贼，肝气日横，脾胃日败，延至不救者多矣，可不究心于此哉。"由此可见，肝之疏泄功能正常，脾升胃降如常，人体机能方可正常。

夏老治疗胃脘痛重视肝对气机的调畅作用，治疗胃脘痛善从肝论治。胃脘痛以反复发作、多呈节律性的胃脘部疼痛，常伴有嗳气、嘈杂及泛酸，大便干结或质溏，甚则呕血、便黑为临床主证，病位虽然在胃，但无论在病因病机，还是在临床见症方面，无不关乎肝，基本病机为肝胃气机失调。忧思恼怒，情志不遂，肝失疏泄，气机阻滞，横逆犯胃，胃失和降，而发胃痛；若肝失疏泄，气机不畅，气滞日久，血行瘀滞，瘀血内停或久痛入络，胃络受阻均可发生疼痛。若迁延不愈，可致肝郁化火犯胃，耗伤胃阴而日干苦，饥而不思食，灼伤胃络而呕血、便黑；久痛伤及脉络，气滞瘀结，故痛有定处而拒按，甚则脉络破伤而出血；肝郁不解，影响脾胃之运化，湿浊停聚而吞酸嗳腐等，均涉及肝。肝失疏泄，郁久而生热化火，邪热犯胃，肝胃郁热，热灼而痛。夏老强调 "后天脾胃难离肝"，一荣俱荣，一伤俱伤，其赞赏夏应堂 "胃脘痛大都不离乎肝，故胃病治肝，本是成法"的主张。认为胃脘痛病在脾胃，关乎肝胆。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其病初起多为气滞，日久则有化热、致虚、夹瘀等多种病理演变，但千变万化，不离脾胃肝胆。胃脘痛的治疗，治在脾胃，调在肝木，"治肝可以安胃"，"理脾胃同疏肝木"。故胃脘痛不但要治胃，还必须治肝。"调肝要结合和胃，和胃又必须结合调肝"。胃脘痛从肝论治应注意：肝宜柔勿刚，胃宜润勿燥，要特别注意 "柔润"二字，用药避免刚燥之品；肝宜养勿伐，胃宜通勿滞。肝郁治疗用辛温行气之品要防止香燥伤阴，胃虚补中需补中有通，补而勿壅；肝宜升勿过，胃宜降勿陷。肝胃之治，须究升降，但升发肝气与通降胃腑，又须掌握分寸。升降不及者病，太过者亦然。夏老认为，《脾胃论》中制方选药常不离柴胡、升麻、羌活、防风之属，是通过升发少阳肝胆春生之气来升脾阳、降胃浊，乃东垣肝脾同治的经验所在。东垣曰："阳行春令，生万化之根蒂也。更少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阳明之气，以滋春之和气也"，即是言此。

临证之中，夏老治脾胃常佐以治肝，治肝胆常辅以治脾，相得益彰。

以此理论为立方之本，夏老自拟“肝胃百合汤”治疗胃脘痛，随证加减，常获良效。夏老从肝论治，不同于历代医家仅限于有精神抑郁、胁肋胀痛、嗳气泛酸、呕哕冲逆等“肝”的见症时，而是不论何种证型的胃脘痛，都配合治肝。

（二）动静论——平调阴阳，动静求衡

从动静中求阴阳平衡是夏老治病疗疾的一大特点。夏老认为：人总以阳动为主，又离不开阴静所维持的平衡。动态之阴阳平衡，动是绝对的，静（平衡）是相对的；阳是主要的，阴是次要的；人体机能（阳）是主动的，物质（阴）是被动的。人之未生，父母所系，人之既生，脏腑所主。治病之要旨，“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不生不化，静之期也”（《素问·六微旨大论》）。动态为动，平衡为静。人体阴阳气血，生生化化，吐故而纳新，动而不已，以维持体内脏腑机能之运行。然“动而中节”言动又当有法度，气行当循经，血运当循脉，动时当速行，静时当缓运，甚或一部分留潴脏内，视情而动，相对为静。以形体为例，人体之所以通体能温，赖于阳气；人体之所以有活力，亦赖于阳气；人体脏腑气机之所以变化无穷，亦无不赖于阳气。反之，若阳气已亡，则人死身凉如冰，形体虽在，勿能动矣。故活体之人，气行血运，不可一时停歇；躯体骨骼，视之似静，其实也在变动之中，“生长壮老已”为人生不可抗拒之规律。基于这一思想，临证之中，夏老特别注重人体的阳气，注重辨别脏腑机能的正常与否，注重脏腑辨证的运用。无论何脏、何腑，凡机能过亢者，均以折之；机能不及者，均以补之。夏老所言攻补是以《素问·脏气法时论》、张元素《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缪仲淳《五脏苦欲补泻论》为范，补泻系乎苦欲，苦欲因乎脏性。违其脏腑之性故苦，苦者是其所恶，即为泻；遂其脏腑之性故欲，欲者是其所好，即为补。如“辛补肝，酸泻肝”、“六腑以通为补”等，此与程国彭《医学心悟》所言八法之攻补是有区别的。

夏老善于通过调整脏腑机能来调整阴阳，从求脏腑机能正常来求阴阳平衡，机能属阳，阳主动，故处方遣药，常以灵动见长，运用桂枝汤、苓桂术甘汤、芍药甘草汤、小柴胡汤、逍遥散等桂枝、柴胡类方尤为活泼，运用动静理论治疗内风证更是独具心得。夏老研究动静理论肇始于头风等病证的临床治疗。夏老认为病证有太过、不及之分，方药有动、静、刚、柔之别，治当“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如“胸痹”、“心悸”等病，临床以胸闷，心慌，心悸不安，头晕，纳差，乏力，睡眠欠安，舌质黯红、边有瘀斑，脉沉或结为常见

症。其因多由内外、虚实之邪夹杂，使心气受损，心阳不振而致心脉不畅，心神不宁。考虑心气虚、痰湿、瘀血对本病之影响，注重温阳益气，化湿逐瘀，养血不离活血——静用动药，自拟“九味合璧煎”治之。又如治“头面痛”（其中不少经西医诊断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以头面部短暂暴痛难忍，反复发作，突发突止，极少数为双侧头面部短暂暴痛，常伴同侧面肌抽搐，痛止则如常人为主症。此病甚为苦楚而难治。因疼痛主要发生于面部，明代医家王肯堂又有“面痛皆属火”之说，故后世治疗此病，不少从“胃中热盛，面部三阳经筋复受风邪侵袭”立论，以清热祛风法为主治之。夏老认为：短暂暴痛、突发突止，是风性数变；常伴面部抽搐，是风性主动。病情反复发作，迁延难愈，且无恶风发热、鼻塞、咳嗽、脉浮等外风见症，故属内风证，是肝阳过亢，化风上扰所致。机能过亢者，当以折之。“动极者镇之以静”，“肝胆内风自动，宜镇静之品”。运用动静理论，结合多年临证经验，法当柔肝潜阳息风，动用静药，自拟“四味芍药汤”柔肝潜阳息风，随证加减，每多效验。

（三）慎补观——治病疗疾，应当慎补

在长期的临证过程中，夏老接触到很多“体虚病重，素服补药”的患者，观其脉证后，发现其中大多患者不宜开补方、投补药，遂改用其他治法而获效。大量的病例使夏老认识到，体虚与虚证应以区分。因体虚者最易为六淫所侵，七情所伤，此时来诊，所患未必虚证；又因气虚者易气滞，血虚者易血瘀，阳虚者易水停，阴虚者易火旺，所以，虚实夹杂的病证每多见于体虚的人，且补药多有留邪助邪之弊，如温补之品易助火伤阴，滋养药易碍脾助湿，补之不当，反伤正气。鉴于此，夏老认为：治病疗疾，应当惧补。切不可单凭“体虚”的自诉，更不可投病家的所好，滥施补药，延误病机。善治虚证者，善调阴阳，善理脾胃也。阴阳平衡，机能健旺，纳谷香，夜寐安，体虚自复，赖补药以生存，实为大忌。夏老十分赞同张子和“凡有助于五脏者，均可谓之补，不必限于人参黄芪诸药”之见解。无论初诊、复诊、会诊；无论小证、大证、急证，均认真体查，细心辨证处方。当汗则汗，当下则下，该和则和，该消则消，即使体虚，即使久病，当标急邪实之时，应攻则攻，实为治病之基本原则。反乎此，补药亦可伤人；顺乎此，八法皆可谓补。夏老行医数十年，总不离调理阴阳使之平衡这一基本治则。“寻求古训”，取各家之长，而无门户之见；“博采众方”，只要行之有效，无论经方、时方、验方，无论中药、草药皆用，常常出奇制胜。

（四）遣方用药，三因制宜

临证遣方用药，夏老非常重视三因制宜。夏老常说："徐灵胎 《病同人异论》，医者不可不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非但不能忘，而且要细辨。""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如运用中成药治感冒，冬春常选参苏丸、九味羌活丸、通宣理肺丸；长夏常选藿香正气丸（水）；秋季常选银翘解毒丸、桑菊感冒片等，均因时制宜。针对那种治疗感冒不辨三宜，但见发热便滥施银翘解毒丸的做法，夏老指出银翘解毒丸是蜜丸，蜜者润也，润者助寒留湿，而《温病条辨》之银翘散不用蜜，两者有别。故银翘解毒丸宜于治疗秋燥感冒，而不宜于治疗风寒感冒与暑湿感冒。江南多湿，秋季若不燥，亦不可与之。

1979年夏，一青年贪凉饮冷而感冒，服藿香正气丸不效，请夏老诊治。四诊合参后，夏老仍遣藿香正气丸治之，但令其1日3次，每次1包半，嚼碎和水吞服，服后即喝温开水1～2杯，并禁食水果与冷饮，2日而愈。夏老说：丸药使用方便，但有丸者缓之之弊，前人治感冒，多为煎剂、散剂。东垣曰："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临证遣方用药，若不细究其理，则不能扬长避短，以致徒劳无功。

外地赴长请夏老诊治的患者，无论省内省外，凡患者居住地的气候环境均为夏老所必问。如锡矿山某工人受寒感冒，经治疗，诸症去而咳嗽半年不解，多方求医，其效不显而就诊于夏老。夏老观其脉证，询知患者长期井下作业，寒湿渐积于内，现表寒与里寒并作，遂投 "五积散"解表散寒，温中除湿，半月而咳嗽止。

因人制宜，至为关键，尤当细辨。一次外科会诊，患者8天前因 "坏疽性阑尾炎、阑尾穿孔、弥漫性腹膜炎"而手术。术后高热已退，但腹胀逐渐加重，不排便，不排气，曾服大承气汤无效。会诊前腹部X线片报告有气液平面。切口感染，再次手术可能预后不良。夏老细察病情，辨患者腹胀如鼓、大便久闭是重病致虚，久未进食，水气虚结肠间所致，遂以 《金匮要略》枳术汤加味治之，1剂而排稀水便3次，2剂而进少量清流汁，4天后腹部X线复查，报告气液平面消失，5天后患者能到室外活动，不久病愈出院。夏老说：大承气汤治术后腹胀便闭，报道颇多，常获良效。但此患者年近花甲，大病致虚，又久未进食，虽有痞满坚而无燥实，服大承气汤不效是未能因人制宜也。

此外，临证之中，药物煎法，服药禁忌，夏老均一一细嘱患者。如治感冒之丸宜嚼碎，同时多服温开水；胃痛痛疾禁酒、竹笋；湿证患者忌某些水果等。对于会诊方药，更详核对。如一次外科会诊处方，药房误将黄芩（当时值班医生抄为条芩）发作条参，幸被夏老及时发现而得以纠正。夏老认为，凡此种种，均应细辨。否则，即使辨证无误，方药得当，也难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五）临证方可识真诠

夏老重视中医经典理论，然尤重视临证，其认为欲识中医理论之真诠，务必临证。如仲景《金匮要略·水气病》篇有云：“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之。”清代尤在泾、陈修园等作注，均去“水饮所作”四字；吴谦主纂《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更将前十六字称作衍文。至此，疑窦丛生，令人无所适从，故弃仲景此条经文不释或不用者有之，论水肿病将水气二因截然分开者，亦不乏其人。夏老初阅《医宗金鉴》，觉吴谦等人所言似亦有理，然临床日久，每遇水气病证，沿用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治之，确有效验，始悟欲辨经旨之真伪，尤需临证以探究。

（六）几种常见病症的论治

1.胃痛的论治

关于胃痛病因病机，历代医家论述较多，夏度衡教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情志不遂”与“饮食不节”是其主要的致病因素。如《素问·六元纪大论》曰：“水郁发之……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素问·痹论》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正是揭示了厥阴风木偏胜，肝胃失和的病机证候特点及饮食失调为不可忽视的致病因素。脾胃居中焦，通连上下，为脏腑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肝主疏泄条达，司五脏六腑气机之舒畅。若情志不遂，肝失疏泄，则横逆犯胃克脾，致胃脘疼痛；若饮食不节，脾失健运，中焦气机阻滞而致肝之疏泄失常，使肝亦病。肝胃之气本相通，一荣则俱荣，一损则俱损。在胃痛的发病机理上，夏度衡教授突出强调“后天脾胃难离肝”，胃痛的病机系肝胃不合，肝郁胃虚。

关于胃痛的辨证分型，有按脏腑辨证分为肝气犯胃、肝胃郁热、脾胃

虚寒、胃阴亏虚等；有按八纲辨证分为气滞型、郁热型、虚寒型、血瘀型等，夏度衡教授认为该病分型过多易致主次不分，从治本着眼，还是分为“肝胃不和”、“脾胃虚寒”、“胃阴不足”三型较为适合，而肝胃不和兼瘀血等则可作兼证处理。

关于胃痛的治疗，夏老认为疏肝清胃、理气活血为胃痛的基本治法，方用自拟方肝胃百合汤加减治疗。

2.胃溃疡的论治

胃溃疡是个常见病、多发病，对人民健康影响较大。中医学文献无此病名，但以反复发作、节律性的上腹疼痛，常伴有吞酸、嘈杂，甚则呕血、便血等临床特点，相当于中医学的 “胃脘痛”、 “肝胃气痛”、“血证”、“瘀血”等范围。

胃溃疡的主要病因为情志因素与饮食因素两方面。不论情志不遂致肝气郁结或情志过激致肝气疏泄太过均会影响脾胃升降功能，使气机不利而发为本病，若饮食不节、饥饱不时、过食肥甘辛酸之品，致食滞、气滞，或生寒湿，或酿湿热，使中焦壅滞，肝亦疏泄不畅，亦可渐渐酿成溃疡病。所以，肝胃病后，相互影响，交互为病是本病的病理基础。因此治疗该病，不论分为几型，当既治脾胃，又治其肝。另外，用药须避刚燥，这是夏老在前人启迪下，经临床反复体验后得到治疗溃疡病的又一体会。古人有忌投辛热药物的警语：久痛原是气郁凝，若投辛热痛频增，对本病在用药上很有启示。因辛热药物非所宜，芳香和消导药物亦宜慎用。仍守辨证论治法则，以寒、热、虚、实、气、血等进行论治，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用柴胡、黄芩、丹参、百合、乌药、川楝子、郁金七味为基本方，见下述情况再随证加味：①胃脘疼痛，灼热泛酸者，本方加蒲公英、牡蛎或乌贼骨、瓦楞子；②疼痛喜接，喜热饮者，本方加良姜；③唇淡，脸色无华，头昏者，本方加党参、黄芪；④疼痛，大便色黯或如柏油样者，本方加蒲黄；⑤疼痛而便秘者，本方加麻仁；⑥胃脘疼痛牵及肩背者，本方加九香虫（此药宜轻量）；⑦十二指溃疡而痉挛者，本方加芍药、甘草；⑧幽门梗阻、大便不畅、上作呕吐者，本方加白术、枳实。以上加法都在原方寒加良姜、热加蒲公英的基础上再加。

夏老治疗溃疡病曾分脾胃虚寒、肝胃不和、阴虚胃热、血瘀四证辨治，循其常法，选用古方，疗效总感不够满意，其中肝胃不和与血瘀二证尤难满意，其因何在？结合临床和前人有关论述，夏老逐渐体会到：本病主要由肝、脾、胃，此病及彼，相互影响，使三者功能失常所致。治疗本病，不论何型，若只治脾胃而不治肝则行不通。夏应堂在论 “胃病治肝，本是成法”之后谓：“但治肝应知肝为刚脏，内寄风

火，若一味刚燥理气，则肝木愈横，胃更受伤矣。”实属经验之谈。“用药避刚燥”是在前人的启发下，又经临床反复体验后，夏老得到的治疗溃疡病的经验和体会，故夏老自拟疏肝、清胃、活血为之肝胃百合汤治疗该病。

3.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论治

现代医学虽然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及发病相关因素的研究已逐渐深入，但对其治疗却无理想之方法。夏老根据本病在湖南地区以胀痛为主要表现的发病特点和长期的临证经验，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属于“胃脘痛”范围，临床上以虚多实少常见，病初起在气，久则及血，病机关键乃“肝胃不合，肝郁胃虚”。夏老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慢性萎缩性胃炎其病位虽在胃，但与肝的关系极为密切，土得木而达，木赖土而荣，肝胃之气本相通，一荣则俱荣，一伤则俱伤。或困情怀不舒，抑郁寡欢，或郁怒伤肝，木失条达，疏泄无权，“木不疏土”而乘脾犯胃，肝胃失和气机不利；或因饮食自倍，寒凉无度，过食肥甘辛辣，伤脾害胃，或素体中虚，致升降失调，纳运失常，气机不得舒展畅达，土壅木郁，肝郁胃虚，两者为病，气机失常，化纳失健，气血乏源，五脏六腑不得滋养，胃亦不得滋养，而渐至萎。故临床表现，既有胃脘胀痛，嗳气不适，或呕恶、或吞酸等实证表现，又有胃脘痞闷，纳差食少，肢倦乏力，日渐消瘦之虚证表现。肝郁胃虚日久，胃之脉络自痹，气血运行受阻，血行不畅，瘀证由生，故临床上又可见舌黯淡，舌底络脉淡紫迂曲诸症。

夏老认为肝胃生理相依，病理相通，颇为赞赏叶天士“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凡醒胃必先制肝”之说。遣方用药，注重肝胃之特性，本着“胃喜润恶燥”，“肝宜养不宜伐”，胃腑“以通为补”，“宣降则和”，肝主疏泄，条畅则和，以疏肝、健胃、益气、活血为基本治法，以疏肝健胃汤治疗。夏老认为，肝郁当用辛散之品解其束缚，但檀香、香附、砂仁、木香此类香燥之品，虽可暂散肝经之郁，收短时止痛之效，但久用则耗气伤阴，症状反而加重。夏老一再谆谆告诫，治肝应知肝为刚脏，内寄相火，若一味刚燥理气，则肝木愈肆，胃更受伤，故取性平微辛之柴胡，微凉之郁金，辛而不燥之乌药，温润之当归，疏肝解郁，理气养血和胃。胃虚日久，本当补之，但温补则伤胃，滋腻又碍气，故重用百合、明党、淮山等性平气清质润之辈。夏老说：健脾益气，吾不取党参、玉竹之类，而取明党，是乃党参太燥。气有余便是火，而玉竹太碍气机之条畅，取明党，益气而不燥，健胃而不腻，最为贴切。其用药审慎精当，可见一斑。通观全方，柴胡旋转枢机，“升清阳，达胃气，推陈致新，宣畅气血，为肝之引经药”，郁金属血中气药，能“开郁滞为调逆气行瘀血之要

药”；当归养血活血，理血中之气，养营止痛，三药合用，可奏疏肝解郁、理气活血之效；百合利气益气，养正祛邪，“主邪气，腹胀心痛，补中益气，除痞满”，与明党、淮山、甘草相伍，可益气而不燥气，润胃而不碍气，而达健胃益气、养血理气、扶土抑木之功；乌药与郁金相配，可抑其弊而扬其长，疏肝和胃，顺气止痛；乌梅、甘草相伍，可酸甘化阴，滋养胃津；明党、当归、郁金、赤芍相合，可益气活血，通络止痛。全方调补适中，升降有度，不腻不燥，标本兼顾，从调畅气机入手，以复中州之职，与萎缩性胃炎病机相符，故用之效如桴鼓。

若胃脘热痛，喜冷饮者，乃气郁化热，加蒲公英；喜热饮者，宜寒温并用加蒲公英、桂枝；胃脘冷痛，喜热饮，乃胃阳不振，加桂枝以振奋胃阳；恶食、食后胀甚嗳腐，乃宿食内积，加谷芽消食导滞；大便秘结，干结难下，乃阴虚肠燥之故，宜润肠通便加火麻仁；吞酸，嘈杂，乃 “肝木曲直作酸”，当去乌梅。

4.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论治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是三叉神经分枝范围内反复出现的阵发性短暂剧烈疼痛，常伴有同侧面部肌肉抽搐，无感觉缺失等神经传导功能障碍。由于其痛如刀割、锥刺、火灼、电击，久之，有的患者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中医学虽无三叉神经痛这一病名，但对该病的认识与治疗由来已久，如 《证治准绳》《张氏医通》《辨证录》等医籍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根据本病的临床表现，中医学多将其归于 “头风”、“面痛”、“偏头痛”、“头痛”等病证范畴之中。

夏老在长期临证中，运用中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收到了较好的疗效。夏老认为该病系内风为患。明代王肯堂 《证治准绳·头痛》云：“医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其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远者为头风，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发也。皆当验其邪所从来而治之。”王氏指出了 “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发”的这种慢性头痛多为风邪所致，并强调治疗头痛一定要审证求因，然他最先分立 “面痛”一门时却断言 “面痛皆属火，盖诸阳之会皆在于面，而火阳类也。”后世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不少从 “胃中热盛，面部三阳经筋复受风邪侵袭”立论，主要治以清热祛风者盖出于此。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是胃热所致，还是风邪所伤？是外风侵袭，抑或内风为患？夏老认为应从临证中去探索。夏老从临床主症入手，认为短暂暴痛，突发突止，是风性数变，常伴面肌抽搐，是风性主动，故此乃风邪所伤，非胃热所致。病情反复发作，迁延难愈，是为久病；且无恶风发热、汗出、脉浮及喉痒、咳嗽、鼻塞等外风侵袭见症，故当属内风为患。

三叉神经痛主要系肝之阴血不足，肝阳偏亢，化风上扰所致，应以柔肝潜阳、和络息风为其主要治则。本病多属肝阳化风，其因乃肝阴血不足，肝阳偏亢，化风上扰，治当柔肝潜阳息风为主。

夏老说，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主要系内风为患，系指一般规律而言，并非排斥少数病例会出现 “阳明风热”、“瘀血阻络”、“寒凝经脉”等其他证型，更不排斥临床上会有兼阴虚、兼肝火、兼胃热、兼外风（外风引动内风）、夹瘀、夹痰者。明代张景岳谓：“凡诊头痛者，当先审久暂，次辨表里。”总之，夏老认为治疗本病不可表里不分，因由不辨，主次不明。近代名医张文彦为 《中风斠诠》一书作序谓：“病属内因，本未尝感触外来之邪风，然议论虽互有发明，而所述治法，犹恋恋于古人续命诸汤，终不能为内风昭示正轨”。名医张山雷亦曾指出：“内风暴动为病……而古人乃以麻桂芎防扰动其风，升泄其气，必有百害而无一利。此证此方，是木已摇而更拔之，未有不速其蹶者。”病是内风而治以麻桂芎防一类，为何有害无利？盖 “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动变”，是为肝风上扰，而麻桂芎防均为辛温之品，辛，能散能行，行散则动，病是内风而妄与发散，则狂飚益肆，譬犹红炉鼓扇，动用动药，当然罔效。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其痛暴作，痛势甚剧，或呈跳痛，或伴面肌抽搐，是为动也，用麻桂芎防一类不效，又当以何药收功？夏老每于临证之际，每当读书之时，再三冥思，细究其理，始克有悟。肝阳化风上扰，当以镇潜。张山雷谓 “潜阳之法，莫如介类为第一良药”，并推珍珠母、石决明、玳瑁、牡蛎、贝齿、龟板、鳖甲数者，也荐磁石、龙骨，并称二药 “得效最为敏捷。”根据长期的临床体验，夏老以为治疗本病还是以生牡蛎、石决明为上品，因玳瑁、龟板、磁石等药或偏于走心经以安神，或偏于入肾以滋阴，或兼纳气，或兼明目，均不及生牡蛎、石决明二药平肝潜阳之力专。肝阳化风上扰，其源为肝肾阴虚，又当以滋阴。然 “真阴之虚，有微有甚”，不可不辨轻重，一概施以熟地、麦冬之类养阴，否则阴未骤生，反使胃脘壅滞，一病未平，一疾又起。

夏老对三叉神经痛的论治，认为肝阳化风上扰是此病的基本病机，治疗此病宜采用动用静药的基本用药原则。其从数十种平肝潜阳和络息风药物中，精选出白芍、生牡蛎、丹参、甘草组成 “四味芍药汤”为治疗此病的通用汤，收到显著疗效。夏老多年接触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阴虚表现多不严重，故常用白芍、甘草，既取其酸甘化阴之用，又取其柔肝、缓急止痛之功。久病入络，当以活血通络，但 “宣络通经之药，动而不静，行而不守”。权衡利弊，夏老择味苦性微寒的丹参一味以佐之，“丹参降而行血”，又兼能养血，实为和络通络之品，不致喧宾夺主而变柔肝潜阳息风之静法为动法，是不可与川芎等辛温走窜一类相提并论的。张景岳谓：“欲详求夫动静，需精察乎阴阳，

动极者镇之以静，阳亢者胜之以阴。”叶天士谓：“肝胆内风自动，宜镇静之品。”动用静药，是治疗本病之基本法则。四味芍药汤（白芍30g、生牡蛎30g、丹参15g、甘草15g）是夏老多年来治疗因肝风内动所致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一个自拟方。方中重用白芍、生牡蛎以柔肝潜阳息风，白芍配甘草酸甘化阴，缓急止痛，丹参养血通络，合具柔肝潜阳、和络息风之效。随证加减：牙龈红肿胀痛，或龈缘溢脓、渗血者酌加葛根、生石膏、生黄芪、蒲公英、蒲黄；牙龈红肿胀痛而见舌体肿胀，苔滑腻者加葛根、苍术；潮热，心烦，咽干，口燥不多饮，舌红少苔，脉细数者酌加生地、鳖甲、丹皮、栀仁；舌质见瘀斑者酌加赤芍、桃仁；面赤，烦躁易怒，口苦者酌加龙胆草、黄芩、夏枯草。禁忌辛辣。

三叉神经痛主要系肝阳化风上扰所致，系指一般规律而言。少数病例有阳明风热、瘀血阻络、寒凝经脉等其他证型出现，临床上亦会有兼阴虚肝火、兼胃热、兼外风（外风引动内风），夹瘀、夹痰者。临证中，应始终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若病证为肝阳化风上扰（三叉神经痛患者属此病证者为多），则投以四味芍药汤；若夹杂其他症状，需兼而治之之时，则在四味芍药汤的基础上，再辨证加投相应药物；若其他疾病上升为主要矛盾（包括重感冒等），则又需暂停该方，改用其他方药。

医案精选

心悸案

案1

何某，女，40岁，教师。

患者1983年3月始感活动后心悸、气促、胸闷，近1年来感症状加重，每当夜间起床时头昏欲倒，四肢麻木，时有抽掣。1987年12月4日经心电图检查为“频发性房性早搏、多数支下传受阻，个别伴室内差异性传导”，服用“ATP”、“心律平”等药治疗无效，遂于1988年3月住院诊治。入院时症见：心悸、气促、胸闷刺痛、乏力，活动后加重，头晕，失眠，性急易怒，善叹息，四肢麻木，食欲不振，形体肥胖，面色淡白，舌质淡黯、苔白腻，脉结而小弦。心率70次／分，心律不齐，早搏9～10次／分；查心电图：频发性房性早搏。

辨证：气血亏虚，血瘀痰凝。

治法：益气温阳，养血活血，健脾化痰，佐以疏肝解郁。

主方：九味合璧煎加味。

处方：茯苓 10g、桂枝 5g、白术 10g、党参 10g、当归 10g、川芎 6g、赤芍15g、柴胡10g、远志肉6g、丹参15g、甘草10g。

进上方5剂，胸闷刺痛、四肢麻木、头晕失眠等症状减轻，尚感心悸，气促时作，乏力，活动后加重，食欲较差。查舌脉同前，心率70次／分，心律不齐，早搏5～7次／分。原方党参增至15g，继进5剂。心悸、气促、乏力明显好转，食纳转佳，舌苔渐化，脉象同前。心率72次／分，心律欠齐，早搏3～4次／分。前方已效，继续守方治疗44天，患者心悸、气促、胸闷等症状消失，纳寐均可，舌质淡，苔薄白，脉小弦。心率72次／分，律齐，Q／L电图正常，符合显效标准，遂出院。患者出院10个月后随访，未再发早搏，坚持上全班。复查心电图正常。

按语： 患者久病体虚，心阳亏损，加以性急易怒，忧郁多思，郁则气机不畅而致血瘀；忧思伤脾，脾失健运则聚湿为痰，痰瘀阻滞而为心悸。舌质黯，为血瘀；面色淡白，舌淡，肢体麻木为血虚；形体肥胖，舌苔腻为痰；心悸，气促，乏力，活动后加重，为心气虚。脉症合参，诊为气血亏虚、血瘀痰滞之心悸。据日本人大塚敬节先生在《中医诊疗要览》四物汤条中记载：四物汤与苓桂术甘汤合方称为联珠饮。今取联珠饮去滋腻之地黄，加党参益心气，远志肉化痰，名“九味合璧煎”。此夏老之名方，有温阳益气，养血活血，健脾化痰之功能，用治气血亏虚、血瘀痰滞之心悸甚效。因血瘀气滞较重，故加柴胡疏肝理气，丹参养血活血。

案**2**

陈某，男，44岁，部队干部。1988年5月7日初诊。

患者自1987年4月始感心悸、心慌、胸闷，活动后加剧。经所在部队医院检查，心电图示“频发房性早搏”，拟诊为“冠心病，心律失常房性早搏”。给予“心律平”、“异搏定”等药可消除早搏，但胸闷一直未解，且停药早搏复发。1988年5月初回长沙探亲，心悸胸闷复发就诊。症见面白无华，神疲乏力，心悸心慌，胸闷，头晕，右肩关节酸痛，纳寐尚可，二便调，舌质黯红，苔白腻，脉沉结。

体格检查：体温37℃，心率76次／分，律不齐，可闻及早搏5～6次／分，血压120／70mmHg，实验室检查：血沉 15毫米／小时，抗O＜400U，血糖120mg／dl，胆固醇250mg／dl，甘油三酯180mg／dl。心电图检查：频发房性早搏部分下传。超声心动图检查：心内结构大致正常。X线透视检查：肺野清晰，心膈正常。

辨证：心阳不振，痰滞血瘀。

治法：益气温阳，活血化瘀，宁心安神。

主方：九味合璧煎加味。

处方：桂枝5g，茯苓10g，白术10g，远志肉6g，当归10g，川芎5g，赤芍10g，党参10g，丹参15g，龙骨10g，淫羊藿10g，甘草3g。5剂，水煎服。

复诊（5月 11日）：诉心悸、胸闷明显减轻，心率62次／分，早搏4次／分，余症基本同前。继续进原方7剂。

三诊（5目18日）：诉心悸、胸闷、乏力、头晕等均消失，略感胃脘不适。听诊心率82次／分，未闻及早搏。查舌苔由白腻已转正常，将原方赤芍易白芍10g，继进7剂。

四诊（5月25日）：人觉舒坦，以往病症未再发。听诊心律整齐，查心电图：窦性心律；心电图大致正常。嘱带药7剂归队继服，适寒温，勿劳累。

6月22日患者来信：心悸至今未复发。6月10日复查心电图正常。

按语： 患者心气不足，心阳不振，气血运行乏力，痰滞血瘀，发为心悸。症见面白无华，神疲乏力，心悸心慌，胸闷，头晕，右肩关节酸痛，舌质黯红，苔白腻，脉沉结，均乃心阳不振、痰滞血瘀之征。根据本案证型，夏老采用益气温阳、活血化瘀、宁心安神之法，以其经典验方九味合璧煎加味治疗，疗效甚好。

案**3**

张某，男，40岁，干部。1988年5月11日收入住院。

患者自1987年12月始出现心悸心慌，阵发性心前区闷痛，每次约发作10分钟左右，后自行缓解。经服用复方丹参片、冠心苏合丸等药，病情时好时差。先后两次检查心电图均正常。至1988年4月病情加

重，心悸、胸闷痛发作频繁，经望城县医院检查心电图，意见为“QRS电压偏低，多发性室性早搏呈三联律”，经服药后疗效不显，而于5月9日来诊，以心悸收入住院。入院时，症见心悸、胸闷、背胀、口干、口苦、喜凉饮、大便结、小便黄，纳寐一般，舌质淡红、边有瘀斑，苔黄腻，脉弦滑而结。

体格检查：体温37.1℃，心率64次／分，律不齐，可闻早搏18～20次／分，血压100／60mmHg。心电图检查：多发性室性早搏。超声心动图、心功能及X线透视检查均属正常范围。

辨证：心阳不振，气滞血瘀，痰火上扰。

治法：温阳益气，活血化瘀。

主方：九味合璧煎加减。

处方：茯苓10g，桂枝5g，白术10g，远志肉6g，当归10g，赤芍10g，丹参15g，柴胡10g，黄芩10g，法夏10g，陈皮6g，枳实10g，甘草3g。每日1剂，水煎服。

复诊（5月24日）：诉心悸、胸闷间作，神疲乏力，口微苦，舌质淡，苔黄腻，脉弦滑。查：心律72次／分，律齐，未闻及早搏及杂音。效不更方，原方继服。

三诊（6月13日）：诉心悸、胸闷、乏力诸症消失，口不干苦，小便稍黄，大便偏干，舌质偏淡，苔稍黄。查：心率70次／分，律齐，未闻及早搏及杂音。复查心电图：大致正常。基本治愈，稍加调理后出院。

按语： 心悸之因虽有外受惊恐，内因情志失调及脏腑气血阴阳亏损等，但概之不外虚实两端。虚即心之气血阴阳亏虚，实乃痰饮瘀血为患。但本病多虚实夹杂，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心气虚多以外受惊恐为先导，心阳气虚则致痰饮瘀血逆乱，实邪侵及心主，又致心脉不畅，心神不宁。心主血脉，是指心脏有推动血液在脉管内运行的作用。《内经》云：“其充在血脉。”心脏之所以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全赖心气的作用，《平人气象论》中所言“心藏血脉之气”就是指的这种气。心气旺盛，使血液在脉中运行不息，从而供给全身的需要。心脏的功能是靠心阳来实现的（当然离不开阴血），所以在分析病情时，更应注重观察心阳之盛衰。心阳虚，则推运血液乏力，血脉不得充盈，可致气血阻滞，病端蜂起。治疗心悸，首重心之阳气，伴有痰湿瘀血者，更要顾护心阳，即使阴血亏虚者，亦要分析心阳之盛衰而

给予恰当的滋补。

案4

杨某，女，54岁，职工。

患者心悸、气短，双下肢浮肿半年。口干喜冷饮，口苦，大便五六日一行，先硬后溏，腹胀，尿色深黄，畏寒，舌淡红、苔白微腻，脉沉小。

辨证：心阳虚衰。

治法：益气通阳，健脾利水。

主方：苓桂术甘汤合四君子汤合枳术丸合禹功散加减。

处方：桂枝 8g，白术 10g，茯苓皮 10g，泽泻 10g，枳实 10g，党参 10g，小茴香5g，黑丑10g。

二诊： 服上方5剂，腹胀减轻，尚感心悸，气短，口苦咽干，双下肢轻度浮肿，畏寒，纳少，二便调。处方：桂枝8g，白术10g，茯苓10g，泽泻10g，枳实10g，党参10g，小茴香5g，黑丑10g，柴胡10g，当归10g。

三诊： 服上方5剂，双下肢水肿已消，心悸、气短减轻、但尚感腹胀，畏寒，二便调。处方：桂枝8g，焦白术 10g，茯苓 10g，党参 10g，附片10g，枳实10g，陈皮6g，远志肉6g。

此方服10剂后，心悸、气短均明显好转，下肢浮肿已消，病情稳定。

按语： 素体脾虚，积渐发展，累及于心，致心阳受损而心悸。心火不得下交于肾，肾火衰微，失于蒸腾气化，火不生土，脾失健运。脾运衰而水湿聚，溢于肌肤，遂为水肿。心悸、气短、畏寒、脉沉小，为心阳虚、心气虚之证。火不生土，脾失健运，水湿停聚，溢于肌肤，则为水肿。湿阻于中，气机不畅，故腹胀。大便数日一行、腑气不通，亦为腹胀原因之一。大便先硬后溏，并非肠内津枯，实由湿邪内郁，腑气不畅使然。湿阻于中，津气不能上承，故口渴。患者留院检查，胸透见心脏向两侧扩大，以左侧为主，诊断为“心衰，心肌病不能排除”。

心悸、气短、畏寒、脉沉小，系心之阳气虚衰。本案疑惑之处在于口干饮冷、口苦、大便五六日一行，尿色深黄，类似热象，然其大便先

硬后溏，足证非里热津亏之便秘；下肢浮肿与畏寒，脉沉小并见，是为阳虚水泛。故首方用五苓散去性寒之猪苓，用枳实配白术，健脾消胀，加党参补气，小茴香配伍黑丑，名禹功散，有理气行水之功。首方药仅八味，实由苓桂术甘汤、四君子汤、枳术丸，禹功散合方化裁而成。湿聚于中，腹部胀满，故不用甘草。药后水肿腹胀俱减。三诊之方，为苓桂术甘汤、异功散合方化裁而成，内合参附、桂附、术附，令三焦之阳，一齐振奋，则水湿阴邪自消。至于用枳实、陈皮理气，远志肉化痰，意在气行则水行。本案西医诊断为“心衰”，概未用西药强心而纯以中药取效，可资临床惜鉴。

胃痛案

案1

陈某，男，35岁。

患者上腹部疼痛，间常泛酸、呃气，反复发作16年，经胃镜检查（1991年7月31日）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A1期），胃窦部浅溃疡，收住院治疗。

入院时症见：呕吐、泛酸、上腹疼痛伴灼热感，食欲减退、形体消瘦、解黑便，大便“OB”（＋），心烦口苦，腹痛牵及对侧背部，夜寐欠安，舌淡红，苔薄白微黄，脉弦细。

辨证：肝胃不合。

治法：疏肝清胃，活血止血。

主方：肝胃百合汤加味。

处方：柴胡10g，黄芩10g，百合20g，丹参15g，乌药10g，郁金10g，明党参12g，蒲公英15g，牡蛎15g，生蒲黄10g，九香虫3g。

服药3剂，痛大减，泛酸已止，纳食稍增，黑便已止，大便“OB”（－）。

嘱其节情志避刺激性食物，防受凉，服上方30余剂，于9月4日复查胃镜：复合性溃疡瘢痕期。病愈出院。

按语： 上腹部疼痛，间常泛酸、呃气，为胃脘痛之典型症状。胃的生

理功能失衡，除胃脘痛外，还会出现食欲减退、形体消瘦之症。解黑便，大便“OB”（＋），提示胃脘部有出血。除胃病变外，肝脏亦是。心烦口苦乃系肝病之症状。总之，本案乃肝胃不合之证，肝胃不合，则腹痛牵及对侧背部，夜寐欠安。舌淡红，苔薄白微黄，脉弦细，说明有热证。夏老在本案中采用其经典验方肝胃百合汤加味治疗，方证相符，坚持治疗1个月收功。

案**2**

某男，37岁，工人。1978年1月12日就诊。

患者上腹部疼痛反复发作已12年，伴呕吐呃气。每经治疗稍得缓解。曾在长沙市某医院吞钡X线照片和胃镜检查，报告结果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浅表性胃窦胃炎”。1977年9月以来，胃痛加重，尤以饭后和夜间明显，疼痛牵及背部，吞酸嗳腐，食欲减退，睡眠不安。多次使用治胃痛的中西药，痛无明显减轻。查：面色少华，语懒神疲，上腹部轻压痛，舌淡红，苔薄黄，脉沉小弦。

辨证：肝胃不合。

治法：疏肝解郁，活血止痛。

主方：肝胃百合汤加味。

处方：百合15g，丹参15g，柴胡 10g，黄芩 10g，乌药 10g，川楝子10g，郁金10g，乌贼骨10g，九香虫3g。

进4剂后，疼痛明显减轻，泛酸已止，睡眠转安。

上方去九香虫、乌贼骨，加明党参 12g、白芍 15g、甘草 10g，继服20剂。

1978年3月钡餐X线照片复查：“十二指肠球部壁龛已修复。”6个月后随访，病情未见复发。

按语： 此又系夏老以其经典验方肝胃百合汤加味治疗胃脘痛之案例。本案治疗重在疏肝解郁，由肝及胃，有的放矢，甚效。

案**3**

熊某，男，45岁，职工。

患者胃脘疼痛，泛酸、呕吐，反复发作20余年。曾于省某医院吞钡X线摄片，诊为“慢性十二指肠冠部溃疡，小弯侧有假性憩室形成”。经多方医治，疗效不显。病情渐重，灼热疼痛，大便色黑，食欲减退，形体消瘦。因患者畏惧手术，而来就诊。察其面黄肌瘦，表情痛苦，嗳气吞酸，心烦口苦，胃脘区压痛明显，舌质淡红，苔薄微黄，脉弦细。

辨证：肝邪犯胃，胃失和降。

治法：疏肝和胃，活血化瘀。

主方：肝胃百合汤加味。

处方：柴胡10g，黄芩10g，百合30g，丹参 15g，乌药 10g，川楝子10g，郁金10g，明党12g，蒲公英15g，牡蛎15g。

复诊：2剂而痛缓，5剂而大减。即以原方加蒲公英、明党、白芍、甘草、九香虫、牡蛎、高良姜，共服70余剂，病愈。

按语： 唐容川 《血证论》谓：“木之性主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若肝郁气滞，疏泄失职，则可累及于胃，胃失和降，形成肝胃不和。近代夏应堂在“胃病治肝，本是成法”之后又谓：“肝为刚脏，内寄风火，若一味刚燥理气，则肝木愈横，胃更受伤矣”，实属经验之谈。本病采用夏老数十年临床体验而形成的“肝胃百合汤”治疗，收到良效。

案4

刘某，男，45岁。1984年10月3日初诊。

患者反复胃脘痛15年，近年来频发。6月14日胃镜检查诊断为胃溃疡，曾服“西咪替丁”2个月，疼痛不缓解。诊见胃脘隐痛，连及两胁，嗳气，得食得温痛减，纳差，餐后腹胀，泛吐清水，口苦口臭，烦躁易怒，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小弦略数。1984年10月13日胃镜检查，示幽门黏膜充血，胃窦、胃窦角、大小弯黏膜均充血水肿，红白相间，胃窦前壁及后壁各有粗隆黏膜伸入十二指肠球部，胃窦前壁见约0.7cm×0.4cm之凹陷性溃疡，覆盖白苔分泌物。诊断为胃溃疡、慢性浅表性胃炎、胃黏膜脱垂。

辨证：肝胃不合，寒热错杂。

治法：疏肝和胃，寒温并进。

主方：肝胃百合汤加味。

处方：百合18g，柴胡、郁金、川楝子、乌药、黄芩、丹参各10g，蒲公英、生牡蛎各15g，甘草6g，高良姜3g。

服药30剂后，疼痛明显减轻，口臭消失。原方去蒲公英，加明党参10g，守方2个半月，诸症消失。复查胃镜，胃溃疡与胃黏膜脱垂已愈，慢性浅表性胃炎好转。半年后随访，胃痛未发。

按语： 此案为寒热错杂之证，故用肝胃百合汤加蒲公英清其热，高良姜散其寒，牡蛎制其酸。切中病机，故疗效满意。

哮证案

刘某，女，33岁，工人。

1985年初，患者产后不慎当风而致咳喘，当时诊断为支气管炎，屡服清热化痰之药不效，渐成哮证。自此连续3年，每逢9～12月必发哮喘，每日2次，恒于夜间3：00～4：00时及凌晨6：00时发作。胸闷气喘，喉中哮鸣有声，口苦，舌体胂胀，色淡，边有齿痕，苔薄白而润，脉沉细。

辨证：寒邪客肺。

治法：温中发表，化痰利气。

主方：五积散加减。

处方：炙麻黄3g，桂枝5g，当归10g，白芍10g，川芎5g，茯苓10g，陈皮6g，法半夏10g，干姜5g，白芷10g，苍术10g，桔梗10g，枳壳10g，甘草6g。水煎服。忌生冷，并忌食竹笋。

服此方5剂，哮喘明显减轻；续服5剂，哮喘基本控制。患者家在新宁，遂带原方5剂返家，以图巩固。

按语： 脉症合参，本案诊为陈寒客肺之哮证。盖病起于产后受寒，其哮喘每于9～12月天寒之际即发，是内有陈寒复感时邪之风寒。风寒犯表的转归，以随汗而解或化热入里两途为多见。但在风寒犯表之后，虽经出汗，仍有解与不解两途。服药汗出而不解，若无化热入里趋势，古人多责之于汗不如法，即汗出不彻与汗出太过伤人津气两

类。不药而汗、汗出病不解，曹颖甫在《经方实验录》中称之为“病汗”，以与服药令出之“药汗”相区别，并认为“药汗”有解邪之功，“病汗”则仅系疾病本身的一种症状。本案起病之初不过是风寒表证，因未予及时宣散，致病邪郁遏于内，阻碍气机流行，导致气血紊乱，变生顽症怪疾。朱丹溪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辛温解表，透邪外达，令拂郁之邪从表而解，就是治疗此类顽疾的正确、有效之法。舌体肿胀，边有齿痕，为宿痰遏阳之征；舌苔薄白而润，示风寒在表；阳虚不能抗邪外出，故脉不浮紧而反沉细。病因于风寒，治宜发汗解表，透邪外出；在里之阳不足，治须温中；气喘胸闷，喉中痰鸣，为痰阻胸肺，肺失肃降，治宜升降气机，化痰于喘。故以温中发表、化痰利气为法。

该病病程3年，在这样长的病程中，竟从未出过汗吗？当然不是。但即使汗出毕竟仍属于“病汗”的范畴，因而风寒之邪并未能随汗而解。夏老对此类证候诊断为风寒外束、气机拂郁，依据是：第一，疾病初起有汗出受风之诱因或有恶寒、鼻塞的症状；第二，患者现症仍有鼻塞（说话带鼻音）；第三，能够排除化热入里或阴伤的证候；第四，病程不论长短，自起病后一直未经辛温透表、宣肺散寒治疗。在方药选用上，夏老最常用五积散，有时亦用麻黄汤。

祛痰止哮之法，不在见痰治痰，而在细究生痰之因，“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本例3年前起病于产后受寒，未能表散。察今之证，仍系表里俱寒，且病积日久，故仿产后受寒治法，予五积散温中发表，利气化痰而获效。今人一见咳喘，常为“支气管炎”之“炎”字所惑，动辄苦寒清热，不知寒凉冰伏，令人经之风寒非但不能表散，反内迫于肺而致痰聚作祟，慎之，慎之！

咳嗽案

明某，男，50岁，干部。1985年10月就诊。

慢性咳嗽20年，加剧2年。患者20年前于感冒后出现咳嗽，因其有目赤、咽痛、二便结涩等症，屡次注射青霉素、庆大霉素等药，目赤则服石斛夜光丸。虽多次求治无效，又以生脉散加蜜紫菀等药亦无效验。近2年来咳嗽加剧，干咳连声，语不成句，已无法在会上作报告。并出现腹痛，渐至腹中憋闷如板，不知何处疼痛。闻诊两肺满布湿啰音。

辨证：风寒束肺。

治法：解表散寒，温肺化饮。

主方：五积散加减。

处方：麻黄 10g，桂枝 5g，当归 10g，白芍 10g，法夏 10g，干姜 5g，苍术10g，枳壳10g，桔梗10g，甘草6g。

一反前医治法，先令服小青龙汤3剂，病情无增减。再嘱服五积散1周，亦无不适，遂令再服1周。因患者双肺满布湿鸣，而所服之方药性属辛温，患者所在单位医务室医生甚感疑惑，孰料服五积散1周，肺部啰音逐日减少，连服30余剂，病遂告愈。

按语： 本案属外感风寒、寒饮内停之喘咳。方中麻黄用至10g，是因外邪未行表散，郁闭于内，必须重剂外散之故。

水肿案

1980年仲夏，中年女性患者欧某，由人扶来就诊。患者诉浮肿反复发作2年余，近8个月来日益加重。身肿腹胀，气促息短，神疲易惊，四肢冷麻，头昏纳差，心烦乍怒，口干非饮，小溲短赤。大便秘结，常服酚酞片，仍数日方行1次。后经医院诊断为“特发性浮肿”、“结核性腹膜炎”、“腹腔肿瘤 （待查）”，给予抗痨、利尿、通便等治疗，并建议赴肿瘤医院行剖腹探查。因惮于手术，乃多方求治，服中药约达150余剂。检视前医用药，或以四君子汤、黄芪汤加味健脾祛湿；或以肾气丸化裁温肾利水；甚者以大黄、芒硝、牵牛子等攻下逐水：或用桃仁、红花，三棱、莪术之属破瘀行水。察人形体丰盛，面浮脸肿而㿠白无华，腹大似九月怀胎，背浮如身着新袄，足胫肿亮没指，踝部有黄水渗出，舌质淡红，苔薄白而干，脉沉细缓。触其腹冷而坚，量其腹围竟达127cm。

辨证：水邪泛滥，阴寒内盛。

治法：温阳散寒，通利气机。

主方：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

处方：桂枝6g，麻黄3g，细辛3g，附片10g，干姜5g，党参王2g，白术15g，茯苓皮15g，枳实15g。水煎服，4剂。

7日后，患者独自步行而来。诉服药4剂之后，腹张大减，浮肿渐消，如释重负，故自加服3剂。尚存便秘、头昏心烦、纳食不香等症。察其腹部变软，踝部已无黄水渗出。腹围缩至112cm。仍守原方，加减出入。

治疗2个月，患者腹围缩至90cm，除便结不畅外，诸症大减，而由其兄接往某农场调养。

按语： 此乃水邪泛滥，阴寒内盛，水停则气滞，阴盛则阳衰。阳衰而气滞，肺脾肾失其通调、运化，熏蒸之职，则水邪益盛。如此循环往复，故病势积重难返。水邪上迫则气促息短，气不化津则口干舌干，气机阻滞则二便不利，脉沉细缓乃里寒之征。此阴邪搏结，表里俱寒，上下皆水。治当温阳散寒，通利气机。仲景在同篇中指出：“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乖气初解，当乘胜而进。虽盛夏炎热，据证，不避麻、桂、姜、附、细辛之辛热，仍守原方，加减出入。

夏老每每联想类似验案，叹服仲景治法，感触良深。病水肿者，虽有身肿腹水之别，有表里阴阳之分，亦有先病水后病气，或先病气后病水之异，然总因水停气阻，水聚气结所致。治疗水肿，应水、气同治。《金匮要略》将水肿病称之为水气病，寓意深焉。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着眼于 “气”，而收效于 “水”。阳气不温则水无以化，气机不通则水无以散，仲景取麻黄、桂枝，宣肺解肌，通阳于表，用附片、细辛，温肾散寒，复阳于里。两者相协，可贯彻表里上下，使气行、邪散而水自消。“气行则水行”，“离照当空，阴霾四散”，此不治水而水治之法也。尤、陈诸公，见“气分”便将 “水饮所作”抽去；吴谦等更以 “水饮所作”不可与 “气分”为伍，竟将此条弃之。削足适履，改经从己，岂不误人乎？学习古典医籍，若脱离临床，而以己意曲移经旨，甚则诿为衍文而随意删削，或陈陈相因，死于注下，久而久之则古典医籍难逃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之厄运矣。因之，学习古典医籍，虽当借助各家注本，体会先贤心得，然必结合自身临证所验，予以反复揣摩，始可辨析讹夺，领悟真诠。

腹泻案

吴某，男，40岁，干部。1979年2月24日来诊。

患者自1973年以来，多次短期腹泻，原因不明。近3个月来，大便每日3次以上，不成形，量多。伴肠鸣，稍腹胀，且盗汗，间作咳嗽，

吐痰，明显消瘦。既往有“肺结核”病史。在当地和长沙连续诊治3个月，不见好转。先后疑为“肠结核”、“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等病。自诉服用女贞子、当归等滋补类中药后反感腹痛，且大便次数增多，舌淡红，苔薄白微腻，脉小而弦。

辨证：寒湿困脾。

治法：健脾利水，温阳化湿。

主方：温胆汤加减。

处方：柴胡10g，黄芩10g，法夏10g，陈皮6g，茯苓10g，枳壳10g，竹茹10g，生牡蛎15g。

服4剂后诸症好转，自照原方又服4剂。

复诊时诉：服上方8天中，大便仅有1天为2次，其余均每日1次，肠鸣诸症也大为好转，已不盗汗，现每餐能进食3两。续原方加党参12g，甘草10g，龙骨15g，10剂。3月13日患者从湖北来信，告知多年缠身的腹泻痼疾已告痊愈。

按语：湿为阴邪，其性重浊、黏滞。湿邪侵及人体，留滞脏腑经络，最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脾主运化，喜燥恶湿，故湿邪留滞，又常先困脾。脾为湿困，运化无权，湿邪则更为弥漫作疾，脾阳因而益虚，故湿、虚见症每多夹至。湿之见症与虚之见症又有不少貌似雷同之处，一时不易区别。此刻，辨证的关键何在呢？古人有云：证之不辨察于脉，脉之不辨察于舌。在察舌上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湿证之舌苔多厚腻，虚证之舌少苔或无苔。但有的患者因苔厚，口黏，气重，而人为地清刮其苔；有的则因进食不久苔有所减。此时苔虽不厚腻，然病人必有口中黏滞之感，饮食寡然无味？仍应辨其舌象属湿而不属虚。问题是我们有时因体查不细，而易将湿证之濡脉当虚脉，错认湿证之舌象为虚证之舌象。这时若问诊过简，审证不求因，缺乏足够的辨证资料，则更易忽视湿之见症，而为病人诉说“头昏得很，全身无一点劲，不想饭食，睡眠不好，瘦得厉害”等迷惑而误投下补药。若兼补，问题尚不甚大；若重补，投以大堆甘腻滋养之品，显然更加助长湿邪，有如用黄油去洗沾机油之手，何日能净呢？无怪叶氏在《临证指南》谈治湿用药心得时告诫：“甘酸腻浊，在所不用”也。邪留三焦，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三焦孤腑，气化总司，通调水道也。诚然，并不是在治湿的过程中全然不可用补药，湿去或湿大部已去时，酌加补药以帮助正气更快恢复，当然是可以的，有时还是非常必要的。本病案在

腹泻基本控制，肠鸣诸症大为好转后，将原方加上党参、甘草，就是取二药扶脾养胃、补中益气之功。

湿证案

黄某，男，34岁。1978年11月20日就诊。

患者诉头昏乏力，心慌易惊，稍劳则加重。食欲渐减，睡眠不安，日渐消瘦，曾多方求医不效，已有2个月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察其神疲懒言，舌淡稍胖，苔白而腻，两脉濡弦。问其初病之日，乃当年7月中暑之后逐渐而致。问头昏是否兼重胀之感，答："有。"问周身是否感酸软，答："正是。"问是否心烦，曰："胸闷时则烦躁明显。"复看其随身携带的处方，大多为"补中益气"、"人参养荣"、"归芍六君"加减，此湿证误治也。病根仍在长夏之湿。

辨证：寒湿中阻。

治法：燥湿健脾，祛风散寒。

主方："苓桂术甘"合芳香化湿之品。

处方：苍术10g，云苓10g，桂枝5g，藿香10g，白豆蔻5g，法夏10g，砂仁10g，苏叶10g，神曲10g。

先后8剂，精神渐复，食欲好转，诸证渐除，高兴而归。

处方二：同原方，以白术易苍术。

按语：夏老认为，忌把湿证当虚治。医家叶天士曰："且吾吴（按：指江苏吴县一带）湿邪害人最广。"岂独吴县？岂只江浙？湖南地区，何不如此。湿邪伤人甚广，原因有江南气候潮湿，有酒客里湿素盛，有生冷甜腻伤脾。然而有时辨证不明，错将湿证当虚证，误投滋腻补品，反助湿生痰，致疾病缠绵难解，百症丛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湿痹案

张某，男，43岁，建筑工人。

患者因肩、肘、腕、膝关节走窜性疼痛间歇发作9年，双膝关节肿痛1周，于1994年11月15日初诊。患者自1992年以来，凡遇受寒、淋雨或劳累后则感肩、肘、腕、膝关节走窜性酸重疼痛不适，曾到当地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 “风湿性关节炎”，服用过 “消炎痛”、“布洛芬”及中药 “活络丹”等，疗效欠佳。1周前因冒雨施工而致病情加重，现肩、肘、腕、膝关节走窜性疼痛，双膝关节酸楚肿痛，屈伸不利，伴轻度恶寒，不发热，舌质稍淡，苔白稍滑，脉弦紧。实验室检查：血沉60mm / h，抗链球菌溶血素‘O’400U，双膝关节X线照片无异常发现。西医诊断：风湿性关节炎。中医诊断：风湿痹 （痛痹）。

辨证：风湿阻络。

治法：祛风除湿散寒，调和营卫，活血通络。

主方：桂枝三藤汤加味。

处方：桂枝10g，白芍10g，鸡血藤20g，络石藤20g，海风藤20g，淫羊藿10g，制草乌10g，防风10g，羌活 10g，炙甘草 6g，生姜 6g，红枣10g。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服上方5剂，轻度恶寒已除，肩、肘、腕关节走窜性疼痛明显减轻，但双膝关节酸楚肿痛无明显变化。上方去防风、羌活，加川牛膝10g、五加皮10g、白芥子10g，继服5剂，肩、肘、腕疼痛基本已除，双膝关节肿痛减轻。连服30剂，诸症完全消失，复查血沉结果为14mm / h。随访2年余，未见复发。

按语： 此系夏老以其经验方桂枝三藤汤加味治疗风湿痹 （痛痹）的一个典型案例。夏老认为，治疗风湿痹，除祛风除湿散寒外，还应调和营卫以固卫表，活血通络使气血流畅，方能使痹证顽疾逐渐化解。案方由桂枝汤加鸡血藤、络石藤、海风藤、淫羊藿组成。桂枝汤为疏风解肌、调和营卫之名方，方中桂枝、生姜味辛，辛能散能行，故能祛邪外出；炙甘草、大枣味甘，辛与甘合则化阳；白芍味酸，酸与甘合则化阴，营卫调和，卫表得固，则外邪不能侵犯；鸡血藤活一身之血络；络石藤通一身之筋脉；海风藤祛一身之风湿；淫羊藿温一身之肌肉；桂枝还具有通十二经脉之功，故夏老选用此4味药与桂枝汤配伍，能达到祛风除湿散寒，调和营卫，活血通络以治风湿痹证的目的。

面痛案

案1

彭某，女，51岁，工人。初诊日期：1978年12月6日。

患者从1978年6月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左侧牙床及颜面部间发性疼痛，以后疼痛逐渐加剧，发作次数逐渐增多，每次发作时间为数秒或数十秒，咀嚼不慎或微风拂面时均可诱发，服食炒虾后尤为明显。痛如锥钻、电击，伴同侧面肌抽搐。每发作剧痛时，其痛楚不可名状，严重影响睡眠与饮食，烦躁，自诉曾几次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时感左上后牙松动不适，牙龈肿痛，口臭。曾多方求医，诊断为“三叉神经痛（左），慢性牙龈炎”，经针灸、服用中药（祛风活血、清热解毒）、西药（镇痛、抗菌），并自购大量参须、麦冬泡水当茶饮，均无效果而就诊于夏老。察其用手捂于左面颊，表情痛苦，左上第二磨牙松动，附近牙龈稍红肿、轻触痛，龈缘可见少量黄白色脓液。舌淡红，苔薄，脉沉细而弦。

辨证：肝风上扰，阳明胃热。

治法：柔肝息风和络，清胃排脓。

主方：四味芍药汤加味。

处方：白芍30g，生牡蛎30g，丹参15g，甘草15g，葛根15g，生黄芪15g，4剂，水煎服。

复诊：服药后以上诸症均明显好转，精神大振。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原方续服5剂。

三诊：颜面及牙床疼痛已除，面颊抽搐已止。牙龈红肿明显减轻，龈缘未见脓液，曾特地试食炒虾也未见复发。另因数年来大便干燥，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原方加瓜蒌仁15g，再进5剂，以巩固疗效。

随访8年，一直未复发，左上第二磨牙也不见松动，痼疾霍除。

按语：“四味芍药汤”是夏老多年来治疗肝风上扰所致的面（牙）痛的一个有效验方，方中重用白芍、生牡蛎以柔肝潜阳息风，白芍配甘草酸甘化阴、缓急止痛，丹参养血活络。介以潜之，酸以收之，血以濡之，肝得濡则转刚为柔，变动为静，风得以息，痛得以止。至于清阳明胃热不取生石膏而用葛根，因葛根能滋润筋脉，缓解拘急；排脓不取皂角而用生黄芪，因皂角刺辛温走窜，不宜于脓之既成；生黄芪托毒排脓，利尿消肿，于牙龈红肿而脓少者相宜。

案2

谭某，男，55岁，退休工人。1980年4月13日就诊。

患者右侧面颊部阵发性剧痛反复发作9年余，曾先后到衡阳、长沙等地医院就诊，诊断为“右三叉神经痛（I、II支）”，给予中药（药物不详）、西药（苯妥英钠、地西泮、卡马西平等）、理疗、酒精封闭等治疗，病情未见好转，因病提前退休。1980年4月以来，疼痛加剧，痛如刀割，电击，伴同侧面肌抽搐，日作数十次而再度来长沙医治，某附属医院建议行三叉神经撕脱术，患者因畏惧手术而就诊于夏老。检查：表情痛苦，右嘴角旁有一明显的“扳机点”，无感觉与运动障碍。舌质稍红，苔薄白，脉弦。

辨证：肝风上扰。

治法：柔肝潜阳，和络息风。

主方：四味芍药汤。

处方：白芍30g，生牡蛎30g，丹参15g，甘草15g。

服药2剂后，顿觉疼痛缓和，痛次减少，进10剂后疼痛显著缓解，精神大振，要求带药回家续服，给以原方10剂再进。

1980年7月27日患者来信，告前后共服本方25剂，服药后疼痛完全消失，数月来病情未见复发。

按语： 此又系夏老以其验方四味芍药汤治疗颜面痛的一典型案例。本案系中年男性患者，颜面痛的症状很明显，痛时表情痛苦，右嘴角旁有一明显的“扳机点”，无感觉与运动障碍。舌质稍红，苔薄白，脉弦。初经多方医治无效，后经夏老以其验方名方四味芍药汤治疗，持续有1个月余，终于治愈，不再复发。

喉痛案

高某，男，52岁。

因喉痛声嘶年余就诊。患者1976年11月赴广州开会，当时感全身不适，喉痛，声嘶，即在当地求医，肌注青霉素治疗5天无效；改用庆大霉素注射治疗19天，喉痛仍未减轻；转赴北戴河开会40余天，喉痛

依然，会后赴北京某医院检查，诊为“喉癌”，住院治疗半年，继转多家医院治疗，均无效，遂嘱其归。经人介绍来长沙求夏老诊治。询问患者出差广州时正值11月天气，在湖南境内必须穿着棉衣，列车过韶关后，气温较高，身热汗出，未换衣服，但解开衣扣，临窗任风吹拂。抵广州时亦无明显恶寒发热，唯鼻流清涕、喉痛声嘶而已。闻其来诊时语声重浊，犹带鼻音，显系鼻塞。查咽后壁不充血。

辨证：风寒郁闭。

治法：疏风散寒，宣肺利咽。

主方：麻黄汤加桔梗。

处方：麻黄10g，杏仁 10g，桂枝45g，甘草 10g，桔梗 10g。水煎服，每日1剂。

3剂后喉痛减轻，6剂痊愈。

按语： 风寒袭人，客于皮毛，腠理失宣，卫气之游行出入受阻，则肺气之宣降也必然发生障碍，因而常会出现咽痛、咳嗽、气喘等症，可用辛散之法，透汗达邪而解除病情。又有不用药物发汗，病人自身阳气来复、汗出热退的情形。于是常人多认为风寒之邪不经治疗，经过十天半月病情可以自愈。临床上此种情形固有，但风寒束表，不经外解，郁结于内，阻碍气机流行，导致气血紊乱，形成顽疾怪症的病例却尤其不可忽视。夏老洞见及此，常善用辛温发汗透邪外出之法治疗表邪未解，郁结而生之顽疾怪症，取得较好疗效。

附：验方选粹

夏度衡教授特别注重临证，强调只有在长期的临证中方可逐渐掌握中医治病的真谛，其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临证心得体会，不断探索创新，创立了“肝胃百合汤”、“四味芍药汤”、“九味合璧煎”、“桂枝三藤汤”、“温痹汤”、“生芪解毒饮”等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肝胃百合汤

组成：

百合15g　柴胡10g　郁金10g　乌药10g　川楝子10g　黄芩10g　丹

参10g　甘草6g

主治：

肝胃不合、肝胃气滞之胃脘痛、胁痛、腹痛、黄疸等。证见胃脘胀满，攻痛连胁，嗳气，矢气则舒，性情急躁，苔薄白，脉弦。

功用：

疏肝和胃，理气活血。

用法：

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1个月为1个疗程。

方义：

肝胃百合汤药仅柴胡、黄芩、百合、丹参、乌药、川楝子、郁金7味，却是由金铃子散、百合汤、丹参饮、颠倒木金散、小柴胡汤多方化裁而出。方取“颠倒木金散”去木香，“小柴胡汤”而不用法夏，选“丹参饮”去檀香、砂仁。均是因木香、法夏、檀香、砂仁属辛香温燥之品，能收到暂时止痛之效，但久用则反而加重病情。盖檀香、砂仁、法夏、木香均属辛温香燥之品，恶燥，虽能收到暂时止痛之效，但久用则症状反而加重。胃喜润，肝宜养而不宜伐，治肝应知肝为刚脏，内寄风火，若一味刚燥理气，则肝木愈横，胃更受伤矣。辛宜“胃喜润而恶燥”，“肝宜养而不宜伐”，但胃腑以通为补，降则和，“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解其束缚也。以辛补之，虽主散，遂其所欲即名为补。”今肝郁失其疏泄，胃气失其和降，该病的发生、发展，气滞又实为其重要的病机之一。方中百合甘平，《神农本草经》云：“主邪气腹胀心痛”，与甘草相伍，润胃而不湿脾，健脾而不燥胃，调中利气，而扶土抑木，柴胡微辛苦而平，疏肝解郁，调畅气机，《本草便读》云其“疏土畅肝散结气”；郁金辛苦微凉，属血中之气药，以降胃气而解郁，活血而止痛；乌药辛温不燥，《本草述钩元》说：“疏胸腹邪逆之气，一切病之属气者皆可治。”与川楝子为伍，疏肝降胃，顺气止痛，调畅气机而顺降胸腹逆气，又无寒热之弊；黄芩性味虽属苦寒，但与辛温之乌药相配，能避寒凉之性而取苦降之用，以降胃气。丹参、郁金活血通络，以治血而调气。合而为之，则标本兼顾，多方协调，不燥不腻，疏补兼施。既达到较快缓解病情之效，又可久服，从而达到根治之目的。

随症加减：

①肝胃郁热型：证见胃脘灼痛，得冷则舒，泛吐酸水，口干口苦，心烦易怒，大便干结，舌质偏红，苔黄或黄腻，脉弦数。本方加蒲公英15g，生牡蛎15g。②寒热相杂型：证见胃脘胀痛或堵闷，呃气则舒，口苦而干，烦躁失眠，纳少腹胀，神疲乏力，舌质红苔薄白或黄白相兼，脉小弦。本方加蒲公英15g，良姜3～6g。③脾胃虚寒型：有偏虚寒与偏气虚两种情况。偏虚寒者证见胃脘冷痛，大便溏薄，舌质淡苔白，脉小弦。本方加良姜6g，党参10g。偏气虚者证见胃脘隐痛，得食痛减，倦怠乏力，纳少便溏，面色无华，舌质淡苔白，脉小弦，本方加黄芪10g，党参10g，升麻10g。

胃脘热痛，拒按，喜冷饮者，加蒲公英15g；胃脘冷痛，喜按，喜热饮者，加高良姜3～6g；胃脘热痛，喜热饮者，加蒲公英15g，高良姜6g；气虚明显者，加明党参12g，或怀山药12g，黄芪12g；血瘀明显者，加桃仁6～10g；引泛酸者，加海螵蛸10～12g，或牡蛎15g；便秘者，加火麻仁15g；柏油样便者，加生蒲黄10g；引胃脘挛急作痛者，加白芍15g，甘草10g；胸背胀或胸痛彻背者，加九香虫（少量）；吞酸加生牡蛎或瓦楞子；嘈杂加沙参；得碱痛甚加乌梅或五味子；刺痛不移加桃仁；大便色黑如柏油样加生蒲黄；胃脘挛急而痛加白芍；腹胀如盘，呕吐频作，加枳实、白术；大便秘结加火麻仁。注意，使用本方时应忌酒和竹笋。

一些学者对该方进行临床研究发现，自1940年始，用肝胃百合汤治疗胃脘痛病，已逾数千余例，疗效显著。以此方作为基本方，临床加减运用，治疗胃痛121例，近期治愈率达52.9%，总有效率为92.6%。并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方进行了初步的药理实验研究，发现该方对醋酸法慢性溃疡模型具有促进溃疡愈合作用，对幽门结扎法溃疡模型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可明显降低溃疡指数，并具一定的抑制胃液及胃酸分泌作用，从而为该方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一些药理学依据。在临床资料分析中，发现肝胃百合汤对消化性溃疡、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均有较好的疗效，并有扩大应用治疗萎缩性胃炎的趋势。张志芳用该方临床加减治疗萎缩性胃炎32例，显效率为25%，总有效率为94%。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夏老有时也根据病证结合的辨证方法，对不同病种采用相应的方药，如偏于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溃疡宁”，治疗萎缩性胃炎的“疏肝健胃汤”、“康胃饮”，均是在肝胃百合汤的基础上演变而成。

四味芍药汤

组成：

芍药30g　生牡蛎30g　紫丹参15g　甘草15g

主治：

由肝阴血不足、肝阳偏亢而化风上扰之头面疼痛。

功用：

柔肝潜阳息风，和络缓急。

用法：

水煎服，视病情轻重，煎数次或数剂服用。痛剧，病情顽固者，可加重１／３～２／3的剂量。

方义：

风性主动，善行数变，其邪有二：一曰外风，一曰内风，二风特性似相同，但来源不—，故其致病之机理亦大异，临床用药岂能不辨因由。外风常与寒、热、湿为伍，多从口鼻而入，犯人肌表经络，肺卫首当其冲。临床常见肌表郁闭、发热恶寒身痛等症，当用辛散动药以祛邪。外风能导邪而入，祛风可鼓邪而出。外风自外而来，内风由内而生。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内风责之于肝，故又称肝风。肝风包括肝阳化风、热极生风、血虚生风三种。三种肝风虽临床表现各具特点，致病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在病机方面有肝阳气亢盛，以及相对的肝阴血不足，肝阳失于御制，阳热亢盛而生风窜扰。肝风内动上扰头面，责肝之阳亢阴无力制约而成，故善治内风者，皆以静药柔肝息风为要。方中重用白芍、生牡蛎以柔肝潜阳息风；白芍配甘草酸甘化阴，缓急止痛；丹参养血通络，具柔肝潜阳，和络息风之功。久病入络，当以活血通络，"宣络通经之药，动而不静，行而下守"，权衡利弊，余择味苦性微寒之丹参一味以佐之。"丹参降而行血"，又兼能养血，实为和络通络之品，不至喧宾夺主而变柔肝潜阳息风之静法为动法。

随症加减：

在通常的情况下，夏老治疗三叉神经痛均首选此方，或以此方为主进行加减运用。兼见烦躁易怒、口苦、面赤、大便干结者，酌加龙胆草、大黄、黄芩；若鼻塞、鼻窦部胀痛则颜面疼痛 （三叉神经痛）加重者，加辛夷、苍耳子、白芷、薄荷；兼见牙龈红肿胀痛，或龈缘溢脓、渗血者，酌加葛根、生石膏、生黄芪、蒲公英，蒲黄；牙龈红肿胀痛而见舌体胖、苔滑腻者加葛根、苍术；潮热、心烦、咽干、口燥

不多饮、舌红少苔、脉细数者酌加生地、鳖甲、丹皮、栀仁；舌苔滑腻者，加葛根、苍术；兼见腹胀、纳呆者，酌加神曲、藿香、茯苓、白术、党参；舌质见瘀斑者酌加赤芍、桃仁；面赤、烦躁、易怒、口苦者酌加龙胆草、黄芩、夏枯草；兼见前额或眉棱骨疼，项背强、头胀、恶风者，酌加防风、白芷、桂枝；兼见胸闷、咳嗽、口流涎沫者，酌加茯苓、苍术等药物；兼见潮热、心烦、咽干、口渴不多饮，舌红少苔，脉细数者，酌加生地、鳖甲、丹皮、栀仁。

方歌：

夏氏四味芍药汤，柔肝息风又潜阳；重用白芍生牡蛎，再加参草止痛良。

九味合璧煎

组成：

茯苓10g　桂枝6g　白术10g　远志肉6g　当归10g　川芎5g　赤芍10g　党参10g　甘草3g

主治：

心悸，心痹痛。

功用：

温阳益气，活血祛瘀。

用法：

水煎服。

方义：

本方由苓桂术甘汤合四物汤加减而成。以苓桂术甘汤为主，取其温运脾阳、渗湿化饮之功，用以振奋心阳、健脾益气、消逐痰湿。因脾为土脏，气血生化之源，若气血生化健旺则心有所养，心有所主，且桂枝尚有温经通脉之力，可温经通脉行瘀滞。又取四物汤补血之意，以培其形。因夏度衡教授居住湖南，他认为湘中为多湿之地，且考虑心悸病心阳易损，痰湿、瘀血易生，所以方中去湿滋腻之地黄，易白芍药为赤芍药。《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中引张璐“四物汤不得补气药，不能成阳生阴长之功”，故于方中加党参，以促其气血之成，使

补血养血则不滞。加远志以安神养心，祛痰开窍，交通心肾，使本方使用面更广。

随症加减：

若见气虚明显兼汗出者，加黄芪20g；阳虚较明显者，加附子片10g、党参易红参30g；痰多头晕者，加法半夏10g、陈皮6g，或加制南星10g；心神不安、易汗出者，加浮小麦30g，或加生牡蛎、生龙骨各20g；水肿较甚者，加泽泻15g；血虚较明显者，加黄芪30g、丹参15g；阴虚者，加用人参须6g、麦门冬5g泡水喝；兼肝气郁滞者，加柴胡10g、黄芩10g。

夏老先年治疗心悸病时，循用常法，多用四物汤、八珍汤、生脉散、炙甘草汤、天王补心丹、苓桂术甘汤、温胆汤、血府逐瘀汤等方，但因方多型杂，不易掌握，或重虚为主，或治实为法，疗效不甚满意。此疑聚于心中，耿耿难释，白日应诊，夜晚挑灯，无有忘时。一日阅张元素论及治病自为家法，不用古方之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深受启发。夏老遂根据心悸病多虚实夹杂为患及心阳在其生理、病理中有重要地位，痰湿、瘀血及潮湿气候对心悸病患者的影响与用药宜忌等因素，认为心悸病要注重益气温阳，同时需不失时地运化痰饮，祛湿滞，养血不离活血，便自拟“九味合璧煎”。九味合璧煎是夏度衡教授经多年临床观察总结的有效方剂，其治疗早搏，无论男女，均有明显疗效，尤其改善临床症状作用明显。对病毒性心肌炎、风湿性心肌炎及冠心病中出现的早搏均有效。其中以室性早搏疗效最佳，房性早搏次之，交界性早搏又次之。日本人大塚敬节先生在《中医诊疗要览》“四物汤”条中云：“苓桂术甘汤合方称为联珠饮，在心脏病有贫血、动悸为目标用之。”夏老将自拟九味方称“合璧煎”，取其“珠联璧合”，喻望药中肯綮，以济疾苦之意。

方歌：

九味合璧夏氏方，益气活血振胸阳；苓桂术甘消痰浊，归芎参芍远志尝。

桂枝三藤汤

组成：

桂枝10g　白芍10g　鸡血藤20g　络石藤20g　海风藤20g　淫羊藿10g　炙甘草6g　生姜6g　大枣10g

主治：

风湿痹。

功用：

祛风除湿，活血通络。

用法：

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7剂为1个疗程，一般治疗5个疗程。

方义：

夏度衡教授认为，风湿痹是由于风寒湿等外邪入侵，闭阻经络关节，使气血运行不畅，致全身关节呈走窜性红、肿、重、着、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常见病证。《诸病源候论》谓：“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其状肌肉顽厚，或疼痛，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人体虚、腠理开”，即元精内虚，营卫不和，卫阳不固。卫阳不固，则风寒湿三气乘虚而入，夹杂而至；邪气客于人体，则气血运行不畅，进而闭阻经络关节，致手足痛而不仁，发为痹证。夏度衡教授认为治疗风湿痹，除祛风除湿散寒外，还应调和营卫以固卫表，活血通络使气血流畅，方能使痹证顽疾逐渐化解。“桂枝三藤汤”是夏老从多年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疗风湿痹经验方。该方由桂枝汤加鸡血藤、络石藤、海风藤、淫羊藿组成。桂枝汤为疏风解肌、调和营卫之名方，方中桂枝、生姜味辛，辛能散能行，故能祛邪外出；炙甘草、大枣味甘，辛与甘合则化阳；白芍味酸，酸与甘合则化阴，营卫调和，卫表得固，则外邪不能侵犯；鸡血藤活一身之血络；络石藤通一身之筋脉；海风藤祛一身之风湿；淫羊藿温一身之肌肉；桂枝还具有通十二经脉之功，故夏老选用此4味药与桂枝汤配伍，能达到祛风除湿散寒，调和营卫，活血通络以治风湿痹的目的。

随症加减：

1个关节固定疼痛者加制川乌6g；多个关节游走不定疼痛者加制草乌6g；上肢疼痛为主者加桑枝10g；下肢疼痛为主者加川牛膝10g、五加皮10g；关节肿胀者加白芥子10g。风邪偏胜者加防风10g、当归10g；寒邪偏胜者加重制川乌（或制草乌）剂量；湿邪偏胜者加薏苡仁15g、苍术10g；热邪偏胜者加生石膏 30g、知母 10g；气血虚弱者加黄芪 30g、当归15g。

运用桂枝三藤汤治疗风湿痹，通过加减配伍可分别治疗风湿痹之行

痹、痛痹、着痹、热痹和虚痹。夏度衡指出，该方治疗行痹、痛痹疗效最佳，其次为着痹，而对治疗热痹和虚痹则疗效不显，故临床运用桂枝三藤汤加减治疗风湿痹，以治疗行痹、痛痹、着痹最为适宜。行痹（风邪偏胜）：肢体关节肌肉疼痛，游走不定，屈伸不利，或见恶风发热等，舌苔薄白，脉浮。痛痹（寒邪偏胜）：肢体关节疼痛较剧，遇寒加重，得热痛减，昼轻夜重，关节不能屈伸，痛处不红，触之不热，苔白滑，脉弦紧。着痹（湿邪偏胜）：肢体关节重着酸痛，痛处固定，下肢为甚，或有肿胀，肌肤麻木，天气阴雨时加重，舌苔白腻，脉濡缓。热痹（热邪偏胜）：起病急骤，关节疼痛，局部红肿灼热，痛不可触，屈伸不利，得凉稍舒，多有发热恶风，多汗，心烦口渴，舌红苔黄，脉滑数。虚痹（气血两虚）：病程日久，反复不愈，关节疼痛，时轻时重。面黄无华，心悸自汗，头晕乏力，舌质淡，苔薄白，脉濡。

温痹汤

组成：

桂枝6～12g　麻黄3～6g　附片6～10g　白芍10～15g　知母12g　防风12g　白术15g　黄芪10～30g　熟地15g　生姜15g　炙甘草6～10g

主治：

类风湿性关节。

功用：

温经通阳，益气补肾。

用法：

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服。

方义：

温痹汤以桂枝、麻黄、附片温经通阳为主，又因黄芪、熟地之补，白芍之敛，炙甘草之缓以制之，使燥烈之性去，而温经通用之力强，俾使深入而去留邪，本方温补适中，标本兼顾，共收温经通阳，益气补肾之功效。

随症加减：

寒热夹杂型：关节肿痛，变形僵硬，屈伸不利，或形寒肢冷而部分关节肿痛灼热，或全身低热，口干汗出而部分关节冷痛，遇寒加剧，或部分关节肿痛灼热，得凉则舒，部分关节肿胀冷痛，遇冷加剧，形成寒热交错的状态，舌质稍红或边夹有红点，苔微黄或燥，脉弦细或细数，治宜加重知母用量，加黄柏10g以养阴清热；痰凝血瘀型：关节畸形肿胀，不能屈伸，疼痛悠缓，或木重不仁，身体羸瘦，四肢不温，肌内萎缩，腰脊酸痛，月经愆期或量少色淡，小便清长，舌质淡或黯淡，或见瘀斑，苔薄白，脉弦涩或弦细。治用温痹汤加制南星6～10g以消痰，当归尾、赤芍各10g活血；关节冷痛明显，单个关节痛甚，痛处不移者，加制川乌6g；若周身关节痛甚者，去附片、防风，加制草乌6g，鸡血藤30g以搜风散寒止痛；关节疼痛走窜剧烈者，去防风，加羌活10g、威灵仙12g以祛风散寒止痛；痰湿重、关节肿大者，以苍术10g易白术，加苡仁30g、制南星6～10g以健脾化湿，祛痰消肿；气血亏虚明显者，加重熟地、黄芪用量，并加当归、川芎各10g以益气补血；肾虚明显者，重用熟地，加巴戟天10g以补肾壮阳；久服本方口干咽燥者，去乌、附，加淫羊藿10g、石楠藤30g、千年健15g以养阳通痹。

参考文献

［1］夏度衡，治风证宜辨动静［J］.新中医，1982，4：25.

［2］夏度衡，金世明.忌把湿证当虚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79，（1）：18-19.

［3］金世明，夏度衡教授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经验探讨［J］.北京中医，1987，6：5.

［4］夏庆平，曲晓璐，夏度衡教授治疗胃病经验小结［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1，11（1）：42.

［5］夏庆平，夏度衡教授治疗心悸病经验［J］.湖南中医杂志，1989，3：3.

［6］张孝娟，李顺民.夏度衡教授治疗胃脘痛经验介绍［J］.新中医，1990，（12）：6-8.

［7］张志芳，夏度衡教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经验［J］.湖南中医药导报，1995，1（5）：16-17.

[8]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三湘医粹）医论 [M] .长沙：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1983.

[9]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三湘医粹）医话 [M] .长沙：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1983.

[10] 刘炳凡，奇效验案 [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11] 杨思澍，中国现代名医验方荟海 [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12] 李宝顺，名医名方录 [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

[13] 单书健，陈子华.古今名医临证金鉴 （心悸怔忡卷）[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

彭述宪医案精华

名医传记

医家小传

1936年元月，家父彭述宪出生于溆浦县龙潭温水乡。幼年即从祖父彭茂林学习古文，为其后研习中医古文原著奠定了根基。1949年，从师曾叔祖父彭长庚老中医习医，授业4年，17岁即在桑梓开始独立应诊。1954年，参加龙潭中医联合诊所工作。1956年参加黔阳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1958年参加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在黔阳地区举办的针灸师资班学习。1959年秋考取湖南中医学院，修业2年，毕业后，分配到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1978年赴北京中医医院内科进修。历任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怀化市中医学会1～4届副会长；《湖南中医杂志》1～2届特约编委。中医内科主任医师，1982年怀化地区行政公署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省卫生厅指定为湖南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6年由湖南省卫生厅、人事厅授予 “湖南省名中医”称号。

一、致力医学　奋发读书

家父初学医时，启蒙书是《诸品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年余之后，白天随曾叔祖父出诊，夜里在桐油灯下看书，读《本草备要》《医方一盘珠》《验方新编》《幼科铁镜》等。

参加工作之后，深感要做一名真才实学的中医，必须持之以恒地读书，不可一曝十寒。行医以来，坚持日诊病人夜读书。为了约束自己，家父订出以下制度：第一，少交朋友，不扯无用之谈；第二，不玩棋牌，少入剧院；第三，减少家务琐事；第四，少赴宴，莫贪杯；第五，每晚读书，必过午夜；第六，开会、出差，随带书读。自1955年起，有计划地读书，上溯《内经》，下及时贤著作，旁及文史，约300余种。

家父认为读书切忌粗疏，对每部（或本）书的作者简历、写作年代、出版时间、内容提要、字数、前序、后跋都力求知晓，对其中字、词都要设法弄懂。遇有疑惑处，查阅《中国医学大辞典》《中药大辞典》《中医大辞典》《辞源》《辞海》，甚至《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等。这样读书似乎太慢，但是读一本，就弄懂一本，持之以恒，集腋成裘。花了一年零九个月读完现代中医学家时逸人的《时氏医书丛刊》，计9种，约100万字，一年半读完《医宗金鉴》，一年零八个月读完《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一年零三个月读完《本草纲目》，半年读完《张氏医通》，四个月读完《医学衷中参西录》，五个月读完《实用中医内科学》。读书不分大部头或小册子，名著或一般著作，也不分古今。《笔花医镜》，脏腑用药简要，选方较广，治疗心经虚热而痛的洋参麦冬汤，治小儿阴虚发热的蒿皮四物汤，配伍极妙。《医学体用》，计短文21篇，说理透彻，方剂多是自订。读书言之则易，持之以恒则难。首先要立志，近代大医学家张锡纯说："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一介寒儒，伏处草莽，无所谓建树也。而愿力因不可没也。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自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第二要有毅力，笃志力行，循序渐进。卷帙浩繁的著作，半载或一年读一部，小本著作，5～10天读一本，日积月累，自见成效。正如清代文学家袁枚说："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

二、学习文史　根深叶茂

中医典籍文字深奥，若没有较深的文学根基，就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

大门。唐代孙思邈精通经史，爱好老庄之说。明代李时珍写 《本草纲目》，参阅经史百家著作440种，由此可见医学与文学的重要关系。医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每个医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如 《内经》产生于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气氛活跃的时期，它以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产生于连年战争，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之际。宋代的理学对医学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家父安排十分之三的时间，阅读文学与历史，熟读 《唐诗三百首》（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千家诗》，阅读 《古文观止》、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全书6册），通读五种 《中国文学史》、四种 《中国通史》、一种 《中国哲学史》，《鲁迅全集》（10卷本）、《郭沫若文集》10卷、诗集3种，爱好格律诗，能背诵古今诗四百余首，熟悉声韵。从而提高了文史水平，为阅读古代医学文献打下了基础。

三、求师访友　解疑释难

唐代文学家韩愈 《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明老师能为学生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释疑难。家父认为学业的成长，和老师的教育、道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清代叶天士，十年而从师十七位，所以叶氏学贯古今，善于创新。近代何廉臣，出游访道，寓苏州一年，居沪三载，每遇名医，辄相讨论学术。有时遇到疑难问题，百思不解，经老师指点，则顿开茅塞。早年在家乡时，龙潭有四大名医（韩烈钦、侯明清、易显华、阳泰佐），其中三位是家父的老师，请教良多，获益匪浅。

第一位是韩烈钦先生，他早年习举子业，熟读 《四书》 《五经》，涉猎诸子百家。后专攻医学，博览历代中医名著，能背诵 《素问》，可称医文并茂。对赵献可的 《医贯》深有研究，在生理上推崇薛己命门之说，在辨证上强调水火阴阳，在治疗上主用六味地黄丸及八味地黄丸加减化裁，颇多效验。遇有疑难，请教于他，获得解答。家父读 《濒湖脉学》，其中芤脉难以理解，韩老医师解曰：“芤，读扣，为葱之别名。脉浮大而软，重按中空。”读 《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症并治》篇中说：“妇人怀妊，腹中疞痛，当归芍药散主之。”疞字有的读绞，指腹中急痛。韩老医师说：“在此处应读朽，乃绵绵作痛，属于血虚不能养胎，用当归芍药散，安血养胎，健脾止痛。”第二位是侯明清先生。侯先生早年从师名医邹星亮习医，熟读《医宗金鉴》《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其中歌括皆能背诵，古方加减颇有法度，经验丰富，享有盛名。1957年夏，一3岁男孩，腹泻 6天，日 10余

次，微热口渴，舌红，苔黄滑，脉滑数。家父投以葛根黄芩黄连汤加藿香、力曲、扁豆、茯苓。服2剂加重，日泄20余次，口渴饮冷，体瘦神疲，请侯老医师诊治。他细察病人后说："舌红少津，脉虽滑数，按重无力。乃泄多脾虚，气阴已亏。应补脾升清，清热养阴。用钱氏白术散去木香，加山药、黄芩、石斛、麦芽。"服3剂而愈。第三位是阳泰佐先生，他拜名医毛某为师，熟读《医方一盘珠》《医宗金鉴》，古方加减灵活，用药剂量较重，见效亦速。患者杨某，男，30岁，素患咳嗽，5天前感受外邪，咳嗽气喘，胸高抬肩，发热汗出，腹胀便秘，舌苔黄滑，脉滑数有力。见其汗出不敢用麻黄，表邪未解，不敢用大黄，虑其引邪入内，以桑白皮汤去黄连，加全瓜蒌、桑叶、牛蒡子，进2剂，病未见减。请教阳老医师，他说："此为肺胀，虽汗出而表邪不解，腹胀便秘，为痰热下移大肠，腑气不通。治宜涤痰宣肺，通腑泄热。用泻肺通窍汤加瓜蒌皮、大黄、竹沥。服2剂便通热退，喘平咳减，续以止嗽散去荆芥，加瓜蒌皮、浙贝母、桑叶，服3剂，则咳嗽止。

1958年冬，省中医进修学校在黔阳地区（现怀化地区）举办针灸师资班，开设门诊。患者张某，女，54岁，双目痛3个月，睛红流泪，视物不清，舌苔薄黄，脉弦滑数。诊为火热上攻，用《证治准绳》蝉花散去羌活，加当归尾。服3剂，目痛加剧。尹国荣老师诊察病人后说："目痛日久，过服宣散、苦寒药，脉虽弦数，但重按无力，且有腰酸痛。乃久病肾亏，虚火上扰。治宜补肾益阴，潜降明目。用杞菊地黄汤加生牡蛎15g，磁石12g，牛膝12g，密蒙花10g，当归10g。服7剂，目痛遂止。

1978年家父赴北京中医医院进修，带教老师吴静芳，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的门生，吴老师还向清末御医瞿文楼、佟阔泉习医。由于吴老师师从名家，集其所长，明于辨证，方药别具一格，对肝病治疗有独特经验，疏肝不用柴胡，而用香附、川楝子，使疏肝不升阳。家父将吴老师的病案摘录260余则，掌握其学术思想，用药特点。在京进修期间，拜著名中医学家沈仲圭为师，沈老精研方剂与温病，对孟河医派极为推崇。沈老说："费伯雄以平淡见神奇，丁甘仁用药审慎，丁氏所订113法，配伍精妙，便于临床查阅。"曾三次晋谒任应秋教授，请教临床医生要读哪些书，他说："你应当读《赤水玄珠》《杂病源流犀烛》，这两部书，说理较详，方剂实用。"多次登余瀛鳌研究员、时振声教授、陈可冀教授府上，获益良多，鱼雁时通，不断赐教。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马荫笃教授、浙江绍兴市的陈天祥医师、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医主编毕玉辉、上虞县的柴中元医师、河北景县的于世良医师，神交已久，互赠资料。

四、经方时方　融汇一炉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方技传》载经方十一家，这些典籍，早已亡佚，无法稽考。后世称 《伤寒论》 《金匮要略》的方剂为经方，二书载方374首，法度谨严，配伍精当，药味少而效宏，故称为 “方书之祖”。汉以后的方剂，谓之时方。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剂日益增多，唐代的 《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共收方7千余首。《外台秘要》载方6千余首。宋代的《圣济总录》收方近2万首。明代的《普济方》载方 61739首。张景岳的《新方八阵》 ，自订方186首，开创了以阵统方之先河。清代温病学说的兴起，法取清灵，创立了不少有效新方。

家父常说，由于学术上门户之见，经方家不用银翘散、桑菊饮、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等。时方家不用麻黄汤，桂枝汤，大、小青龙汤等。其实敢于创新的时方家，多是善用经方之大师。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中，采用经方60余首，吴鞠通 《温病条辨》 ，运用经方40余首，加减化裁，更是得心应手。旋覆花汤，后世医家，加减化裁颇多。《临证指南医案》 ，有9处运用本方，《吴鞠通医案》运用旋覆花汤18处。近代名医何廉臣，选出和自订绛复汤类17方，堪称化裁经方之楷模。家父尝用此方，治胸痛日久，气随血瘀，加香附、郁金、血竭、丝瓜络理气开郁，行瘀通络。肝郁胁痛，络脉瘀阻，加川楝子、赤芍、泽兰、丝瓜络疏肝通络。胃脘刺痛，瘀凝胃络，加元胡索、郁金、降香、当归尾活血定痛。肝郁血凝，经来腹痛，加香附、川楝子、当归、泽兰开郁调经。

黄连阿胶汤，是张仲景用于少阴病，邪以热化，水火不济，心肾不交，而致心烦不得卧之方。《临证指南医案》治 “春温内陷，下利不止，营阴受伤，恐成厥脱证”去鸡子黄之甘腻，加生地炭凉营止血，炙甘草之补中养胃。《重订通俗伤寒论》之阿胶黄连汤即本方，加入鲜生地，则滋肾养阴之力更著，治邪入少阴，水亏火旺，心烦不寐，肌肤枯燥，口燥咽干。时逸人的 《中国传染病学》加减黄连阿胶汤。即本方去鸡子黄，加当归、生地黄、地榆炭和营凉血，川朴、木香、槟榔、山楂消积化滞，泽泻渗利湿热，对于下痢阴亏，积滞仍盛者极宜。家父治阴血不足，心肝火炽而致失眠，加生珍珠母、酸枣仁、丹参镇心安神。肾阴不足，心火偏盛，迫血妄行，吐血衄血，加生地黄、旱莲草、牛膝滋阴止血，引血不行。

旋覆代赭汤，为仲景治伤寒发汗吐下后，表解胃虚，痰阻气逆，痞满嗳气。《重订通俗伤寒论》的增减旋覆代赭汤，即本方去参、甘、

姜、枣甘温壅气，加香附、吴茱萸、黄连、新会皮、沉香汁、竹茹、枇杷叶疏肝解郁，清热调中，主治肝气横逆犯胃，呕吐，呃逆。家父治肝经风火上扰，头痛，眩晕，去沉香、新会皮，加钩藤、天麻、青葙子清肝息风。肝火横逆犯胃作痛，去新会皮，加川楝子、佛手疏肝理气。肝气犯胃，气逆痞满，去枇杷叶，加郁金、麦芽开郁和胃。综上所述，中医方剂，是历代医家逐渐补充而发展起来的，经方乃时方之源，时方乃经方之变，学者必须探源求流，知本知变，才无门户之见。

家父经常听到有人说“博采众方”，但是临床治病，下笔多是清代汪昂《汤头歌诀》之方剂，汪氏所辑，多属于明以前之方，是用七言韵体编成，作为入门读本尚可，如临证局限于此书，实为削足适履。师祖沈仲圭说：“一个医生，必须多掌握一些方剂，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无论经方、时方（包括近人之方），都要学习、研究，只要博闻广记，临证时才能择优选用，做到理法方药，丝丝入扣，否则仅持少数几个方子，去治多种病症，那是庸医所为。”

五、多读医案　启人巧思

医案，古称“诊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述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医案25则，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案例，为我国医案的创始。宋代许叔微著《伤寒九十论》，记载了许氏医案90例，并对每个病案加以分析，为我国医案专书之首。明代江瓘编辑《名医类案》，成书于明代嘉靖31年（1552年），上溯《史记》，下及明代中叶，按证分类编纂，分205门，集医案之大成。清代乾隆35年（1770年），魏之琇在《名医类案》的基础上，集清初名医之验案加以补充，编成《续名医类案》36卷，分为345门，内容较为丰富。家父认为清以前的医案，病机，立法欠详，用药多是古方，似欠灵巧。家父读过清以来医案30余种，觉得说理明达，立法新颖，如将人带到一个百花园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家父认为，从清至今，医案众多，尤以几家名著为最。《静香楼医案》，尤在泾著，病机简切，运用古方，化裁奇妙。正如柳宝诒评云：用药则随证化裁，活泼泼地，从不蹈袭成方，可见食古期乎能化，载制贵乎因时。内风门计9案，案一为肝风扰头则眩晕，入络则肢麻，脾虚湿滞，则便溏食减，方中羚羊角、刺蒺藜、天麻凉肝息风，白术、茯苓、广皮、甘草扶脾理湿，白芍柔肝安脾。案二为水亏于下，则口中干，小便短而数，风动于上，则眩晕，食积于中，则呕恶胸闷。方中细生地补肾阴而不过于凝滞，羚羊角、钩藤、天麻清肝

息风，半夏、茯苓、广皮燥湿蠲饮，竹茹清热和胃，以制半夏、陈皮之燥。案六为水亏血少，木劲风动，振摇强直。方中生地、阿胶、山药补肾益阴，当归身、柏子仁养血柔肝，羚羊角、天麻、钩藤、白蒺藜息风定痉，茯苓渗利导浊，使补而不滞邪。其余六案分析明彻，方药纯巧，若非医界老手，不能为也。

《临证指南医案》为叶天士门生华岫云等人整理而成。叶氏通彻古今医理，不拘常规，出奇制胜，化古方而出新奇，以轻灵巧妙见长。叶氏不但精于温病，治疗杂病，亦另辟新径。家父于1963年得读此书，不禁击节赞叹。嗣后，每遇疑难病时，多得此书启发。患者周某，40岁，军人，劳心过度，情怀抑郁，2年来饮食渐减，日食4～5两米饭，体瘦神疲，失眠多梦，服逍遥散、柴芍六君子汤、归脾汤等方无效。近月胸脘痞满，心烦易怒，口苦，小便黄，舌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阅《临证指南医案·木乘土》门："李，五十，少阳木火，犯太阴之土，持斋淡薄，中虚热灼，以补脾和肝，为久长调理。四君子汤加苓、芍、桑叶、丹皮。"周案系肝胆郁火，乘克脾胃，湿热中阻。治宜宣郁抑木，健脾祛湿。处方北沙参、茯苓、扁豆、佩兰、郁金、黄芩、白芍、麦芽各9g，桑叶、白菊花、佛手各6g，甘草2g。进12剂，饮食渐增（日食9两米饭），且渐体健。患者陈某，女，42岁，农民。右侧头痛3个月，投川芎茶调散、芎辛导痰汤、芎芷石膏汤、天麻钩藤饮，其痛有增无减，上引巅顶，下连牙齿，急躁易怒，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阅《临证指南医案·头痛》门："胡，六三，脉左弦数，右偏头痛，左齿痛。连翘、薄荷、羚羊角、夏枯草、黑栀皮、鲜菊叶、苦丁茶、干荷叶边。"陈案系肝郁化火生风，循经上扰清空。治宜宣郁泻火，平肝息风。处方：钩藤15g，羚羊角0.3g（磨汁兑服），连翘、夏枯草、生山栀、白菊花、白蒺藜、僵蚕、苦丁茶各9g，甘草3g。服6剂，其痛消失。患者罗某，女，56岁，大便结2年，服大黄、芒硝、番泻叶则通，隔10～20天，大便复闭，脘腹灼热，心烦易怒，咽干口苦，舌红苔黄，脉弦小数。阅《临证指南医案·便秘》门："叶，二十，阳气郁勃，肠失传导，纳食中痞，大便结燥，调理少进酒肉坚凝，以宣通肠胃中郁热可效。川连、芦荟、莱菔子、炒山楂、广皮、川楝子、山栀、厚朴、青皮。"罗案系肝火灼肠，传导失司。治宜宣郁清肝，导滞通便。处方：山栀子、芦荟、大黄（后下）各6g，青皮、川楝子、厚朴、郁金、莱菔子各9g，甘草2g。服2剂，大便已通。嘱其便秘时，服此方1～2剂，4个月内，计服药6剂，大便已不复秘。

《扫叶庄医案》，薛生白著，薛与叶天士齐名，却不能相容，命其居室名"扫叶庄"。本书共载医案五百余则，详于病机，而略于症，立法简要而缜密，用药精练极灵活，自出机杼。临床遇肝肾阴亏，风阳上

扰之眩晕、头痛，尝用《扫叶庄医案·中风》门：治肝风头晕方，其中枸杞、何首乌滋补肾精，不如熟地之凝滞，当归、白芍养血柔肝，天麻、白蒺藜平息肝风，桑叶、甘菊清肝息风，又能轻宣，茯苓健脾渗利，使补中有宣泄，不致风火郁遏。遇胁痛时久，刺痛不移，乃瘀凝肝络。尝用《扫叶庄医案·脘胁腹中诸痛》门治胁下蓄血方，其中钩藤、郁金清肝开郁，桃仁、丹皮、赤芍活血化瘀，降香汁行瘀止痛，橘红辛香理气，气行则瘀易通。痛甚者，加血竭、丝瓜络祛瘀通络。

《王旭高医案》，方耕霞搜集编次，计4卷，26门，534案，论理清晰，用药妥帖，运用古方，精心化裁，活泼圆机，别具一格。

《柳宝诒医案》，张耀卿整理，述症简要，病机详晰，辨证精确，乍看方中药多而杂，细究配伍井然有序，非通达聪颖之士，焉能到斯境地。论肝风22案，肝火14案，有肾虚、血少、阴亏、夹湿、兼痰、犯胃扰心、上扰清窍、上逆于巅、窜扰经络、游行于外，颇为详尽。咳嗽、咳喘诸案，用药别具匠心，均可师法。

《凌临灵方》，为晚清医学家凌晓五遗著，师祖沈仲圭录藏，绍兴裘吉生收入《三三医书》中，共载医案119则，多先论病机，次述症脉，治法精确，处方多属自创，配伍稳健。如“木火刑金，肺失清肃，咳逆痰稠，脘闷肢倦，脉弦细，右浮，治宜清肃上中。”方用白蒺藜、黛蛤散疏肝清肺，川贝母、地骨皮、杏仁肃肺化痰，旋覆花、竹茹消痰降逆，玫瑰花疏肝解郁，沙参、梨汁润肺养阴，赤茯苓、通草导痰浊下行。阴不亏者，去沙参、梨汁，加川楝子、钩藤清肝之功更著。“劳伤蓄血，阻住腰膂筋脉，症起腰膂抽掣作痛，交阴分时为甚，皮色不变，眠食欠安，脉弦涩数。治宜疏散。”方中狗脊、杜仲、续断补肾壮腰，祛湿活络，当归、赤白芍、红花、鸡血藤，乳香行血定痛，山甲片走窜散瘀，苎麻皮舒筋活络。此方补肾健腰，活血止痛，攻不伤正，补不留邪，用治腰痛已久，肾虚络瘀。

《也是山人医案》，原著不署姓名，以山人隐之，初刊于1911年（清代宣统3年），裘吉生收入《珍本医书集成》中，共收医案三百余则，论述简练，病机简要，治法灵巧圆活，用药允当，实为叶氏医案之发挥。

《丁甘仁医案》，凡八卷，刊于1927年，计收医案400余则，丁氏乃孟河医派之高手，采摭百家，学无偏颇，细心观察，缜密思考，辨证准确，立法机圆，审慎有度。对疑难病例，诊治过程详细，层次分明，神思巧悟，跃然纸上。丁氏医文兼备，笔圆语滑，读之沁人心脾，爱不释手。

《全国名医验类编》为近代著名中医学家何廉臣编辑。当时何氏向全国医家征稿，本书收录名医80余人的医案300余则，体裁新颖，记录详细，何氏所加按语，剖析深刻，尤多卓见，为医案中之佳作。

《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主编。蒲辅周为现代著名中医。四川梓潼人，三世业医，少承祖训，勤读医经，博览医籍，曾移居成都开业，名望大震。1955年调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工作。以上二书收录蒲老医案220余则。融伤寒、温病于一炉，不泥于古，敢于创新，用药精灵，疗效显著。如自汗医案四则，无一例用参、芪之补，五味子、浮小麦之收。蒲老中医根底深厚，读书见解精辟，学验俱丰，是一位经验宏富，具有理论及实践上独特之处的中医临床家，读其医案，启人思维，开豁眼界，令人敬仰。《程门雪医案》《黄文东医案》，程、黄二氏曾毕业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对孟河丁氏学说颇有研究，从医案中足以看出师承关系，是丁氏学说进一步发展，融汇经方时方，明于辨证，巧于立法，处方用药自出奇异。

此外，《吴鞠通医案》《周小农医案》《张聿青医案》《冉雪峰医案》《岳美中医案》《现代名医类案选》，皆宜阅读，以增见解，启人巧悟”。

六、不囿成法　拟订新方

清代赵翼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家父认为任何学术，都是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发展。中医学历史悠久，名医辈出，各有发明。由于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地理环境不同，以及个人的经验所限，他的学术思想和治病方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因为时代的变迁，到一定时期，就显得陈旧落后了。家父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厚古薄今，善于吸收新的知识，积极进取。一面临窗读书，吸取各家所长，日益丰富自己的知识。一面临床治病，印证前人论点及个人见解，做到师古而不泥于古，不偏执一家之言，一书之方，在学术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治中风偏瘫，主张息风活血，不用滋腻温燥；治溃疡病，主张平肝和胃，不用温中补脾；治神经衰弱，主张清肝宁心，不用补益心脾；治肾盂肾炎，主张清热解毒，不专事渗利；治脑震落后遗症，主张活血通络，息风镇静，不用补益气血，通窍活血；治慢性支气管炎，主张清宣解毒，不重在补肾益肺；治肝硬化重在活血通络，不主张过于疏肝，甘缓补脾。据自己的临床体会，历年来创制方剂500余首，兹举四则如下：

1.平肝熄风汤

主治肝经风火，上扰于头，而致偏头痛，巅顶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药用钩藤15～20g，生牡蛎18～24g，夏枯草12g，丹参12g，蜈蚣1～2条，甘草3g。

病例：王某，男，54岁，本院医师，左侧头痛10天，服川芎茶调散、龙胆泻肝汤未减，筋脉掣痛，前引太阳穴，上连巅顶，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肝胆风火，上壅清空。治宜平肝泻火，息风通络。用平肝息风汤加白菊花10g，服3剂痛止，已10余年未复发。

2.平肝和胃汤

主治肝气横逆，犯胃作痛，牵引胁肋，脘满纳差，嗳气吐酸，心烦多怒，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有力。药用代赭石15g（布包煎），旋覆花（布包煎）、川楝子、香附、郁金、左金丸（吞服）、丹参、麦芽各9g，青木香5g，甘草2g。

病例：周某，女，25岁，农民。胃脘痛半年，服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痛反加重，牵引右胁，呕吐酸水，脘满纳差，口苦，小便黄，舌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肝火横逆，犯胃作痛。治宜平肝降逆，泻火和胃。用平肝和胃汤加瓦楞子12g，黄芩10g。服7剂，胃痛渐减，日痛5～6次，每次20余分钟，头晕体倦，面色无华，口稍苦，舌苔黄，脉小弦略数。乃肝胃久和，脾虚血少，以原方去瓦楞子，加北沙参、当归各12g，补脾养血，续进6剂，痛止病愈。

3.清肝安神汤

主治肝火扰心，神不守舍而致失眠，急躁易怒，咽干，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药用钩藤15～20g，夏枯草12g，丹参15g，生珍珠母30g（布包煎），合欢皮12g，甘草2g。

病例：朱某，女，32岁，农民。素来多虑急躁、失眠2年，近月每晚只能睡2～3小时，头晕胀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证属肝火旺盛，上扰心神。治宜平肝降火，镇心安神。用清肝安神汤加茯神12g。服5剂，夜能入寐，但多梦易醒，舌淡红，苔黄，脉小弦略数。以原方加酸枣仁12g，养血宁心，进4剂，夜寐如常。

4.逐瘀蠲痹汤

主治痹痛日久，瘀阻节络，或跌打瘀积，风湿外侵，湿与瘀合，经络阻塞，关节刺痛，舌边紫黯，脉弦涩或细涩。药用丹参20g，红花、

青木香各5g，地龙9g，血竭3g（研末冲服），薏苡仁、九节茶（接骨金穗兰）、桑枝、松枝各12g。寒湿痹痛，舌苔白滑，脉弦迟，加桂枝9g，温阳通痹。湿热痹痛，舌苔黄滑，脉弦滑数，加黄柏6g，忍冬藤30g，清热通络。

病例：蒋某，女，37岁，本院职工。右侧外踝痛，牵引根部。服独活寄生汤、蠲痹汤、二妙散，痛日增剧，已逾3个月，刺痛难忍，步履艰难，口苦干，舌边紫黯，苔黄滑，脉弦滑数。证属风湿热痹，节络瘀凝。治宜祛瘀通络，清热祛湿。用逐瘀蠲痹汤加黄柏6g，续断、忍冬藤、大伸筋各15g，服10剂，痛止病愈。

此外，用自拟丹钩六枝饮治中风偏瘫20余例，疗效满意。以祛瘀安神汤治脑震荡后遗症20例，痊愈13例，好转5例，无效2例。福建某部一首长夫人魏某，因从车上摔下，造成重度脑震荡后遗症，头晕头痛，神志恍惚，生活不能自理，经福建几家大医院治疗半年未见好转，此首长从1978年第2期《新医药杂志》上看到家父治疗脑震荡后遗症的验方后，托军医来函介绍病情，求方试治，寄方10余次，服药百余剂，症状得以消失。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之妻，48岁，阴道出血，时多时少，淋漓未净，经治2个月无效，来信索方。言其出血黯红或淡红，神疲乏力，口苦，舌淡黯，苔黄，脉小弦数。诊为气随血泄，夹肝火与瘀。治以补气摄血，清肝化瘀。用当归补血汤加黄芩炭、地榆炭、三七、川楝子。服5剂血止。用自拟香郁栀豉汤加味治肝胃火郁，阳不外宣之“背寒冷如掌大”证；用苍藿苓茵煎治五更泄泻；用纠歪汤治口眼歪斜，每多显效。家父明于审证，精于立方，既有严谨理法，又能圆机活泼。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余瀛鳌（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评云：“述宪医师，深明其理，故疗疾祛病，常参酌古今名方，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拟订方药。制方不尚奇峻，其用专宏而不杂，遣方处剂如衡准物，一切以提高效验为前提。”（见《杂病论治精要》余序）

七、收罗文献　笔耕不辍

家父说，对自己的读书心得、临床体会，进行整理提高，写成文章或著作，需要大量的文献与资料。其中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收藏书籍。家父的书房，收存有历代中医名著，且有不少文史著作。二是收集报刊资料。看见有与自己相关的，立即抄写，或剪下积存，或复印。为了掌握现代中医的方剂，家父摘录了中医报刊的方剂1500余首。为了系统全面了解中医内科病证的治疗，从《内经》至现代的有关论叙加以节录。三是收集自己的临床典型病例。家父从1955年开始写医案，

将病情重、疗效好的进行整理，存有医案4000余则，以备写作需要。能做到以上三点，执笔写作则就不难了。

家父认为写文章，先定好题，要广泛查阅资料弄清原委，然后动笔，初稿写成后，需反复修改，最后润色定稿。做到内容翔实，文笔简洁，说理透彻，引证准确，既有前人的论述，又有自己的创见。要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切忌抄前人之说，分型太简，内容贫乏，文字冗长之作。写文最好一气呵成，不要停停打打。每当写到兴致笔酣，时至三更，不觉疲倦。有时遇到内容要补充，资料要考证，文字要斟酌，则走路、吃饭、看电视、电影，都在苦思，甚至坐卧不安。或夜间睡在床上，思有所得，起床开灯，执笔录之，以备遗忘。

家父说治学要严谨，写文当缜密，切勿粗制滥造。业师沈仲圭说："写文章宜少而精，不可多而滥。"著名中医岳美中说："早背书，积资料，晚下笔。"诚为有得之言。家父业医60余年，诊余之暇，勤于笔耕。历年来，共计发表医文130余篇，出版著作9部：《古今名医百人赞》《新编灵验药方》《杂病论治精要》《温病方剂歌诀》《针灸证治歌括》《疑难病症治验录》《妙方奇用》《新编中医内科方剂》《新编中医妇科方剂》。

家父对叶吴学说、孟河医派，钻研颇深。临床治病，广采众长。治外感病，融"伤寒"、"温病"于一体。治杂病（内科病），不守一家之言，一书之方，立论以和缓为贵，辨证精细，不墨守成法，抓住重点，不为病之表面现象所蒙惑，制方用药，戒偏戒杂，不妄投攻补，以轻灵平正见长。现选择家父临证医案130余则，加以整理，经他老反复修改，名为《彭述宪医案精华》。在本书中，也体现了全国名老中医吴静芳、中医学家沈仲圭二位师祖的学术观点及方药特色。因我对家父学术思想理解不深，谬讹之处，敬盼指正。

家父多年忙于诊务，广读医籍外，不忘学习诗文，有时即兴赋诗。计写有格律诗300余首，发表200余首，3年前，整理成册，名为《精勤室诗选》，自印以备遗忘。兹抄录2首，以作结语。

初春夜读

环顾四邻静悄然　微风吹雨到窗前

轻寒着体心犹暖　一卷方书伴枕眠

七旬兴笔

夙志常怀少度闲　频年心得付毫端

奋蹄老骥情犹壮　医学途中敢破关

学术继承人　彭　巍

2016年5月15日

医案精选

一、感冒（9例）

1.申某，男，57岁，2005年4月16日就诊。

湿热素盛，5天前感受风寒，翌日恶寒身热，无汗，头晕重，骨节酸楚，胸脘满闷，纳差，咽喉不利，口干，小便黄，舌质红，苔中黄滑厚，边白滑，脉浮滑数。

辨证：风寒外侵，腠理闭塞，湿热内蕴。

治法：疏风散寒，清热祛湿。

处方：芳香解表法加减。

紫苏叶6g，藿香6g，佩兰10g，淡豆豉12g，桔梗10g，薄荷5g，郁金10g，通草5g，黄芩10g，白菊花10g，射干10g，大青叶12g，甘草3g。

服3剂，诸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风寒外束，湿热内蕴，卫表不宣，气机不畅。用芳香解表法去生姜之辛辣过温，加黄芩清热除湿；白菊花疏风热，利头目；射干清利咽喉；大青叶清热解毒，且利咽喉。芳香解表法为侯敬舆方，师祖沈仲圭录入《内科方汇》中，家父收入他的《杂病论治精要》内，极赞其功。

2.姜某，男，37岁，工人，2006年3月5日就诊。

素有肝风头痛，4天前感受风邪，恶寒怕风，发热（体温38.5℃），

鼻塞流涕，次日头部胀痛，左侧为甚，脘满欲吐，口苦、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浮弦数。

辨证：感受风邪，引动宿疾。

治法：疏风解表，清肝息风。

处方：荆芥6g，青蒿10g，蔓荆子6g，蝉衣6g，白菊花10g，白蒺藜12g，钩藤15g，黄芩10g，佩兰6g，大青叶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寒热去，头痛减轻，有时头目昏蒙，脘满纳少，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外邪已解，肝风未平，夹有湿浊。治宜平肝息风，佐以祛湿。拟方：钩藤15g，生牡蛎30g，白菊花12g，僵蚕10g，丹参10g，佩兰10g，茯苓10g，甘草3g。服5剂，风平湿却。

按语： 本案素患肝风头痛，感受风邪而发。方中荆芥、蝉衣、白菊花疏风达邪；青蒿既能宣达表邪，又可宣泄肝火；钩藤、白蒺藜平肝泻火；蔓荆子清利头目；黄芩苦泻肝火；佩兰化湿和胃；大青叶清泄热邪；甘草清热和胃。二诊时外邪得以宣散，肝风未平，兼有湿邪。以平肝息风，化浊利湿而病愈。

3.雷某，女，66岁，2004年8月24日就诊。

鼻塞流涕，乍寒乍热，头身重痛，咳痰带黄，病已4天，胃脘胀满，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卫失疏宣，胃气失和。

治法：解表祛暑，化湿畅中。

处方：新加香薷饮加味。

香薷3g，厚朴12g，扁豆衣 10g，金银花 12g，连翘 10g，淡竹叶6g，杏仁10g，郁金6g，黄芩10g，力曲10g，枳壳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2剂，乍寒乍热已减，胃脘胀满，鼻微塞，轻咳，体倦乏力，口微渴，舌质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为病已减轻，暑湿未清，肺胃欠和。以上方去郁金，加北沙参12g，服3剂已愈。

按语： 本案为暑湿之邪，外遏卫表，卫失疏宣，内壅于胃，而致表里同病。用 《温病条辨》的新加香薷饮加黄芩清热燥湿；枳壳理气宽

中；杏仁宣利肺气；甘草清热和胃；淡竹叶清利湿热；郁金清宣郁热；力曲和中健胃。二诊时，表邪未尽，卫气欠宣，胃气欠和，已现虚象。用原方去郁金宣泄太过，加北沙参补气清热而不滞邪。

4.廖某，女，53岁，工人，2006年8月19日就诊。

湿热素盛，于本月14日，外出劳动，感受暑热，加之夜感寒邪，次日发热（体温38.5℃），微恶风寒，头身酸痛，咳嗽，胸脘满闷，有时恶心欲吐，经西医消炎治疗后，症状减轻，肢节酸痛，汗出不透，咳痰黄稠，咽喉痛，脘闷纳少，有时腹痛，小便黄热，口渴不多饮，舌质红，苔黄腻厚，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邪遏未解，肺失清宣。

治法：祛暑解表，清热祛湿，宣肺止咳。

处方：青蒿6g，香薷3g，扁豆衣12g，金银花 15g，连翘12g，茯苓10g，六一散10g（布包煎），杏仁 10g，桔梗12g，大青叶 12g，射干10g，神曲10g.

二诊： 服上方2剂，全身漐漐汗出，肢节酸痛消失，咳痰减轻，咽喉微痛，脘闷，腹痛已止，体倦神疲，小便黄而不热，舌质红，苔黄腻，不如前厚，脉滑数。为表邪已解，湿热未尽，肺欠清肃，正气已虚。治宜清热祛湿，肃肺止咳，略参补益。拟方：黄芩10g，佩兰10g，茯苓10g，桔梗12g，杏仁10g，白前 10g，射干 10g，大青叶12g，金银花 12g，北沙参12g，扁豆衣12g，浙贝母10g，甘草3g。

三诊： 服上方4剂，偶有轻咳，吐少许白黏痰，咽喉略感不利，体消瘦，神疲，纳差，口渴不多饮，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为暑湿未清，正气已亏。治宜除暑湿，清肺热，健脾胃，扶正气。拟方：扁豆12g，佩兰10g，金银花10g，川贝母6g，黄芩6g，桔梗10g，太子参 12g，当归10g，力曲10g，西瓜皮15g，苦瓜叶5片，茯苓10g，甘草3g。服5剂，身无不适。

按语： 本案为感受暑湿，未及时宣化，暑邪郁遏，肺失清宣，胃失和降。以《时病论》的清凉涤暑法去通草，加香薷发散暑湿；金银花祛暑解热，清香逐邪；杏仁宣泄肺气，祛痰止咳；桔梗、射干清利咽喉，化痰散结；大青叶解毒利咽；神曲理气化滞。二诊时，表邪已经宣散，湿热留恋，肺失清肃，正气已虚。以祛湿热，肃肺气为主，略参益气之品。三诊时，为余邪未尽，体虚未复。以涤暑祛湿，理肺化痰，补气养血，调理善后。

5.李某，男，63岁，干部，2006年9月8日就诊。

患感冒10天，恶风寒，身微热，头胀痛，骨节酸痛，自服维C银翘片、藿香正气丸、复方穿心莲片，身热除，仍恶风寒，头晕发胀，两侧头痛（素有肝风头痛），骨节重楚，少汗，胸脘满闷，恶心欲吐，纳少，体倦乏力，口苦，口渴不欲饮，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浮弦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邪郁未解，肝风上扰，正气已虚。

治法：解暑达邪，清热祛湿，益气和胃，清肝息风。

处方：新加香薷饮加味。

香薷4g，扁豆壳10g，厚朴12g，连翘10g，金银花12g，北沙参10g，佩兰10g，力曲10g，桑枝15g，六一散10g（布包煎），钩藤 12g，白菊花10g，僵蚕10g。自入鲜苦瓜叶5片，鲜丝瓜叶3片。

二诊： 服上方2剂，恶风寒已罢，恶心止，纳略增，仍感头晕，胸脘微闷，神疲体倦，口苦，小便黄，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略数。为表邪已解，湿热留滞，肝风未息，正气未复。治宜清暑除湿，和中健胃，益气养血。拟方：青蒿4.5g，佩兰10g，扁豆壳12g，金银花10g，茯苓、力曲各10g，黄芩10g，太子参12g，当归10g，钩藤12g，白菊花10g，甘草3g，自入鲜丝瓜叶3片，鲜苦瓜叶5片。服3剂，病去体健。

按语： 时虽入秋，久晴无雨，暑气仍盛，因而暑湿着病，旬日未解，引起肝风上扰，正气已亏。用新加香薷饮（因无扁豆花，故用扁豆壳）加佩兰祛暑化湿；六一散渗利暑湿；桑枝祛湿通络；力曲化滞和中；钩藤、僵蚕、白菊花清肝息风；苦瓜叶、丝瓜叶清涤暑湿。服2剂，病已明显好转，暑湿仍存，肝风未息，气血仍亏。治宜涤暑湿，益气血，熄肝风，则病除体安。

6.吴某，女，31岁，农民，2006年3月1日就诊。

10天前剖腹产后，调理失宜，3天后感受风寒，头身痛，恶寒，咳嗽，吐痰，小腹胀痛，服生化颗粒3天，诸症加剧，小腹刺痛，伤口处红肿压痛，脘满纳差，口渴，舌质红边黯，苔边白中黄滑厚，脉浮紧带数。

辨证：产后感寒，血瘀胞宫，郁而化热。

治法：疏表散寒，理气活血，清热化痰。

处方：香附 10g，紫苏叶6g，荆芥6g，丹参12g，佩兰 10g，元胡索10g，桔梗12g，杏仁10g，前胡12g，黄芩10g，蒲公英15g，力曲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表邪解，咳嗽止，小腹痛减轻，伤口处红肿，按之痛，脘腹胀满，纳食仍差，口渴，舌质红边略黯，苔黄滑，脉弦数。为瘀热未除，湿热阻中。治宜活血止痛，清热祛湿，和中健胃。拟方：丹参18g，当归18g，元胡10g，力曲10g，佩兰10g，黄芩10g，薏苡仁15g，蒲公英15g，枳壳12g，益母草12g，甘草3g。服5剂，痛止病愈。

按语： 本案为产后感寒，邪犯肺卫，则头身痛，恶寒，咳嗽，血为寒凝，则小腹痛。服生化颗粒（生化汤）偏于温燥，病反加重，加有湿浊，蕴而化热。用香苏散去陈皮，加荆芥疏风散寒；丹参活血祛瘀；元胡活血止痛；桔梗、杏仁、前胡宣肺止咳；佩兰化浊和中；黄芩清热祛湿；蒲公英清热解毒；力曲化滞健胃；甘草和胃缓急。二诊时外邪得以疏散，瘀血未尽，兼有湿热，脾胃不健。以活血逐瘀，清热祛湿，健运脾胃而愈。

7.袁某，女，9岁，2006年4月29日就诊。

8天前夜间受寒，次日恶寒发热，头身痛，第3天高热（体温39.9℃），经西医治疗，发热已退，咳嗽，吐痰稠，口腔疱烂，有时涎中带血，头晕微痛，脘满纳少，神疲体倦，口渴，舌质红少津，后有黄滑苔，脉浮滑数。

辨证：外邪未尽，热邪炽盛，正虚胃馁。

治法：清宣热毒，化痰止咳，和胃益气。

处方：金银花15g，大青叶10g，桑叶6g，白菊花10g，沙参12g，天花粉10g，芦根 12g，荆芥4.5g，佩兰6g，川贝母6g，淡竹叶 6g，黄芩10g，神曲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4剂，诸症显减，口疮已消三分之二，咳痰稠黏，头晕体倦，脘满纳少，面色无华，下肢酸微疼，口渴，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小滑数。为余热未尽，气血已亏，脾胃不健。治宜清热解毒，扶正健胃。拟方：金银花10g，大青叶12g，白菊花6g，淡竹叶6g，天花粉10g，川贝母6g，当归10g，北沙参12g，佩兰6g，麦芽10g，

甘草2g。

三诊：服上方4剂，间有轻咳，吐少量稠痰。脘腹胀满，纳谷仍少，口舌生疮未愈，头晕乏力，口渴，舌质红，苔薄黄，脉小滑数。为余邪未清，脾胃不健。治宜补脾健胃，清热解毒。拟方：北沙参10g，扁豆6g，茯苓10g，当归10g，焦三仙各6g，黄芩10g，金银花12g，蒲公英10g，大青叶10g，桑叶5g，川贝母6g，白菊花5g，甘草3g。服3剂。咳止，饮食增加，口疮愈。

按语：本案为火邪素盛，感受外邪，未及时宣散，乃致外邪未除，热邪炽盛，脾胃虚馁。投以清解宣散，化痰和胃，略参扶正之剂。二诊时表邪已解，热邪仍盛，脾胃不健，正气尚虚。治宜清热解毒，补气养血，化痰和中为治。三诊时，正气未复，邪恋不去。治宜益气养血，清热化痰，和中健胃而收功。

8.汪某，男，10岁，学生，2003年7月15日就诊。

饮食生冷，复感暑湿，发热（体温38.5℃），头晕重痛，咽喉微痛，病已5天。经用抗菌消炎药3天，诸证未减，汗出不透，脘腹胀满，纳少，口渴，大便稀黄，1日2次，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伤食冒暑，卫失宣达，脾胃不和。

治法：祛暑解表，化浊和中。

处方：新加香薷饮加味。

香薷3g，扁豆皮6g，厚朴9g，金银花 10g，连翘10g，六一散6g（布包煎），射干6g，佩兰6g，枳壳6g，淡竹叶3g，葛根6g。

服3剂，表解里和，诸证消失。

按语：时值盛夏，内伤生冷，卫阳不宣，腠理闭遏，脾胃不和，传化失司，而致表里同病。用新加香薷饮解表祛暑，化湿清热，和中理气。加佩兰化湿醒脾；六一散清利暑湿；枳壳理气畅中；射干清利咽喉；淡竹叶清利暑湿；葛根解表退热，升清止泄。表解里和，暑除湿化则病愈。

9.佘某，男，61岁，干部，2006年2月28日就诊。

7天前，感受风寒，服维C银翘片、板蓝根冲剂无效，本月24日上午

10时先恶寒，寒战30～60分钟，继之高热 （体温达40℃），至下午6～8时发热稍减轻，头晕痛，胸满胁痛，纳少，有时恶心欲吐，小便黄，口苦咽干，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少阳未解，兼有湿浊。

治法：和解少阳，清热祛湿。

处方：柴胡枳桔汤加减。

柴胡12g，黄芩10g，陈皮10g，制半夏6g，枳壳12g，桔梗10g，佩兰10g，茯苓10g，力曲10g，金银花12g，大青叶12g，天花粉12g，甘草3g，生姜3片。

二诊： 服3剂，恶寒轻，发热已减 （38.5℃），头晕，胸脘满闷，纳谷稍增，体倦乏力，口微苦，口渴，小便淡黄，舌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为余邪留恋，少阳不和。治宜和解少阳，祛湿和中。以小柴胡汤加减：柴胡12g，黄芩10g，法半夏6g，北沙参10g，佩兰10g，茯苓10g，焦三仙各6g，大青叶12g，枳壳10g，芦根15g，甘草3g。服3剂，病已愈。

按语： 本案湿热素盛，感受外邪而入少阳，兼有湿热，用柴胡枳桔汤去茶叶，加佩兰宣化湿浊；茯苓渗利湿热；金银花、大青叶清宣热邪；天花粉清热止渴而不滋柔；力曲理气和胃；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邪恋正虚，以小柴胡汤为主，将人参改为北沙参补益而不闭邪，去生姜之温，大枣之滞，加佩兰、茯苓化浊利湿；枳壳、焦三仙理气和中；大青叶清热解毒；芦根清热止渴；少阳和，湿热除则病愈。

说明：本病例虽无往来寒热之典型症状，但有胸满胁痛、口苦咽干之少阳病主症。所以从少阳病论治，疗效较佳。 《伤寒论》有：“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明训。

二、咳嗽（**16**例）

1.罗某，女，50岁，工人，2006年2月20日就诊。

湿热素盛，5天前因天气突然寒冷，未随时加衣，被寒风吹体，次日则咳嗽，恶寒发热 （体温38.2℃），鼻塞流涕，服维C银翘片、急支糖浆无效，咳嗽频发，痰多带黄，胸脘满闷，身体酸痛，无汗，纳少，口渴不多饮，舌质红，苔边白中黄厚腻，脉浮滑数。

辨证：风寒外束，湿热内蕴，肺卫不宣。

治法：解表散寒，清热祛湿，宣肺止咳。

处方：苏杏芩甘汤加味。

紫苏叶10g，黄芩10g，杏仁10g，荆芥6g，桔梗12g，白前6g，前胡12g，佩兰10g，薏苡仁12g，桑枝12g，枳壳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表邪已解，咳嗽明显减轻，但早晚仍咳甚，痰多但稠黏不爽，胸闷脘满，纳谷稍增，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根厚，脉滑数。治宜清宣肺气，祛湿化痰。拟方：杏仁10g，薏苡仁12g，黄芩10g，佩兰10g，桔梗10g，茯苓12g，厚朴10g，白前10g，枳壳12g，力曲10g，陈皮6g，甘草3g。服5剂，咳嗽已止。

按语： 本案为湿热内蕴，感受风寒，外闭腠理，内壅肺气，而致咳嗽。用吴静芳师祖苏杏芩甘汤，解表散寒，宣肺止咳，清热祛湿。加荆芥疏风散寒；佩兰化湿浊；薏苡仁利湿热；桑枝善祛风湿；桔梗、白前、前胡化痰止咳；枳壳理气滞，宽胸脘。二诊时表寒已散，湿热势减，以清热祛湿，肃肺化痰，利膈宽中治之。

2.姚某，男，34岁，工人，2006年7月8日就诊。

痰热素盛，3天前天气炎热，至半夜后未盖薄被，天气突然转凉，醒来觉全身有冷感，至早上咳嗽，服维C银翘片、急支糖浆，咳嗽频作，痰白稠不爽，咽喉肿痛，微恶风寒，无汗，头身重疼，口渴不多饮，小便黄，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夹有寒邪，肺卫不宣。

治法：散寒祛暑，宣肺止咳。

处方：香薷杏桔汤加减。

香薷6g，荆芥4g，杏仁10g，桔梗12g，佩兰 12g，扁豆衣10g，射干10g，浙贝母10g，紫菀10g，前胡12g，鲜丝瓜叶30g，甘草3g。

嘱服第1次药后，加盖薄被，取全身微汗出。

二诊： 服上方3剂，咳嗽显减，痰黄稠不利，咽喉红肿，不痛，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表邪已解，痰热仍盛，治宜清热化痰，肃肺止咳。拟方：黄芩10g，瓜蒌皮12g，浙贝母10g，桔梗12g，百部

10g，白前12g，鱼腥草10g，佩兰10g，射干10g，丝瓜皮15g，芦根12g，甘草3g。

服上方7剂，诸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素蕴痰热，感受暑湿，夜则纳凉，加之气温突降，暑湿为寒邪所遏，肺失清宣而致咳嗽，咽喉肿痛。用自拟香薷杏桔汤去西瓜翠衣、荷叶、六一散，加荆芥疏风散寒；射干清利咽喉；芦根清肺化痰；甘草与桔梗配合，利咽消肿，化痰止咳。二诊时外邪已解，痰热仍盛，以化热痰，肃肺气，利咽喉，而获显效。

3.李某，男，30岁，2004年2月1日就诊。

咳嗽已1个月，近4天复感风寒，咳嗽加剧，早晚更甚，吐痰多，白黏不利，恶寒少汗，胸中满闷，口干，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较厚，脉浮滑数。

辨证：肺郁痰热，复感风寒。

治法：外散风寒，内化痰热。

处方：何廉臣加味桑菊饮加味。

麻黄3g，桑叶 9g，白菊花 9g，桔梗 12g，连翘 12g，薄荷 3g，杏仁10g，瓜蒌皮12g，鱼腥草15g，芦根15g，浙贝母10g，甘草3g。

服3剂，咳嗽止。余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痰热伏肺，寒邪外袭，引动痰火，肺气壅遏则咳嗽，用何廉臣主编 《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加味桑菊饮加入鱼腥草清热解毒，化痰止咳，利咽喉而消肿；浙贝母清热涤痰。药中病机，则效佳。

说明：何廉臣加味桑菊饮即桑菊饮加蜜炙麻黄3～7分，瓜蒌皮2～3钱。治冬温兼寒，即寒包火，首先犯肺之证（见《增订通俗伤寒论》）。

4.罗某，女，58岁，工人，2005年2月25日就诊。

素有痰热咳嗽，5天前外出感寒，咳嗽发作，头痛鼻塞，恶寒，自服五积散（丸）2天无效，改服参苏丸，头痛恶寒已轻，但咳嗽连声，吐痰白中夹黄，量多，咽喉疼痛，胸闷微痛，口渴不多饮，纳差，小

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痰热内蕴，外感风寒，郁而化热。

治法：疏风解表，清热化痰，解毒利喉。

处方：锄云止咳汤加减。

荆芥9g，前胡12g，白前9g，杏仁 9g，浙贝母 9g，化橘皮 6g，百部9g，紫菀9g，桔梗12g，芦根15g，鱼腥草15g，射干9g，瓜蒌壳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咳嗽显减，咯痰减少，咽喉痛止，胸微闷，纳差，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痰热未尽。治宜清肺化痰，理气和胃。拟方：瓜蒌皮12g，桔梗9g，浙贝母 9g，杏仁9g，紫菀9g，前胡9g，枳壳12g，力曲9g，鱼腥草15g，甘草3g。服4剂，咳嗽止。

按语： 本案为肺中素蕴痰热，外感风寒引发，服辛温燥药过多，邪郁化热。用著名中医岳美中锄云止咳汤（即程氏止嗽散加前胡、杏仁、贝母、芦根）去连翘，加瓜蒌皮清热化痰，且能宽胸；射干清肺热，化结痰，利咽喉；鱼腥草清肺止咳。服3剂，咳轻痰减。继以清肺化痰，理气和胃为法。

说明：锄云止咳汤见 《岳美中医案集》。

5.罗某，女，61岁，退休工人，2005年2月5日就诊。

痰热素盛，感受风寒则咳嗽，吐痰，5天前出外受寒，当夜咳嗽，鼻塞流涕，恶风寒，发热（体温38.5℃）。自服参苏丸，咳嗽加剧，咽干口渴，服桑菊饮无效，咳嗽连声，夜不安枕，痰多白中带黄，胸闷微痛，喉痒不利，身紧无汗，小便黄，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厚，脉浮滑数。

辨证：肺蕴痰热，寒邪外闭。

治法：解表散寒，清热化痰。

处方：娄氏杏苏散加减。

杏仁9g，紫苏叶 9g，前胡 12g，牛蒡子 10g，桔梗 12g，瓜蒌皮12g，百部9g，射干9g，鱼腥草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表邪解，咳嗽减轻，1日发10余次，吐痰减少，但黏喉难出，胸闷，咽喉不利，口干、小便淡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痰热未清。治宜清热化痰，肃肺止咳。用何廉臣氏桑杏清肺汤加减：桑叶9g，杏仁9g，川贝母6g，牛蒡子9g，桔梗12g，枇杷叶6g，黄芩9g，紫菀9g，鱼腥草15g，甘草3g。服4剂，咳嗽已止。

按语： 本案为肺素蕴痰热，外感寒邪，引发宿痰，而致卫表寒束，痰热壅塞，肺失清宣。用娄氏 《温病指南》的杏苏散去豆豉解表散寒，加瓜蒌皮清肺化痰；鱼腥草清肺解毒；百部止咳嗽；射干利咽喉，化热痰。二诊时表解咳轻，痰热留恋，肺失清肃。用桑杏清肺汤去马兜铃，加黄芩清肺泻火，鱼腥草清肺消痰；紫菀化痰止咳；甘草清热养胃，调和诸药。

6.伍某，女，70岁，退休工人，2005年7月4日就诊。

咳嗽已14天，经中西医治疗无效，咳嗽频作，夜难安枕，痰多稠黏带黄，胸闷痛，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久未清宣，痰热壅肺。

治法：祛暑清热，化痰止咳。

处方：青蒿 6g，瓜蒌壳 12g，郁金 10g，前胡 12g，紫菀 10g，杏仁10g，鱼腥草15g，蒲公英15g，甘草3g，自入鲜丝瓜叶15g。

服5剂，咳止痰消，胸闷痛止。

按语： 本案为感受暑湿，未及时清宣，入里化热，痰热壅肺。方中青蒿、丝瓜叶清宣暑热；瓜蒌壳化痰宽胸；郁金理气散郁；紫菀、前胡、杏仁肃肺化痰；鱼腥草、蒲公英清热解毒，且能消炎；甘草和缓诸药。

7.李某，女，73岁，护士，2006年8月4日就诊。

素体羸弱多病，8天前感受暑湿，恶寒发热 （体温38.5℃），咳嗽，吐痰，头身重疼，服急支糖浆 （内有麻黄）、维C银翘片、阿莫西林，恶寒已去，身有微热 （体温37.8℃），咳嗽频作，痰黄稠，胸脘满闷，饮食少进，有时恶心欲吐，头晕神疲，汗多，口渴不多饮，大便稍稀，小便黄，舌质淡红，苔黄滑厚，脉细滑数。

辨证：暑湿留滞，肺失清肃，胃失和降，正气已虚。

治法：涤暑除湿，肃肺和胃，略参益气。

处方：扁豆壳12g，佩兰10g，茯苓10g，黄芩10g，杏仁10g，浙贝母10g，鱼腥草15g，桑叶 6g，金银花 12g，芦根 12g，力曲 10g，麦芽 12g，甘草3g，自入鲜丝瓜叶3片，鲜苦瓜叶5片。

服3剂，热退咳止，胃和能食。

按语： 本案为素体不足，感受暑湿，经治疗后暑湿未除，正气已亏，肺失清肃，胃气不和。方中扁豆壳、佩兰化湿祛暑，醒脾和胃；茯苓渗利湿热；黄芩燥湿，又清肺热；杏仁宣降肺气，消痰止咳；浙贝母清肺化痰；鱼腥草清肺止咳；桑叶轻清肺热而止咳；金银花清热涤暑，又可透邪外出；芦根清养肺胃，化痰止咳；力曲、麦芽和中健脾；鲜苦瓜叶、丝瓜叶善涤暑热；甘草清热邪，和胃气。

8.李某，女，60岁，退休工人，2006年10月3日就诊。

患者素有痰热咳嗽，于9月20日夜间感受风寒，头痛身疼，寒热无汗，咳嗽，自服五积散 （制成丸）3包，汗出后，头身痛，恶寒已去，身发热（体温39℃），咳嗽频作，经西医用抗生素后，发热减轻（体温37.8℃），但咳嗽未减，痰黄稠量多，不易咯出，胸闷热而痛，头晕体倦，脘满纳少，口渴，舌质淡红，苔黄滑厚，脉小滑数。

辨证：表邪未清，痰热内蕴，肺气已亏。

治法：清肺化痰，补肺宁嗽，佐以达邪。

处方：沙参15g，瓜蒌壳10g，杏仁10g，前胡10g，百部10g，桑叶6g，川贝母10g，橘络3g，枳壳13g，金银花12g，麦芽10g，甘草5g。

二诊： 服上方4剂，发热退，咳嗽明显减轻，痰白中带黄，量减少，胸闷微痛，体倦神疲，纳差，口渴，舌淡红，苔黄滑，脉滑数。将原沙参改为太子参12g，去桑叶、前胡，加紫菀10g，芦根12g。服5剂，咳嗽止，诸症除。

按语： 本案为痰热蕴肺，复感风寒，引动痰热，腠理闭塞，肺气失于清宣，服五积散，外寒虽解，痰热未减，加之年老体虚，表证留恋。方中沙参补肺气，祛痰热；瓜蒌壳清宣痰热；杏仁宣泄肺气而止咳；前胡、百部肃肺止咳；川贝母清润化痰；桑叶外散表邪，内宣肺气；枳壳理气宽胸；橘络化痰通络；金银花清热达邪；麦芽健脾胃；甘草和诸药。二诊时痰热已减，表邪疏清，肺气仍虚。将原方沙参改为太

子参清补肺气，去桑叶之疏宣，前胡之苦降，加紫菀辛甘而柔，化痰宁肺，芦根甘寒，清肺化痰，生津止咳。

9.刘某，男，38岁，2006年4月4日就诊。

咳嗽已4月，初起伴有寒热头痛，服辛温宣肺药，外邪已解，仍咳嗽痰多，经消炎治疗，咳嗽减轻，近半月复感外邪，咳嗽加重，自服止咳化痰药，咳嗽虽减，但未痊愈。现咳嗽频作，1日发30～40次，痰多带黄，胸脘满闷，纳差，劳作后则气短，面色无华，口渴，小便黄，舌质淡红，苔黄滑根厚，脉小滑数。

辨证：痰热壅肺，气血已虚。

治法：清肺化痰，补气养血，和中健脾。

处方：太子参12g，当归10g，扁豆 12g，佩兰 10g，焦三仙各 6g，川贝母10g，黄芩 10g，鱼腥草20g，金银花 15g，橘络 3g，百部10g，芦根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咳嗽好转，1日咳10余次，吐痰减少，满闷消失，纳谷增加，面色欠华，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以原方去焦三仙、扁豆、金银花。加百合12g，茯苓10g。续进5剂，咳嗽则止。

按语： 本案为咳嗽日久，感邪加重，痰热恋肺，脾肺虚亏，气血不足。方中太子参、当归补养气血；扁豆补脾健胃；佩兰化湿醒脾；川贝母清肺化痰；百部化痰止咳；橘络化痰通络；黄芩清肺泻火；鱼腥草、金银花清热解毒；焦三仙理气化滞，和中健脾；芦根清肺化痰；甘草清热养胃。二诊时咳嗽明显减轻，胃纳已增，以原方去焦三仙、扁豆、金银花，加百合“消痰火、补肺损”（《本草纲目拾遗》）；茯苓健脾胃、除痰湿。服后咳嗽止，余症悉除。

10.周某，女，4岁，2003年11月22日就诊。

自2岁起，感受外邪则咳嗽，3天前，夜间感受寒邪，咳嗽连声，喉中痰多，鼻塞流涕，口渴，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厚，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风寒，内舍于肺，引动痰热，壅塞肺气。

治法：解表散寒，清热化痰。

处方：苏杏芩甘汤加味。

苏叶5g，杏仁6g，黄芩5g，桔梗6g，紫菀6g，白前5g，鱼腥草12g，瓜蒌皮6g，芦根15g，甘草2g。

二诊：服上方3剂，仅有微咳，吐痰黄白黏稠，喉中不爽，腹胀满，纳差，口干，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痰热恋肺，脾胃不健。治宜清肃肺气，化痰和胃。拟方：桑叶6g，杏仁5g，百部5g，紫菀6g，黄芩4.5g，鱼腥草12g，金银花10g，茯苓5g，芦根12g，焦三仙各5g，甘草3g。服上方3剂，咳嗽止，胃纳佳。

按语：此为寒邪外闭，痰热内郁而致咳。如用麻杏石甘汤，其中麻黄过于发散，石膏性寒，有碍于胃，吴静芳师祖用苏叶代替麻黄，解表宣肺，却不如麻黄之温燥，黄芩清肺而不伤胃，确是良方。加桔梗、紫菀、白前肃肺化痰；鱼腥草清肺消炎；芦根清肺止咳。二诊时外邪解，肺欠清肃，痰湿滞胃，以清肃肺气，化痰止咳，和中健胃治之。

11.蒋某，女，10岁，学生，2006年5月21日就诊。

素蕴痰热，7天前天气转冷，着衣太薄，感受外邪，咳嗽遂发，发热（体温38℃），服三拗汤加半夏、陈皮、紫菀。2剂后，寒罢热退，咳嗽连声，痰多带黄，咽喉痛，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痰热内蕴，肺失清肃。

治法：清热化痰，肃肺止咳。

处方：蒌杏橘贝汤加味。

瓜蒌皮10g，杏仁6g，川贝母5g，冬瓜子10g，桔梗10g，桑叶5g，陈皮5g，射干5g，鱼腥草15g，百部5g，枇杷叶6g，甘草3g。

二诊：服上方4剂，仅早晚咳嗽10余次，吐痰白稠，咽痛消失，脘满纳少，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以原方去射干、枇杷叶，加焦三仙各6g。续进3剂，咳止病愈。

按语：本案为痰热内蕴，复感外寒而致咳嗽。三拗汤加半夏、陈皮、紫菀偏辛温，外寒虽解，痰热愈盛，咳反加剧。用叶天士蒌杏橘贝汤（见《重订广湿热论》），加鱼腥草清热解毒；射干清利咽喉，化痰散结。二诊时咳嗽显减，痰热恋肺，脾胃不健。以原方去射干之苦寒，加焦三仙健脾开胃，病获痊愈。

12.姚某，男，5岁，2005年6月23日就诊。

3天前感受暑湿，咳嗽连声，鼻塞流涕，身微热（体温38℃），少汗，咽喉微痛，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肺卫不宣。

治法：祛暑解表，清热止咳。

处方：香薷杏桔汤加减。

香薷2g，杏仁6g，桔梗10g，佩兰6g，扁豆衣6g，浙贝母5g，西瓜皮12g，六一散6g（布包煎），大青叶 6g，鱼腥草12g，射干5g，鲜丝瓜叶2片，苦瓜叶4片。

服3剂，表邪解，咳嗽止。

按语： 本案为感受暑湿，肺卫不宣，而致咳嗽。用自拟香薷杏桔汤去紫菀、荷叶（因近处无荷叶），加大青叶解毒利咽；鱼腥草清肺止咳；射干利咽喉而化痰；鲜丝瓜叶、苦瓜叶清凉涤暑。暑涤湿去，热清痰消，则获显效。

13.简某，男，6岁，2004年8月13日就诊。

咳嗽已半月，痰多，白中带黄，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暑湿外袭，肺失清宣。

治法：清宣化痰，涤暑祛湿。

处方：扁豆衣10g，佩兰6g，鱼腥草15g，杏仁6g，浙贝母6g，瓜蒌皮6g，冬瓜子10g，枇杷叶6g，桔梗6g，桑叶5g，甘草2g，西瓜皮15g，鲜丝瓜叶3片，荷叶3片。

二诊： 服上方3剂，咳嗽显减，痰量减少，小便淡黄，脘腹满，纳少，舌质红，苔黄滑，上方去桑叶、瓜蒌皮，加神曲6g。服3剂而病愈。

按语： 本案为感受暑湿，肺气失于清宣。方中扁豆衣祛暑湿，健脾胃；佩兰宣化暑湿，醒脾和胃；鱼腥草清肺祛痰；浙贝母、杏仁清热化痰；桔梗开宣肺气；瓜蒌皮清宣涤痰；冬瓜子清热化痰；桑叶甘凉轻清，既清肺中之热，又可透达邪热外出；枇杷叶清肺化痰，降气止咳；西瓜皮、丝瓜叶、荷叶清热涤暑；甘草清热和胃。二诊时咳嗽显

减，脘腹满，纳少，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暑湿未清，肺欠清肃，脾胃不健。以原方去桑叶、瓜蒌皮之宣泄肺气，加神曲健脾开胃。

14.马某，女，1岁，2005年9月25日就诊。

咳嗽5天，身微热（体温38℃），喉中痰多而鸣，大便稀黄，1日5～6次，腹胀，纳少，口渴，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犯肺扰肠。

治法：祛暑解表，宣肺化痰，和中止泻。

处方：清凉涤暑法加减。

青蒿3g，扁豆衣 5g，连翘6g，茯苓5g，桔梗 3g，杏仁5g，佩兰5g，焦三仙各3g，浙贝母5g，金银花6g，六一散3g（包煎），自入鲜丝瓜叶2片，西瓜翠衣1小片。

服3剂，发热退，咳嗽停，泄泻止。

按语： 本案为暑湿外邪，犯及肺卫，扰乱胃肠。用清凉涤暑法去通草，将滑石、甘草改为六一散，清利暑湿而不伤胃；加桔梗、杏仁宣肺化痰；浙贝母清肺化痰；焦三仙健脾和胃；金银花清热涤暑，又可达表；佩兰祛暑湿，醒脾胃；丝瓜叶祛暑清热。暑湿涤则病愈。

15.廖某，男，9个月，2006年4月1日就诊。

咳嗽20天，初起伴有发热，气微喘，经中西医治疗，发热已退，但咳嗽仍频，1日发30～40次，喉中多痰，服化痰止咳方药，咳嗽略减，喉中痰仍多，口渴，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指纹紫红。

辨证：痰热蕴肺，清肃失司。

治法：清热涤痰，止咳降气。

处方：五子导痰汤加减。

紫苏子3g，牛蒡子5g，白芥子3g，莱菔子5g，冬瓜子6g，法半夏3g，陈皮3g，杏仁3g，枳壳3g，黄芩3g，鱼腥草10g，百部3g，桔梗3g，甘草2g。

服1剂，喉中痰减，服3剂，痰化咳止。

按语： 本案为痰热内结，壅塞肺系，咳嗽，气微喘，喉中痰多难化，用 《时氏处方学》中的五子导痰汤去葶苈之苦泻，南星之温燥。加冬瓜子清涤热痰；杏仁宣肃肺气；黄芩苦寒清肺；桔梗、百部化痰止咳；鱼腥草清肺化痰，又可止咳；甘草缓和诸药。用此肃降清化之剂，则痰消咳止。

16.谌某，女，1岁，2005年3月5日就诊。

感受风寒，咳嗽气喘，发热 （体温38℃），喉中痰鸣，病已3天，用抗生素后，发热已退，仍咳嗽频发，气微喘，喉中多痰，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

辨证：痰热壅肺，宣肃失常。

治法：清热化痰，肃肺止咳。

处方：加减王氏杏仁煎。

杏仁3g，前胡5g，浙贝母5g，牛蒡子3g，桔梗5g，建曲3g，蒲公英6g，天竺黄3g，苏子3g，白前3g，茯苓3g，鱼腥草10g，甘草3g。

服4剂，咳嗽止，喉中痰消。

按语： 本案为外邪已解，痰热壅肺，清肃失司。以 《时氏处方学》的加减王氏杏仁煎去郁金、白芥子、枇杷叶，加天竺黄清热祛痰；鱼腥草清肺解毒；蒲公英清热解毒。服后痰消咳止。

三、喉蛾（5例）

1.杨某，女，50岁，农民，2006年1月3日就诊。

素有蛾体肿痛，3天前感受风寒，咳嗽，恶寒，发热 （体温38.7℃），两侧蛾体红肿灼痛，吐黄痰，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感受风寒，火邪内郁，客于蛾体。

治法：外疏风寒，内清热邪，利咽解毒。

处方：银翘马勃散加味。

紫苏叶6g，荆芥 6g，金银花 15g，连翘 12g，牛蒡子 10g，射干 10g，马勃6g（布包煎），桔梗 12g，大青叶 10g，半枝莲12g，山栀子皮 6g，浙贝母10g，甘草3g。

服4剂，外邪解，蛾体肿消。

按语： 患者素蕴热毒，感受风寒，引动伏热，上壅蛾体，取 《温病条辨》之银翘马勃散清热解毒，善利咽喉，加紫苏叶、荆芥宣发风寒；桔梗、甘草解毒利咽；山栀子皮清宣郁热；大青叶、半枝莲清热解毒；浙贝母清热化痰。使表解热清，蛾体肿痛消失。

2.舒某，女，36岁，2005年7月7日就诊。

内热素盛，于1周前感受暑湿，头痛，鼻塞流涕，咽喉肿痛 （两侧蛾体红肿），身热少汗 （体温38℃），咳嗽，吐痰带黄，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外感暑湿，引动内热，上壅蛾体。

治法：祛暑疏表，解毒利咽，佐以祛湿。

处方：青蒿6g，佩兰 10g，黄芩 10g，薄荷 3g，桔梗 12g，射干 10g，金银花12g，连翘12g，杏仁6g，鱼腥草15g，浙贝母10g，甘草3g，自入鲜丝瓜叶3片，鲜苦瓜叶5片。

服3剂，诸症遂除。

按语： 本案为外感暑湿，引动内热，肺卫不宣，邪聚蛾体所致。方中青蒿宣发暑热；佩兰宣化暑湿；薄荷疏风解表，又利咽喉；黄芩清热除湿；桔梗、射干化痰而利咽喉；杏仁宣肺止咳；浙贝母清热化痰；鱼腥草清热解毒；金银花、连翘宣泄热毒；苦瓜叶、丝瓜叶清热涤暑；甘草和胃清热。

3.李某，男，5岁，2005年9月12日就诊。

自客岁4月起，每感寒受凉后，两侧蛾体肿痛，5天前夜间受凉，次日恶寒发热 （体温38.5℃），两侧蛾体红肿作痛，咽喉部红肿，无汗，咳嗽吐痰，口渴，舌质红，苔边白中黄，脉浮滑数。

辨证：热毒蕴肺，复感风寒，结于蛾体。

治法：疏风散寒，清利咽喉，化痰止咳。

处方：苏杏芩甘汤加味。

苏叶5g，杏仁6g，黄芩6g，荆芥 5g，浙贝母 6g，桔梗6g，射干6g，马勃3g，大青叶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4剂，发热已退，咽喉痛减，两侧蛾体红肿比前缩小，咳嗽，痰仍多，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表邪已解，热毒未尽，痰热仍盛。治宜清热解毒，化痰利喉，活血消肿。处方：板蓝根10g，浙贝母6g，鱼腥草12g，丹参6g，千张纸2g，射干5g，马勃3g，黄芩6g，前胡6g，甘草2g。

服6剂。蛾体肿消，咳嗽已止。

按语： 本案为痰热蕴肺，风寒外闭，结于蛾体。先宜解表散寒，清热化痰。表解之后，以清热解毒，化痰利咽，活血消肿为法。

4.李某，男，6岁，2005年9月21日就诊。

近2年来，每感受外邪，则蛾体肿痛，3天前奔驰汗出，风寒外袭，当晚咽喉肿痛 （两侧蛾体红肿），咳嗽，喉中痰多，发热 （体温39℃）无汗，口渴，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脉浮滑数。

辨证：素蕴火毒，复感风寒。

治法：疏风散寒，泻火解毒，清利咽喉。

处方：荆公消毒汤加减。

荆芥4.5g，苏叶4.5g，淡豆豉 10g，牛蒡子 3g，蒲公英 10g，僵蚕4.5g，马勃4.5g，浙贝母5g，桔梗6g，大青叶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发热已解，咽喉微痛，蛾体肿较前消退，轻咳，口渴，舌质红，苔黄，脉滑数。为表邪已散，火毒势减。治宜泻火解毒，利咽消肿，化痰止咳。拟方：金银花 10g，黄芩4.5g，蒲公英10g，大青叶6g，浙贝母6g，桔梗 6g，射干4.5g，丹参6g，甘草3g。服6剂，咽喉痛止，蛾体仅有微肿。

按语： 本案为火毒蕴结于蛾体，感受风寒，引发蛾体肿痛。用耿鉴庭氏荆公消毒汤去蚤休、薄荷，加荆芥、紫苏叶宣发风寒；桔梗宣肺化痰，且利咽喉；大青叶解毒利咽。二诊时表寒已散，咽喉肿痛显减，

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法。

说明：荆公消毒汤见《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耿鉴庭》。

5.李某，女，8岁，学生，2003年6月10日就诊。

4天前，感受外邪，次晨遂发热，微恶风寒，咽喉痛（双侧蛾体肿大），肌肉注射青霉素，内服复方穿心莲片、维C银翘片，病未减轻，昨日身壮热（体温39.3℃），无汗，咳嗽，吐黄痰，量中等，口渴欲饮，舌质红，苔黄，脉浮滑数。

辨证：暑热外侵，邪郁蛾体。

治法：辛凉清解，利咽消肿。

处方：清解汤加味。

生石膏15g，蝉衣4.5g，薄荷4.5g，金银花12g，连翘10g，射干6g，桔梗10g，大青叶10g，甘草3g，自入鲜丝瓜叶2片，鲜苦瓜叶4片，西瓜皮15g。

二诊：服上方3剂，发热退，蛾体微肿略痛，仍咳嗽，吐痰带黄，但量减少，舌质红，苔薄黄，脉滑稍数，为余邪未尽，肺欠清肃。治宜清热肃肺，解毒利咽。桑叶6g，金银花10g，杏仁6g，桔梗8g，射干6g，杏仁6g，白前5g，大青叶6g，甘草3g。服4剂，蛾体肿消，咳止。

按语：本案为感受暑热，邪侵肺卫，结于蛾体。用张锡纯的清解汤加金银花、连翘宣泄暑热；桔梗、射干清利咽喉；大青叶清热解毒，利咽喉而消肿；鲜丝瓜叶、苦瓜叶、西瓜皮清热解暑。热退之后，治宜宣化热痰，清利咽喉，则肿消病愈。

四、咳血（1例）

李某，女，45岁，1996年2月20日就诊。

素有痰热咳嗽，2个月前外出受风寒，发热（体温39℃），头痛，咳嗽，胸闷，前医投参苏饮加麻黄，进3剂后，发热头痛虽去，咳嗽未减，屡进化饮止咳、苦寒清热之品，咳嗽频发，近旬痰带血丝，甚时咳鲜红血，胸中烦热，咽干，口渴，小便黄，大便偏干，舌质红无

津，脉细滑数。

辨证：咳伤肺阴，络损血溢。

治法：养阴润肺，宁嗽止血。

处方：百合地黄汤加味。

百合24g，生地黄15g，藕节15g，川贝母10g，百部9g，矮地茶12g。

二诊：服上方4剂，咳减血止，体倦乏力，舌红少津，脉细滑稍数。以原方去藕节，加沙参15g。续进5剂，咳嗽止。

按语：本案为素有痰火伏肺，又外感风寒之邪，而致咳嗽，投以辛温解表、温燥化痰之剂，表寒虽散，痰热更甚，化饮则肺火愈炽，苦寒则化燥，使肺阴受伤，咳剧则震伤肺络，遂发咳血。以百合地黄汤润肺益阴，加川贝母润肺化痰；百部润肺止咳，又可止血；藕节清热止血。二诊时，咳血虽止，气阴仍亏。原方去藕节，加沙参补肺益阴，且能止咳，故收全功。

五、喘病（3例）

1.黄某，男，70岁，2006年2月23日就诊。

痰热素盛，气喘半月，开始伴寒热，经中西医治疗，寒罢热退，仍气喘，咳嗽甚，痰多稠黏，胸闷而痛，脘满纳少，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痰热壅肺，气逆咳喘。

治法：清肺化痰，止咳平喘。

处方：桑杏泻肺汤加味。

桑叶6g，桑白皮9g，瓜蒌皮12g，杏仁10g，桔梗12g，川贝母6g，马兜铃6g，牛蒡子12g，枇杷叶10g，鱼腥草 15g，郁金10g，橘络4.5g，甘草3g。

二诊：服上方6剂，气喘平，胸痛止，咳嗽日10余次，痰稠带黄，量中等，头晕微痛（素有肝火眩晕），脘满纳差，舌质红，苔黄滑，脉

弦滑数。以原方去桑白皮、牛蒡子加钩藤12g，白菊花10g，僵蚕10g。

三诊： 服上方5剂，仍有轻咳，早上吐白黏痰较多，头晕减轻，口苦干、纳差、舌质红，苔黄滑，脉小弦滑略数。此为痰热未除，肝火势减。治宜清肺化痰，凉肝泻火。拟方：杏仁10g，瓜蒌壳10g，川贝母6g，桔梗10g，黄芩10g，钩藤 12g，白菊花 10g，茯苓 10g，白蒺藜10g，北沙参12g，力曲10g，甘草3g。

服上方5剂，咳嗽平，头晕止。

按语： 本案素蕴痰热，感受外邪，肺气上逆而致喘，经治疗外邪虽解，痰热仍盛，肺失宣降，喘而且咳。用何廉臣桑杏泻肺汤加桑白皮泄肺热，平喘咳；鱼腥草清肺消痰；郁金行气开郁，可除胸闷作痛；橘络清热化痰，且可通络；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喘平咳减，肝火上扰于头。去桑白皮、牛蒡子加钩藤、白菊花、僵蚕清肝息风。三诊时痰热留恋，肝火已减。以清化热痰，平泄风火为主，佐以益气和胃而获痊愈。

2.贺某，男，87岁，2006年7月13日就诊。

喘咳间作10年，受外邪则发，半月前外感暑湿，气促，咳嗽亦甚，恶寒发热，头痛，皮肤瘙痒，抓之则出血，服杏苏散加黄芩、荆芥，寒热头痛已除，咳嗽略减，气息急，痰多黄稠，口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痰热蕴肺，肺失清降，风热毒邪，郁于肌肤。

治法：清热化痰，祛风解毒。

处方：三子养亲汤加减。

紫苏子 10g，白芥子10g，莱菔子10g，枳实10g，黄芩 10g，法半夏6g，杏仁10g，桑叶6g，白菊花10g，僵蚕10g，蒲公英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气微喘，咳嗽已减，吐痰减少，皮肤瘙痒减轻，脘满纳差，舌质红，苔黄滑仍厚，脉弦滑数，以原方去法半夏，加佩兰10g，麦芽10g。

三诊： 服上方7剂，仅有轻咳，吐痰明显减少，皮肤偶有热痒感，多食则脘满，体倦乏力，舌淡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为痰热未尽，风

火已减，年迈体亏。治宜清热化痰，祛风解毒，佐以扶正。拟方：瓜蒌皮10g，黄芩10g，杏仁10g，白前10g，浙贝母10g，金银花12g，蝉衣3g，北沙参12g，当归10g，佩兰6g，薏苡仁12g，谷芽12g，甘草3g。服6剂，咳嗽止，皮肤痒消失。

按语： 本案为痰热壅肺，感受外邪，清肃失常，加之半月前有风热郁于肌肤瘙痒。用三子养亲汤去胆南星、生姜，加杏仁宣泄肺气，平喘止咳；桑叶疏风泄热，又可宣肺止咳；白菊花、僵蚕清热祛风；蒲公英清热解毒。二诊时气微喘，咳嗽显减，皮肤瘙痒不如前甚，脾胃不健。以原方去法半夏之温燥，加佩兰化湿醒脾，麦芽健运脾胃。三诊时余邪未尽，年迈体虚。以清肺化痰，祛风解毒为主，略参补益，俾补不滞邪，邪去正复则病愈。

附记：师祖沈仲圭说："另一三子养亲汤，除三子外，尚有半夏、胆南星、黄芩、枳实、生姜、甘草。治咳逆痰喘。按此方加枳实降气；半夏、胆南星祛痰；黄芩清肺；生姜散寒；虽复味药较多，方意颇觉完善，可备临床采用。"（录自 《临床实用中医方剂学》 ）

3.杨某，女，76岁，2006年2月12日就诊。

患咳喘12年，每至冬春受寒病发，因服辛温宣肺、温化痰饮药，阴液渐亏。7天前，夜受风寒，咳嗽气促，鼻塞流涕，恶寒身热，经用抗菌消炎药后，寒热已去，仍气喘胸闷、心慌，咳嗽连声，痰稠带黄，体倦神疲，口干，舌质红，无津无苔，脉细滑数。

辨证：痰热蕴肺，气阴受伤。

治法：清热化痰，养阴益气，佐以通络解毒。

处方：北沙参15g，浙贝母6g，杏仁10g，桑叶5g，蒲公英15g，白薇6g，白前10g，黄芩6g，鱼腥草15g，芦根15g，橘络3g，丝瓜络6g，甘草3g，自入鲜忍冬藤30g。

二诊： 服上方6剂。气微喘，咳嗽已减，痰多兼黄，神疲体倦，有时心慌，胸闷脘满，纳少，咽干，口渴，舌质红少津，脉细滑数。以原方去桑叶、黄芩、北沙参，加太子参12g，丹参10g，力曲、麦芽各10g。续进7剂，气喘平。

按语： 本案咳喘时久，痰热内蕴，气阴复伤，舌质红无苔已多年，但用滋阴药，则咳喘更甚，稠痰更多。故以清热化痰，养阴益气，佐以解毒通络。方中北沙参补肺养阴，又可祛痰；浙贝母清肺化痰；杏仁

止咳平喘；桑叶清热达邪；蒲公英清热解毒；白薇清虚热；白前肃肺化痰；黄芩清肺泻火；鱼腥草清肺止咳；芦根清肺热，生津液；橘络化痰通络；丝瓜络清热化痰，疏通经络；忍冬藤清热消痰；甘草清热和胃。服后病情好转，胃纳差。以原方去桑叶、黄芩、北沙参，加太子参补气生津比北沙参为优；丹参清热宁心；力曲、麦芽运脾健胃。

六、汗病（4例）

1.申某，男，39岁，工人，2006年1月5日就诊。

盗汗已1年，屡服补气止汗、益肾养阴药无效，近月每夜入睡后，汗出溱溱，里衣湿透，心烦易怒，全身困倦，口苦，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夹湿，蒸津外出。

治法：清肝泻火，化浊利湿。

处方：泻肝止汗汤加减。

川楝子10g，生牡蛎20g，黄芩10g，白蒺藜10g，茯苓12g，丹参12g，郁金10g，钩藤12g，夏枯草10g，茵陈蒿12g，佩兰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2剂，盗汗已止，10天后，睡后盗汗又发，但汗出减少，夜寐不安，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川楝子、生牡蛎，加生珍珠母20g，合欢皮12g。服7剂，盗汗已止。

按语： 患者因情志不调，肝郁化火，夹湿浊，熏蒸肌腠，迫津外出，而致盗汗。用自拟泻肝止汗汤去白芍之酸敛益阴，不利于湿热。加钩藤、夏枯草清泄肝经郁火；佩兰宣化湿浊；茵陈蒿渗利湿热。服后盗汗虽止，不久肝火复炽，湿热又聚。以原方去川楝子之苦寒，生牡蛎之平涩。加生珍珠母，既能平肝，又可镇静安神；合欢皮疏肝宁心。

2.兰某，女，55岁，农民，2003年6月20日就诊。

盗汗1个月，汗多黏手，口渴不多饮，纳减，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湿热内郁，迫津外出。

治法：清热利湿，宣化浊邪。

处方：黄芩 12g，白术 10g，苍术 6g，佩兰 10g，大豆卷 15g，茯苓12g，淡竹叶6g，薏苡仁15g，麦芽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盗汗已止，体困倦，纳谷不香，舌淡红，苔黄

滑，脉虚数。为湿热势减，脾胃虚馁。以原方去苍术过于温燥，淡竹叶之渗利，加北沙参12g，扁豆12g，补脾益胃。续进5剂，盗汗止。

按语： 本案为湿热内郁，熏蒸肌肤，迫汗液外溢所致。方中黄芩、苍术清热燥湿；白术健脾祛湿；大豆卷、佩兰宣化湿邪；淡竹叶宣渗湿热；茯苓、薏苡仁补脾利湿；麦芽和中健脾；甘草缓和药性。二诊时，汗止体倦，为湿热势减，脾胃虚馁。用原方去苍术过于温燥，淡竹叶之渗利，加北沙参、扁豆补脾益胃，且不温燥。

3.邓某，男，41岁，工人，1998年5月15日初诊。

盗汗已半载，初起汗出较少，近20天来，睡后汗出如洗，衣被湿透，全身烘热，心胸烦热，咽干，口渴，小便黄，舌质红无苔，脉细数。

辨证：心阴虚损，火迫津泄。

治法：养阴清火，宁心敛汗。

处方：百合地黄汤加味。

百合20g，生地黄15g，酸枣仁12g，地骨皮9g，煅龙骨18g，莲子心3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5剂，盗汗明显减少，胸背稍觉烦热，神疲乏力，口干，舌质红、苔薄黄，脉数。以原方去莲子心，加山药18g。服5剂，盗汗止。

按语： 本案用脑过度，耗伤心阴，心火偏旺，虚火内生，迫津外出，发生盗汗。用百合地黄汤补心阴、清心火；加莲子心苦泻心火；酸枣仁补心敛汗；地骨皮善清虚火；煅龙骨镇心敛汗；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心火减，盗汗已少，原方去莲子心，加山药补虚益阴。

4.杨某，男，3岁，2006年7月25日就诊。

素体不足，14天前感受外邪，发热，咳嗽，脘满纳差，服急支糖浆（内有麻黄）、新加香薷饮、参苏丸，发热已解，咳嗽亦止。近6天，睡后汗出如洗，每晚换衣2～3次，精神疲惫，面色无华，纳少，口渴，小便黄，大便微稀，1日2次，舌质淡红，苔黄滑，脉细滑数。

辨证：暑湿未尽，脾虚血亏。

治法：补脾健胃，涤暑除湿，佐以养血。

处方：太子参6g，山药10g，扁豆6g，焦三仙各5g，黄芩4.5g，佩兰6g，茯苓6g，当归6g，天花粉5g，淡竹叶3g，芦根10g。

服上方6剂，出汗止，诸症随而愈。

按语： 本案乃素体虚弱，感受暑湿，而致发热咳嗽，屡进辛温发散之药，外邪虽解，卫表疏豁，汗液外泄，脾胃虚弱，湿热留恋。方中太子参、山药、扁豆补脾益气；焦三仙运脾健胃，和中化滞；黄芩燥湿泄热；佩兰化浊醒脾；茯苓补脾渗湿；当归养血和营；天花粉生津止渴而不遏湿；芦根清热生津而不闭火；淡竹叶性寒而质轻，宣利湿热。

七、心悸（3例）

1.曾某，女，30岁，农民，2006年2月4日就诊。

因夫妻欠和，情怀抑郁已1年，近4个月来，心悸时发，胸胁满闷，夜难入睡，心烦易怒，苦悲伤，服丹栀逍遥散，则头晕胀痛；服归脾丸，则心胸烦热；服天王补心丹则胸满胁痛。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心电图示：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辨证：肝郁化火，扰心则悸。

治法：宣郁清肝，宁心安神。

处方：青蒿6g，郁金10g，夏枯草10g，山栀子皮6g，连翘10g，茯苓12g，淡竹叶6g，钩藤12g，丹参12g，合欢皮 12g，枳壳2g，甘草3g，自入鲜橘叶5片。

二诊： 服上方6剂，心悸日发20余次，每次20～30分钟则宁，夜寐差（每晚4～5小时），心烦胸闷，纳差，口苦，舌淡红，苔薄黄，脉小弦数。以原方去枳壳、连翘，加佛手6g，当归12g，续进8剂。心悸已定，余症悉除。

按语： 肝之脉络上贯于膈。《医宗必读》“肝之系上络心肺。”本案为情志失调，肝郁化火，不得宣泄，随经灼心，而致心悸。方中青蒿、郁金、夏枯草、山栀子皮、连翘宣泄肝之郁火；茯苓渗利，引火下行；淡竹叶清心祛烦；钩藤清肝泻火；丹参清火安神；合欢皮解郁宁心；枳壳行气宽胸；橘叶理气散郁；甘草协调诸药。二诊时，心悸间作，病势见缓，以原方去枳壳、连翘，加佛手疏肝开郁，理气健胃；

当归养血和营。

2.彭某，女，54岁，医师，2006年8月14日就诊。

2年前患冠心病，心悸，胸闷，经中西医治疗，症状消失。10天前因与人争吵，对方伸手打人，惊恐而走。此后心悸频作，心神不宁，惊恐不安，胸闷胀痛，夜不能寐，脘满纳少，口苦，舌质红边略黯，苔黄，脉小弦数。

辨证：肝火素盛，上扰心神。

治法：平肝泻火，宁心定悸。

处方：生珍珠母30g（布包煎），钩藤15g，郁金10g，全瓜蒌12g，丹参15g，佩兰10g，合欢皮12g，朱茯苓12g，淡竹叶10g，丝瓜络10g，甘草3g。

二诊： 服6剂，心悸明显好转，胸痛亦减，续服原方8剂，诸症已平。

按语： 本案素有肝火扰心之心悸，因恼怒受惊激动，肝火上扰心胸，而致心悸，胸痛。方中生珍珠母平肝降火，镇心安神；钩藤清肝宁心；郁金疏肝宣郁，且能泻火；全瓜蒌宣气宽胸；丹参活血安神；合欢皮解郁结，安心神；茯苓渗利火邪，且宁心神；淡竹叶清心除烦；丝瓜络活血通络；甘草养胃气，缓诸药。

3.朱某，女，48岁，工人，1997年8月18日初诊。

因家事烦恼，半年前，始觉心悸，服归脾丸，心悸加重，有时心悸不宁，夜难入寐，精神疲乏，口干，大便偏干，小便黄，舌质红无津，脉细数。

辨证：心阴暗耗，火扰心神。

治法：益阴清火，养心安神。

处方：百合地黄汤加味。

百合30g，生珍珠母30g，生地黄18g，麦冬15g，丹参15g，十大功劳叶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0剂，心悸明显好转，夜能入睡4～5小时，纳少，舌

质红少津，脉细略数。以原方去麦冬、十大功劳叶，加酸枣仁、麦芽各12g。服5剂，悸止寐安，纳增。

按语： 本案为烦恼日久，气郁化火，暗耗心阴致心悸。用百合地黄汤补心阴，清心火；加麦冬养阴生津，清心除烦；丹参清火安神；十大功劳叶善清虚热；生珍珠母镇心定悸；甘草清火养胃。二诊时偶发心悸，时间短暂。原方去麦冬、十大功劳叶之甘腻苦凉，加酸枣仁养心安神；麦芽运脾健胃。服药15剂而痊愈。

八、胸痛（1例）

吴某，女，54岁，干部，2005年5月10日就诊。

左胸痛已40天，胀痛或掣痛，服瓜蒌、薤白、桂枝、白蔻，则胸中灼热，服柴胡疏肝散，则头晕目眩，近10天胸痛1日发作7～8次，每次10～30分钟，有时左胁下痛，心烦急躁，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郁化火，上逆于胸。

治法：疏肝清火，宽胸止痛。

处方：疏肝宽胸汤加减。

柴胡10g，香附10g，枳壳12g，钩藤12g，郁金10g，丹参15g，全瓜蒌12g，元胡索10g，茯苓12g，青木香4.5g，甘草3g，鲜橘叶5片，玫瑰花2g。

二诊： 服上方7剂，胸痛显减，1日痛3～4次，每次5～10分钟，有时左胁胀，脘满纳差，舌质红，苔黄，脉弦略数，以原方去青木香，加麦芽12g。续进5剂，胸痛已止。

按语： 肝之经脉上贯于膈膜入胸中，散布于胁肋。若情志不调，肝气郁结，脉络不利，日久化火，而致胸痛。用自拟疏肝宽胸汤去青皮、合欢皮，加钩藤清泄肝火；玫瑰花疏肝达郁而止痛；茯苓甘淡渗利，引肝火下行。二诊时左胸仅有微痛，1日发3～4次，5～10分钟则止，为肝郁尚未全解，胃气不和。以原方去青木香，苦寒伤胃，加麦芽和中健胃。

九、胁痛（2例）

1.邹某，女，34岁，工人，1998年11月10日就诊。

患者近年来，因家事不顺情怀抑郁，自今年8月起，左胁胀痛，服柴胡疏肝散、逍遥散加香附、积壳等，其痛减轻，不久加重，6天前恼怒之后复感风寒，次日则恶寒、发热（38.5℃），身紧无汗，咳嗽吐痰，左胁胀痛更甚，有时走窜至胸脘处，胸闷脘满，口苦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脉浮弦紧数。

辨证：素有肝郁，复感风寒，引动宿疾，气郁化热。

治法：疏风散寒，理气宣郁，清热化痰。

处方：香苏散与金铃子散加味。

香附10g，紫苏叶6g，青皮10g，川楝子10g，元胡索 10g，杏仁10g，前胡12g，桔梗12g，黄芩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表邪已解，左胁痛已止，有时左胁满闷或支塞，仍咳嗽，吐少许白黏痰，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为肝气不舒，肺欠清肃。治宜疏肝达郁，肃肺止咳，佐以清火。拟方：柴胡10g，香附6g，白蒺藜10g，川楝子6g，杏仁10g，前胡10g，浙贝母10g，黄芩10g，枇杷叶10g，甘草3g。

服上方4剂，诸症已愈。

按语： 本案为郁怒伤肝，肝失条达，气机郁结于左胁而作痛。复因风寒外邪侵袭，肌表郁遏，加之内有肝气郁结，而致表寒气滞之证，郁而有化热之象。用香苏散外散风寒，内疏气滞，其中陈皮改为青皮，取其疏肝散结。金铃子散疏肝理气，泄热止痛。加杏仁宣肺化痰；前胡、桔梗化痰止咳；黄芩清肝肺之火。二诊时，外邪得以宣散，肝气尚欠条达，痰热未清，以疏肝达郁，清热化痰而治愈。

2.张某，男，40岁，农民，1988年10月11日就诊。

右侧胁痛1年，初起右胁胀痛，服四逆散、柴胡疏肝散，其痛减轻，或痛暂止，隔10～20天，每因情绪波动，则痛复作，近3个月痛未间歇，右胁刺痛，入夜尤甚，痛甚时，牵引胸背，心烦多怒，口苦，小便深黄，舌红边紫黯，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郁血凝，日久化热。

治法：疏肝泄热，化瘀通络。

处方：旋覆花汤加味。

旋覆花10g（布包煎），茜草根10g，鲜葱管6茎，青蒿梗6g，川楝子10g，郁金10g，钩藤10g，丹参15g，泽兰 10g，丝瓜络 10g，甘草3g，自入鲜忍冬藤30g。

二诊： 服上方10剂，胁偶有刺痛，3～10分钟则痛止，口微苦，小便淡黄，舌红边略黯，苔薄黄，脉小弦略数。以原方去川楝子、泽兰，加当归12g。服上方6剂，右胁痛消失。

按语： 本案为情志不调，肝失条达，疏泄不利，气机窒塞而致右胁痛，久痛不止，气滞血凝，胁络瘀阻，久而化热。用 《金匮要略》的旋覆花汤下气散结，活血通络。加青蒿梗宣泄肝经郁热；川楝子泻肝火，行气止痛；郁金宣肝郁，泄肝火，化瘀血；钩藤清泄肝火；丹参清热活血；泽兰散肝郁，活血止痛。丝瓜络行血通络；鲜忍冬藤清通经络之热；甘草清养胃气，调和诸药。二诊时，痛去八九，余邪未尽，用原方去川楝子之苦泄，泽兰之温散，加当归养血和血，俾邪去而不伤正。

十、失眠（6例）

1.王某，女，30岁，工人，2006年3月1日就诊。

情怀抑郁，失眠已3年，从今年2月13日起，失眠加重，每夜只睡2小时，心烦多怒，右侧后头部掣痛，风池穴有压痛，胸中烦闷，目红多眵，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火旺盛，扰心不寐。

治法：平肝泻火，清脑安神。

处方：清肝安神汤加味。

生珍珠母30g，钩藤15g，夏枯草12g，豨莶草 12g，丹参15g，茯苓12g，合欢皮12g，白菊花6g，天麻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4剂，夜能入睡5～6小时，多梦易醒，头痛止，目仍红微痒，有时胸闷心烦，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已原方去豨莶草，

加郁金10g，淡竹叶6g。续进8剂。夜寐安宁。

按语： 本案为恼怒伤肝，气郁化火，上扰于心，神不守舍，而致失眠。用自拟清肝安神汤平肝清火，镇心安神。加茯苓甘淡渗利，引肝火下行，且能宁心安神；白菊花宣泄肝火；天麻平肝镇静；豨莶草祛风通络。二诊时睡眠比前改善，为肝火势减，用原方去豨莶草，加郁金、淡竹叶，清宣郁火，且能除烦。本方治疗肝火偏盛所致失眠，屡奏良效。

2.王某，女，34岁，居民，2006年6月6日就诊。

3年来，因家事烦恼，情志不调，近月失眠，每晚只能睡2～3小时，入寐则多梦易醒，头晕痛，胸脘满闷，心烦易怒，多愁善感，纳差，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小弦数。

辨证：肝经郁火，上扰心神。

治法：宣泄郁火，宁心安神。

处方：青蒿10g，白蒺藜12g，郁金10g，白菊花10g，夏枯草15g，钩藤15g，合欢皮12g，麦芽12g，丹参15g，甘草3g。

服上方6剂，夜能入睡，诸症随之消失。

按语： 本案为肝经郁火，不得宣泄，上扰于心神，而致失眠。方中青蒿、白蒺藜、郁金、白菊花、夏枯草宣泄郁火；钩藤清肝泻火，且能镇静；合欢皮解肝郁，宁心神；丹参镇静宁心；麦芽运脾健胃；甘草清热和胃，药证相符则奏良效。

3.陈某，女，40岁，厂营销主管，2006年8月24日就诊。

湿热素盛，加之经营劳心，恼怒伤肝，近3个月来失眠，服酸枣仁汤、天王补心丹，失眠加重，每晚只能睡2～3小时，多梦纷纭，头晕，心胸烦热，脘满纳少，口苦，头晕，大便稀，1日2次，舌质红，苔黄腻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扰心，湿热内蕴。

治法：清肝祛湿，镇心安神。

处方：钩藤15g，桑叶6g，白菊花6g，黄芩10g，生龙齿15g，合欢皮12g，佩兰10g，佛手6g，茯苓12g，淡竹叶6g，麦芽12g，甘草3g。

水煎3次，药汁合在大杯内，分作2次，临睡前1小时服。服上药2剂后，每夜能睡4小时，服8剂后，能安然入眠。

按语： 本案为肝火太盛，夹有湿热，上扰于心，神不守舍而致失眠。服酸枣仁汤、天王补心丹，俾肝火愈炽，湿热愈遏。方用钩藤清肝心之火；桑叶、白菊花清宣肝火；黄芩清肝燥湿；龙齿镇心安神；合欢皮解郁安神；佩兰化湿；茯苓利湿；佛手疏肝气，化湿浊，和脾胃；淡竹叶清利热邪；麦芽健脾和胃；甘草清热和胃。肝火降，湿热除，则神安寐宁。

4.张某，女，28岁，工人，2006年10月23日就诊。

气机久郁，肝火偏盛，从9月25日开始失眠，服养心安神、滋阴宁心等方，失眠更甚。近5天来，每夜只能入睡1～2小时，胸闷心慌，吐痰白稠不爽，纳少，咽干，口苦，舌质红，苔黄腻厚，脉小弦滑数。

辨证：肝火兼痰，扰心不寐。

治法：清肝降火，化痰安神。

方药：清肝安神汤加味。

钩藤15g，丹参15g，生珍珠母30g，夏枯草15g，竹茹12g，茯苓12g，浙贝母10g，瓜蒌壳12g，合欢皮12g，佩兰6g，甘草3g。

水煎3次混合在大碗内，每夜临睡前1小时服一半，其余药汁次日分2次服。

服2剂后，夜能入睡4小时。服5剂，能安然入寐。

按语： 本案肝郁化火，夹有痰热，上扰于心，神不守舍，而致失眠。用自拟清肝安神汤去豨莶草，加浙贝母、瓜蒌壳清热化痰；佩兰醒脾化湿，和中健胃；甘草养胃，协调诸药。火清痰化，则夜寐宁。

5.陈某，女，41岁，居民，2006年2月16日就诊。

频年思虑，肝火偏盛，兼有湿热，失眠已10余载，多次来我处就诊，用清肝安神汤加化浊利湿之品5～10剂，睡眠好转，近半年苦心经营产品，失眠复发，在他处投丹栀逍遥散、归脾汤、柏子养心丸，失眠增剧，每夜仅睡1～3小时，甚时通宵不寐。心烦急躁，动辄发怒，腰酸足软，口苦，咽干，舌质红前少苔，后有黄滑苔，脉小弦滑数。

辨证：肝火扰心，肾阴已亏，湿热留恋。

治法：清肝宁心，补肾养阴。

处方：生珍珠母30g，钩藤10g，丹参10g，生龙齿10g，合欢皮13g，女贞子12g，酸枣仁12g，枸杞子10g，夜交藤15g，佛手6g，甘草3g。

水煎3次，药汁混合在瓶内，睡前 1小时服 1半，另 1半次日分2次服。

二诊： 服3剂，夜能入睡4小时，服6剂后，夜可入寐6小时，但多梦易醒，头晕体倦，腰酸，足乏力，纳差，舌质红，后有黄滑苔，脉小弦数，以原方去生龙齿、枸杞子，加菟丝子12g，麦芽12g。服10剂，夜能安然入睡。

按语： 本案为肝火旺盛，上扰心神，而致失眠，病程时久，屡进补益之剂，肝火愈炽，肾阴受伤。用生珍珠母、龙齿平肝安神；钩藤清肝泻火；女贞子、枸杞子补肾养阴；丹参泻火宁心；合欢皮解郁安神；佛手疏肝和胃；酸枣仁养心安神；夜交藤味甘性平而柔润，交心肾而安神；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夜寐较宁，胃纳欠佳，以原方去龙齿、枸杞子，加菟丝子补肾而不滋柔闭火，麦芽健脾和胃。此患者肾阴亏而不用熟地黄、山萸肉，因滋腻酸敛，使肝火愈闭。临床治病，应灵机活泼，才不致胶柱鼓瑟。

6.李某，男，48岁，1997年6月10日初诊。

失眠半年，轻时每晚睡3～4小时，纷纭多梦，重时彻夜难以入寐，近10天来，每夜只能睡1～2小时，心胸烦热，头晕体倦，口干，舌质红，无苔无津，脉细数。

辨证：阴虚火扰，神不守舍。

治法：益阴清火，养心安神。

处方：百合地黄汤加味。

百合30g，生地黄18g，玄参12g，丹参15g，钩藤15g，生龙齿15g。

水煎3次，将3次药和匀，睡前半小时服一半，另一半次日分为2次服。

二诊： 服4剂，夜能入睡4小时，易于惊醒，舌红少津，脉细数。上方去玄参，加合欢皮12g。服10剂，能安然入寐。

按语： 本案为思虑过度，耗伤心阴，阴虚火旺，扰及心神，神不守舍，导致失眠。以百合地黄汤养阴宁心；加玄参养阴清火；丹参清火安神；钩藤清心镇静；生龙齿镇心安神。二诊时，夜能入寐，但易惊醒，原方去玄参之甘润，加合欢皮悦心安神。

十一、胃脘痛（6例）

1.黄某，女，41岁，工人，2010年5月27日就诊。

素有胃脘痛，6天前因饮食过量，次日则胃脘胀痛，服温胃祛寒之品无效，注射止痛药，胀痛减轻，4天后，胃脘胀痛加重，日夜不宁，上脘、中脘处拒按，大便已3天未解，时欲登厕，而大便难出，嗳气吞酸，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厚干，脉沉数有力。

辨证：食滞于胃，化热腑结。

治法：通腑导滞，泄热止痛。

处方：厚朴三物汤加味。

厚朴15g，枳实12g，大黄10g（后下），莱菔子15g，青木香6g，蒲公英15g。

二诊： 服上方1剂，矢气频转，排出羊矢状大便数粒，肛门坠胀而便难出，胃脘痛稍减，服完第3剂药后，大便已通，先硬后稀，胃脘有时胀痛，有灼热感，饮食少进，上脘、中脘二穴仍压痛，口渴，舌质红，苔黄，脉滑数。为腑通滞下，热恋络阻。治宜清热和胃，理气活血。处方：川楝子10g，枳壳12g，青木香3g，厚朴12g，郁金6g，麦芽12g，丹参15g，蒲公英15g，忍冬藤叶30g，甘草3g。

服上方5剂，胃脘痛渐止。

按语： 本患者素罹胃痛，因饮食过多，填塞中宫，不能运化，气机阻滞，则胃脘作痛，进温胃祛寒之药，促使化热，腑气不通，则痛加剧。用《金匮要略》的厚朴三物汤以行气消胀，通腑泄热，加莱菔子消食化滞；青木香清热止痛；蒲公英清热散结。二诊时，腑通滞下，邪热未清，气血未畅。以清热和胃，理气行血之方而获愈。

2.杨某，女，32岁，农民，2006年9月13日就诊。

患胃脘痛4个月，服四逆散、金铃子散、逍遥散、香砂理中汤、黄芪建中汤等方无效，近20日来胃脘胀痛，整日不止，灼热不舒，嗳气频作，有时吐酸水，饮食少，心烦易怒，咽干口苦，大便微稀，解而欠爽，1日2次，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腻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横逆，湿热蕴胃。

治法：平肝降逆，祛湿和胃。

处方：代赭石12g（布包煎），吴茱萸1g，黄连4.5g，沉香4.5g，枳壳12g，川楝子 10g，元胡索 10g，佩兰 10g，茯苓 12g，蒲公英15g，麦芽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胃脘微痛，有时灼热胀满，间有嗳气，纳少，口苦，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数。以原方加半枝莲15g，大腹皮12g。

三诊： 服上方7剂，胃脘间有微痛，灼热减轻，纳食后脘满，偶有嗳气，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上方去半枝莲，加茉莉花3g，扁豆12g。服6剂，病获痊愈。

按语： 本案为肝火横逆，犯胃则痛，加之湿热中阻，气机壅塞。用代赭石平肝降逆；左金丸泻肝火，祛湿热，消胀满；沉香降气止痛；枳壳理气宽中；金铃子散泻肝火而止痛；佩兰、茯苓宣利湿浊；蒲公英清热解毒且能健胃；麦芽健脾和胃，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肝火有下降之势，胃脘仍有灼热胀满。以原方加半枝莲清热散结，大腹皮下气宽胀。三诊时胃脘间有微痛。为肝火将平，湿热留恋，脾胃不健，气欠通调。以原方去半枝莲之苦寒，加茉莉花、扁豆舒肝气、健脾胃、祛湿浊。而胃脘痛止。

3.陈某，男，34岁，2005年7月15日就诊。

胃脘痛已年半，食辛辣食物后加重，近月来胃脘灼痛，有时如刺感，甚时牵引右胁，食后腹胀，口苦，大便稀，1日1～2次，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胃镜检查示：糜烂型胃炎。

辨证：肝郁化火，犯胃作痛，兼有湿浊。

治法：疏肝清火，祛湿和胃。

处方：金铃子散加味。

川楝子 10g，元胡索10g，丹参12g，郁金10g，蒲公英 15g，青木香6g，枳壳12g，黄芩12g，麦芽12g，茯苓12g，半枝莲12g，甘草3g。

服上方8剂，胃脘痛止。20天后，因食辛辣，胃脘灼痛，但不如前甚，胀满纳减，口苦，舌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半枝莲，加佩兰12g，白蒺藜10g。续进10剂，胃痛渐愈。

按语： 本案为肝火犯胃，湿热中阻，胃脘作痛。用川楝子散疏肝泻火，理气活血，且善止痛；加郁金疏肝解郁，又可泻火；丹参活血通络；青木香理气止痛而不温燥；蒲公英、半枝莲清热解毒；黄芩清肝祛湿；茯苓渗利湿热；枳壳理气消胀；麦芽和胃健脾；甘草调和诸药。因不注意饮食，而致胃痛再发，但痛不如前甚，为湿浊仍盛。以原方去半枝莲之苦寒，加佩兰化湿和中，白蒺藜疏肝行滞。肝胃和，湿热除，则胃脘痛止。

4.杨某，男，41岁，工人，2004年10月10日就诊。

胃脘胀痛，牵引两胁已3个月，近半月加重，胀痛难忍，间有刺痛，上脘穴、中脘穴有压痛，嗳气，口苦，小便短黄，大便结，舌质红边略黯，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气犯胃，湿热中阻，气滞血涩。

治法：平肝和胃，清热除湿，行气活血。

处方：川楝子10g，元胡10g，吴茱萸1g，黄连 3g，沉香3g（后下），丹参15g，蒲公英15g，茵陈蒿12g，半枝莲15g，佩兰10g，麦芽10g，青木香6g，郁金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4剂，胃脘痛较前减半，有时胃脘灼热，咯痰，量较多，大便仍结，口苦干，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以原方去茵陈蒿，加大黄6g，枳壳12g，浙贝母10g。嘱病人大便若通，将大黄减去，服7剂已愈。

按语： 患者中焦素蕴湿热，加之情志不舒，肝失条达，气机郁结，横逆犯胃，则胃脘痛。用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之金铃子散泻肝止痛。加左金丸清肝化湿；沉香降气调中；丹参活血通络；蒲公英清热除湿，且可健胃；茵陈蒿、半枝莲清热祛湿；佩兰化湿和胃；麦芽运脾消食；青木香清热止痛；郁金行气开郁、且可活血；甘草和中。二诊时胃脘痛虽减，余热未清，脾胃运滞。加大黄通腑泄热；枳壳理气

宽中；浙贝母清热化痰。药随病变，故奏良效。

5.向某，男，60岁，农民，2006年1月12日就诊。

胃脘痛已2月，服砂仁、木香、良姜、陈皮、桂枝等温燥药10余剂，胃脘剧痛，且有灼热，嗳气频作，有时吐酸水，纳少，口苦，小便黄，大便稀，1日2～3次。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横逆，犯胃作痛，兼有湿浊。

治法：平肝降逆，清火和胃，化浊祛湿。

处方：增减旋覆代赭汤加减。

代赭石12g（布包煎），旋覆花8g（布包煎），黄连4.5g，吴茱萸1.5g，香附10g，青皮 6g，枳壳 12g，沉香3g，元胡索 10g，丹参12g，生牡蛎15g，半枝莲 15g，蒲公英 15g，枇杷叶 12g，竹茹15g，忍冬藤 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胃脘胀痛1日发7～8次，每次10～20分钟，有时胃脘辣刺感，偶有嗳气，纳差，口苦，大便稀，1日2次，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青皮、生牡蛎，加佛手6g，麦芽12g。

三诊： 服上方7剂、胃痛消失、嗳气平、食后脘满，口微苦，大便如常，舌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略数，为肝火下趋，湿热未清。治宜疏肝清火，化湿和中。拟方：川楝子10g，黄芩10g，佩兰10g，茯苓10g，枳壳12g，北沙参12g，扁豆 12g，白蒺藜12g，麦芽 12g，蒲公英15g，鸡内金6g，甘草3g。服6剂，诸症已去。

按语： 本案为肝火偏盛，横逆犯胃，兼有湿浊而致胃脘痛，投以温胃之品，俾肝火更盛。用 《通俗伤寒论》之增减旋覆代赭汤去半夏之温燥，将陈皮改为青皮，以疏肝理气；枳壳理气宽中；元胡索行气活血而止痛；生牡蛎平肝降逆，清火制酸；半枝莲、蒲公英清热散结；丹参活血止痛；竹茹清热化湿，和胃降逆；忍冬藤清热通络。二诊时肝火有下趋之势，痛已显减，以原方去青皮、生牡蛎，加佛手疏肝和胃，且化湿浊；麦芽健脾和胃。三诊时胃痛已止，肝胃欠和，湿浊未尽。以疏肝清火，祛湿和胃而痊愈。

6.张某，男，59岁，1998年8月14日初诊。

患胃脘痛1年半，初起服香砂养胃丸、木香顺气丸，痛可缓解，每月发1～2次，1个月前，服香砂理中汤加高良姜、厚朴，服6剂后，觉胃

脘灼热痛，上脘穴压痛明显，烦渴饮冷，大便干燥，小便黄，舌质红干，边略黯，脉细数。

辨证：温胃太过，耗伤阴液，久痛络瘀。

治法：清火养阴，和胃止痛。

处方：百合地黄汤加味。

百合30g，生地黄 15g，石斛 15g，丹参 15g，川楝子 6g，青木香 6g，丝瓜络12g，麦芽12g。

二诊： 服上方10剂后，胃脘稍感热痛，脘满纳少，口渴，舌红少津，脉小而数。原方去川楝子、丝瓜络，加沙参、天花粉各12g。续进6剂，痛止能食。

按语： 患者喜食生辣，加之嗜酒，日久化火，灼胃作痛，又屡进辛温香燥之药，化燥伤阴，痛久胃络瘀凝。用百合地黄汤清火润燥，益胃生津；加石斛清养胃阴；川楝子泻火止痛；青木香清热理气，通络止痛；麦芽健脾和胃；丹参清热活血；丝瓜络活血通络。二诊时，胃脘仅有微痛，阴液未复。原方去川楝子、丝瓜络，加沙参、天花粉养胃生津，又无壅滞之弊。

十二、嘈杂（**1**例）

刘某，男，42岁，干部，2010年2月2日就诊。

自客岁7月中旬开始胃脘有嘈杂感，时作时止，服温中祛寒、清热和胃、补脾和中之品无效，近月来，胃中似饥非饥，似辣非辣，似痛非痛，嗳气连声，有时胃脘热痛，有时右侧头痛，口苦，小便黄，大便稀，1日2次，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横逆，犯及胃腑，湿热中阻。

治法：平肝降逆，清热祛湿，和中健胃。

处方：代赭石12g（布包煎），香附6g，黄连4.5g，吴茱萸1g，郁金10g，金铃子 10g，元胡索 10g，钩藤 12g，杭菊花 10g，佩兰10g，茯苓10g，枳壳12g，丹参15g，蒲公英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0剂后，胃脘嘈杂明显减轻，2天前，感受风寒，加食腊肉过多，次日早上，恶寒，鼻塞，流清涕，脘腹胀满，气走肠鸣，大便稀黄夹有不消食物，至中午已泻5次，嘈杂吞酸，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脉浮弦滑数。为风寒夹食，肝胃不和。治宜疏风散寒，化滞和中，佐以疏肝清热。处方：荆芥 10g，紫苏叶 6g，焦三仙各10g，枳壳12g，大腹皮10g，扁豆12g，白蒺藜10g，佛手6g，黄芩10g，薏苡仁12g，甘草3g。

三诊： 服上方2剂，表邪已解，大便稍稀，色黄，1日1次，胃脘嘈杂，似饥非饥，胸膈懊恼，不可名状，嗳气时作，头晕胀痛，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根厚，脉弦滑数。为表邪已解，肝胃不和，湿热复聚。治宜平肝清火，降逆和胃，理气祛湿。处方：代赭石12g（布包煎），川楝子10g，白蒺藜10g，白菊花10g，黄芩10g，佩兰 10g，薏苡仁15g，沉香3g（后下），扁豆10g，大腹皮10g，蒲公英15g，麦芽10g，甘草5g。

四诊： 服上方6剂，嘈杂日发10余次，1次10～20分钟，脘腹有辣热感，头微晕胀，有时心悸，夜寐差，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数。为肝火仍未降，湿热留滞，心神不宁。治宜清肝降火，化浊利湿，佐以安神宁心。处方：生珍珠母20g（布包煎），钩藤12g，佩兰10g，茯苓12g，郁金6g，枳壳12g，佛手6g，沙参12g，黄芩10g，酸枣仁12g，合欢皮12g，麦芽12g，淡竹叶6g，甘草3g。

五诊： 服上方8剂，嘈杂日发3～4次，每次5～10分钟，夜寐已安，偶有心悸，头部有时晕胀，左肋有时热胀，纳差，口微苦，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弦略数。为肝火未清，脾胃已虚。治宜清肝解郁，和胃宁心。处方：钩藤6g（捣烂），丹参6g，沙参6g，杭菊花6g，天麻4.5g，佩兰5g，麦芽6g，茉莉花6朵，甘草2g。开水浸泡，当茶饮之。

服上方1个月，诸症渐愈。

按语： 本案为工作繁忙，情志不遂，肝失条达，气郁化火，横逆犯胃，加之湿热内蕴，胃失通调，遂致嘈杂。方中代赭石平肝火，降胃气；香附、郁金疏肝，行气活血；黄连、吴茱萸泻肝火，祛湿热；金铃子散 （川楝子、元胡索）疏肝清火，活血止痛；钩藤、杭菊花清肝火，利头目；佩兰化湿浊，醒脾胃；茯苓补脾渗湿；枳壳行气散满；丹参活血通络；蒲公英清热祛湿而和胃；甘草缓和药性。二诊时，胃脘嘈杂减轻大半，因感风寒而夹食滞，而致表里同病，以疏风散寒为主，佐以疏肝和胃。三诊时，表邪得以宣散，肝胃不和，湿热复聚。治以清降肝火，祛湿和胃。四诊时，肝火虽减，湿热内蕴，心神欠

安。治宜清肝宁心，化湿和胃。五诊时，为肝火势减，湿热未清，心神欠宁。以凉肝息风，除湿和中为主，略参补益宁心之品。开水浸泡，当茶饮之，调理善后。

十三、胀满（5例）

1.胡某，女，50岁，干部，2005年9月23日就诊。

5天前饮食不节，脘部微满，加之感受风寒后，胀满加重，恶寒，鼻塞流涕，轻咳，口微干，大便稀黄不爽，1日2～3次，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腻厚，脉浮滑数。

辨证：食湿中阻，复感风寒，蕴而化热。

治法：化滞清热，解表散寒。

处方：三加减正气散加味。

藿香10g，茯苓10g，厚朴12g，陈皮10g，杏仁10g，佩兰10g，焦三仙各10g，黄芩12g，苏叶10g，荆芥6g，甘草3g。

3剂病愈。

按语： 本案为素体湿热较盛，食滞于中，风寒外闭，表邪郁遏，食湿阻滞而成胀满。用《温病条辨》的三加减正气散去滑石之质重下行，茯苓皮改为茯苓健脾渗湿，加苏叶、荆芥疏风散寒；焦三仙化食滞，消胀满；佩兰化湿浊；黄芩祛湿热；甘草协调诸药。食滞化，湿热除，表寒散，则胀满消散。

2.谢某，男，78岁，退休工人，2006年1月10日就诊。

胃脘胀满已2个月，初起服维U颠茄铝（斯达舒）、木香顺气丸，症状减轻，渐至无效。脘满而有热感，脘腹膨大，饮食减少，口渴不欲饮，大便稀，1日2次，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腻厚，脉滑数。

辨证：湿热内蕴，脾胃受困。

治法：清热祛湿，行气散满。

处方：黄连6g，吴茱萸1.5g，佩兰12g，茯苓12g，大腹皮12g，沉香

4.5g，枳壳15g，力曲10g，麦芽12g，郁金6g，蒲公英15g，甘草3g。

二诊：服上方6剂，脘腹稍感胀满，进食略增，大便微稀，1日1次，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将原方黄连减至3g，吴茱萸减至1g，去郁金，加扁豆12g。续进5剂，胀满已去。

按语：本案为湿热之邪，蕴阻中焦，脾胃不健，气机窒塞而胀满。方中左金丸辛开苦降，清化湿热，且散胀满；佩兰醒脾化湿；茯苓益脾利湿；大腹皮、沉香、枳壳理气滞，消胀满；麦芽、力曲健运脾胃，化滞消胀；郁金开郁泄热；蒲公英清热健脾；甘草调和药性。二诊时湿热已减，脾胃不健。以原方减轻黄连、吴茱萸之量，去郁金之破气行血，加扁豆补脾健胃，且能祛湿，湿除热清而胀满消失。

3.向某，女，59岁，工人，2005年8月13日就诊。

脘腹胀满已2个月，服温中祛寒、理气散满、清热祛湿、补脾健胃之剂无效。近10天脘腹胀满更甚，上脘处见隆起，按之微硬，心烦性躁，纳少，口苦，大便微稀，1日2次，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湿浊，壅滞中焦。

治法：疏肝清火，化浊利湿。

处方：川楝子10g，钩藤12g，白菊花 6g，白蒺藜 12g，佩兰 10g，茯苓15g，焦三仙各12g，枳壳12g，甘草3g。

服上方10剂，脘腹胀满消失。

按语：本案为湿热素盛，加之近半年恼郁伤肝，肝郁化火，乘克脾胃，湿热内蕴，气机壅滞，而致脘腹胀满。方中川楝子疏肝理气，且利湿热；钩藤、白菊花清泄肝火；白蒺藜疏肝宣郁；佩兰醒脾化湿；茯苓渗利湿热；焦三仙和胃宽胀；枳壳理气散满；甘草缓和诸药。俾郁散火清，湿除气调，则胀满除。

4.吴某，女，37岁，工人，2006年6月10日就诊。

脘腹胀满已3个月，服香砂平胃散、香砂六君子汤、木香顺气丸，症状略减。近20天脘腹胀满益甚，且膨隆，按皮肤有绷紧感，嗳气吞酸。有时脘腹闷热，纳食少，口苦，小便色黄，舌质红，苔黄腻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气横逆，湿热中阻。

治法：平肝降逆，清热除湿，和中消胀。

处方：增减旋覆代赭汤加减。

旋覆花6g（布包煎），代赭石12g（布包煎），吴茱萸2g，黄连5g，沉香3g，香附10g，佛手10g，茯苓12g，大腹皮12g，蒲公英15g，郁金10g，鸡内金6g，自入鲜竹茹15g。

二诊： 服上方7剂，脘腹稍感胀满，纳谷略增，口微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为肝火渐趋下降，湿热势减。治宜泻肝清火，祛湿宽中。拟方：川楝子 10g，白蒺藜 12g，黄芩 10g，佩兰10g，枳壳12g，茯苓10g，焦三仙各 10g，大腹皮 10g，厚朴10g，蒲公英 15g，甘草3g。服6剂，病获痊愈。

按语： 本案为素蕴湿热，复因肝气横逆，犯及脾胃，阻滞中焦，而致胀满。用 《通俗伤寒论》之增减旋覆代赭汤去半夏、陈皮之温燥，加佛手疏肝醒脾；茯苓渗利湿热；大腹皮理气宽中；蒲公英清热除湿；鸡内金运脾消积；郁金宣郁开结；鲜竹茹清胃热，止嗳气。二诊时脘腹胀满明显减轻，纳谷略增，为逆气已平，湿热未尽。以疏肝和胃，清热除湿而收功。

5.刘某，女，87岁，退休工人，2003年10月23日就诊。

双肾多发性结石患者，半月前，因感寒伤食，初起腰痛，痛引小腹，小便短黄灼热，畏寒发热，大便秘结，经中西医治疗后，腰痛止，寒热除，但脘腹胀满，纳食极少 （日食半两米稀粥），时欲登厕，而大便难出，小便黄热，体倦神疲，口干，舌质淡红，苔黄滑厚，脉小滑数。

辨证：湿热内蕴，脾胃受阻，正气已虚。

治法：清热祛湿，和中健胃，行气消胀。

处方：黄芩12g，佩兰12g，茯苓 12g，枳壳 12g，北沙参12g，扁豆12g，忍冬藤20g，焦三仙各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脘腹略觉胀满，饮食增加 （日食3～4两米饭），大便畅通，体倦神疲，面色萎黄，唇干，口渴，小便黄，舌质淡红，苔黄前干后滑，脉细滑数。以原方去神曲、枳壳、北沙参，加太子参12g，鸡内金6g，芦根15g，补气清热，运脾开胃。再进6剂已愈。

按语： 本案为湿热内蕴，脾不健运，胃失和降，气机壅滞而生胀满，邪盛而正气已虚。方中黄芩、佩兰清热化湿；茯苓渗利湿热；枳壳理气滞，消胀满；北沙参、扁豆补脾益肾；忍冬藤祛湿热，消胀满，《滇南本草》说“能宽中下气”；山楂化食消积；神曲化滞和胃，宣畅气机；麦芽健脾胃，消积滞；甘草和中养胃。二诊时为脾胃乃虚，湿热未尽，阴液已亏。以原方去神曲之温燥；枳壳之破滞；北沙参补气之力不够。加太子参补脾生津而不滋腻；鸡内金健脾消食；芦根清胃生津。

十四、呃逆（**2**例）

1.唐某，女，32岁，经商，2011年7月10日就诊。

近年胸怀不畅，性情急躁，2个月前脘腹胀满，服温胃健脾之品，胀满更甚，渐发呃声，服丁香柿蒂汤，旋覆代赭汤加沉香、柿蒂，病日加重，呃声洪亮，近20天，整日不止，脘腹胀满突起，时而吐酸水，纳少，心烦易怒，早上口苦，小便深黄，舌红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火横逆，犯胃冲膈。

治法：平肝降逆，和胃止呃。

处方：代赭石15g，旋覆花6g（二药布包，同煎），川楝子10g，郁金10g，白蒺藜10g，黄连4.5g，吴茱萸1g，钩藤12g，枳壳12g，茯苓12g，麦芽12g，枇杷叶12g，甘草3g，自入鲜竹茹15g。

每剂药煎3次，混合于大碗中，每次服20～30ml，日服1剂。

二诊：服上方8剂，呃声间作，日发10余次，每次20～30声，不如前洪亮，吐酸已止，食后脘腹微满，有时心烦，口微苦，双侧太阳穴有时发胀，口苦，体倦神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脉弦数。诊为肝火有下趋之势，其体已亏。以原方去白蒺藜、枳壳，加沉香4.5g（后下），太子参12g。

三诊： 服上方6剂，呃声频作，声洪难止，心胸烦热，脘腹胀满，双侧太阳穴热胀，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为肝火复逆，冲膈作呃。治宜清肝降逆，和胃平呃。处方：代赭石12g（布包煎），生牡蛎15g，青皮4.5g，钩藤12g，白蒺藜12g，柿蒂10g，鲜竹茹20g，枇杷叶12g，白菊花10g，枳壳12g，麦芽12g，蒲公英15g，甘草3g。

服上方8剂，呃逆渐止。

按语： 本案忧思恼怒伤肝，日久化火，横逆犯胃冲膈，而致呃逆。方中代赭石降肝火之横逆；旋覆花降胃气上冲；川楝子泻肝火，行气滞；郁金宣泄肝火；白蒺藜平肝散郁；黄连、吴茱萸辛开苦降，散肝郁，泻肝火；钩藤平肝泻火；枳壳行气散满；茯苓健脾和胃，引肝火下行；麦芽疏肝健胃；枇杷叶、竹茹清火平呃；甘草和胃气，缓肝急。二诊时作呃时间减少，呃声亦小。诊为肝火势减，其体已虚。以原方去白蒺藜、枳壳，加沉香之温降，太子参之补气。三诊时呃声频作，声洪难止，乃沉香之温，太子参之补，促使肝火复逆，冲膈作呃。以平肝降火为主，佐以和胃，俾其火降胃和，气不冲膈，而呃声平。

2.周某，男，55岁，工人，2004年4月23日就诊。

呃逆已半年，加重3个月，呃逆连声，脘部胀满，大便稀，1日2次，纳差，舌红，苔黄滑厚，脉滑略数。

辨证：湿热上蒸，扰动膈气。

治法：清热降逆，祛湿和胃。

处方：法半夏 9g，黄连3g，佩兰 9g，陈皮9g，六一散9g（布包煎），柿蒂9g，槟榔9g，大腹皮9g，沉香6g，枇杷叶15g。

二诊： 服上方6剂，呃声略减，不如前频发，大便稀，1日1次，腹胀肠鸣，心烦，失眠，舌质红，苔黄滑，脉小滑数。原方加丹参15g，淡竹叶10g。

三诊： 服上方7剂，呃声日发10余次，每次10余声则止，脘腹仍胀，有时作痛，欲食乏味，舌红，苔黄滑，脉滑数。为湿热未除，气机欠降。治宜祛湿热，降逆气，健脾胃。拟方：黄连4.5g，佩兰10g，柿蒂6g，枳壳12g，甘松4.5g，茯苓12g，麦芽10g，甘草2g。服6剂，呃止病愈。

按语： 本案为湿热中阻，壅遏胃气，逆上冲膈而致呃逆。方中法半夏燥湿降逆；黄连泻火燥湿；佩兰化湿和胃；陈皮祛湿行气；六一散清利湿热；柿蒂降逆平呃；槟榔下气降逆；大腹皮理气宽胀；沉香调中降逆；佩兰化湿和中；枇杷叶清降胃气。二诊逆气略降，以原方加丹参清火宁心，淡竹叶清心除烦，且降呃逆。三诊时呃声间作，为湿热未清。以清热祛湿，降逆平呃而获愈。

十五、泄泻（7例）

1.王某，男，51岁，经商，2006年6月25日就诊。

前天过食生冷瓜果，至夜气候转凉，感受外邪，次早大便稀黄多水，1日泻8次，脘腹微痛，恶寒，头痛身重，无汗。服泻痢停、藿香正气水，症状未减，纳少，口渴不欲饮，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厚，脉浮滑数。

辨证：内伤生冷，外感暑湿。

治法：祛暑解表，清热祛湿，和中止泻。

处方：香薷散加味。

香薷5g，厚朴10g，扁豆10g，佩兰 10g，焦三仙各10g，薏苡仁15g，黄芩10g，青木香6g，茯苓10g，葛根12g，甘草3g。

服上方1剂，泄泻减至1日4次，脘腹间有微痛，表证随之减轻，续进2剂，诸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内伤生冷，外感暑湿，湿热阻滞，传化失司，卫阳被遏，而致泄泻伴有表证。用香薷散加佩兰化湿醒脾；焦三仙化积滞，健脾胃；茯苓、薏苡仁健脾渗湿；黄芩清热除湿；青木香清热止痛；葛根解肌散邪，升清止泻；甘草和胃以调诸药。表解滞化，则诸症愈。

2.罗某，女，68岁，2003年6月29日就诊。

身寒，仲夏仍着厚衣已1个月，近5天大便1日2～3次，稀黄如水样，大便前小腹胀痛，便后痛止。嗳气，呕吐，反酸，胸脘满闷，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

辨证：感受暑湿，卫阳被遏，内扰肠胃。

治法：祛暑达邪，和中健胃。

处方：清凉涤暑法加减。

连翘12g，茯苓10g，六一散 10g（布包煎），青蒿6g，通草 3g，扁

豆12g，佩兰12g，香薷5g，焦三仙各10g，枳壳12g。

二诊： 服上方3剂，畏寒显减，大便正常，腹痛、呕吐止，稍感胸脘满闷，体倦神疲，舌质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以上方去香薷，加太子参12g、鲜丝瓜叶4片。服4剂病愈。

按语： 本案为初夏感受暑湿 （湿浊为重），卫阳被遏，未加宣化，传里扰乱肠胃，而致腹泻呕吐。用 《时病论》清凉涤暑法，将滑石、甘草改为六一散以清利暑湿，加香薷解表祛暑，宣通郁阳；佩兰化湿祛暑，和中健胃；焦三仙化滞和中，运脾健胃；枳壳理气宽胸。暑湿祛则病愈。

3.付某，女，35岁，工人，1994年6月3日就诊。

患者于当年1月10日起发生腹泻，大便稀黄如水状，1日5～6次，持续1周余，经中西医治疗，症状缓解。此后，饮食不节或不洁则泄泻发作。屡投补脾温中、健脾止泻药，仍不时作泻。5天前，因食生冷瓜果，大便稀黄量多，1日7～8次，腹胀肠鸣，腹部畏冷，口渴不欲饮，纳少，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腻厚，脉滑数。

辨证：湿热内蕴，传化失常。

治法：清热利湿，化滞和中。

处方：小分清饮加味。

茯苓15g，猪苓10g，泽泻10g，薏苡仁15g，厚朴12g，枳壳12g，黄芩12g，佩兰10g，焦三仙各10g。

二诊： 服上方5剂，腹部畏冷消失，大便1日泻3次，稀黄带水，脘腹胀减轻，有时气走肠鸣，纳谷仍少，体倦神疲，面色淡黄，小便黄，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为湿热留滞，脾胃已虚。以原方去枳壳，加党参 10g，扁豆 12g。

三诊： 服上方5剂，大便1日2次，色黄略稀，食后腹部微满，饮食增加，面色欠华，体倦神疲，舌色淡红，苔黄滑，脉小滑略数。为脾胃仍虚，湿热未去。治宜补脾健胃，清热祛湿。处方：党参 12g，扁豆12g，茯苓12g，薏苡仁15g，佩兰 10g，黄芩 10g，陈皮 6g，麦芽12g，大豆卷 12g，茉莉花6朵，甘草3g。服上方5剂，大便如常，体力恢复。

按语： 本案为湿热留滞，加之饮食所伤，脾运失健，肠失传化而致升

降失调，清浊不分，水湿偏渗大肠，而致泄泻。患者腹部畏冷，为湿浊之邪郁阻，阳气不得敷布所致，并非阳虚。选用张景岳“新方八阵”的小分清饮。方中茯苓、薏苡仁补脾健胃，渗利湿浊；泽泻、猪苓甘淡渗利，导湿热下行；厚朴行气散满；枳壳理气行滞。气机通畅，则脾运湿化。加黄芩苦能燥湿，寒能泄热，善治湿热泄泻；佩兰微辛芳香化湿浊，则脾醒健运；焦三仙健运脾胃，消化积滞。二诊时，湿热已减，脾胃已虚，以原方去枳壳之破气，加党参补脾益气，扁豆健脾胃，祛湿浊。三诊时，乃湿热留恋，脾胃不健，以补脾健胃为主，佐以祛湿清热。湿化热清，脾健胃开则泻止。

4.陆某，男，49岁，农民，2005年5月18日就诊。

大便稀黄，1日解2～3次，已历2年。近2个月来，1日泻4～6余次，大便黄稠，解前腹痛，肛门灼热，脘满纳少，口渴不多饮，小便黄，舌质红边略黯，苔黄滑厚，脉滑数。乙状结肠镜示慢性结肠炎。

辨证：湿热蕴肠，传导失常，病久络瘀。

治法：清热祛湿，和中健脾，活血解毒。

处方：黄连4.5g，吴茱萸1.5g，佩兰10g，枳壳12g，力曲10g，青木香6g，丹参15g，蒲公英10g，败酱草15g，元胡索10g，麦芽10g，薏苡仁15g，甘草3g，自入鲜忍冬藤30g。

二诊： 服上方10剂，大便1日3次，稀黄带有少许黏液，解而不爽，腹部微痛，脘满纳少，体倦乏力，舌质红，苔黄滑，脉小滑数。为湿热未尽，脾胃不健，气滞络瘀。治宜清热祛湿，健脾和胃，理气活血。处方：佩兰10g，扁豆 12g，薏苡仁 15g，黄芩 12g，枳壳 12g，香附 6g，北沙参12g，当归12g，丹参 12g，蒲公英 15g，败酱草 15g，力曲 10g，甘草 3g。服12剂，腹泻止，纳食正常。

按语： 本案为湿热蕴肠，传导失常，日久气滞血凝。初用清热祛湿，理气和中，活血解毒之剂，症状明显好转。二诊时湿热留滞，气滞络瘀，脾胃已虚。以清热祛湿，健脾和中，行血解毒而愈。

5.杨某，女，33岁，农民，1989年7月28日就诊。

素体湿盛，易生脘满腹泻，半月前，因外出劳动，恣饮冷水，加之晚间食油腻过多，次日上午突然大便稀黄如水样，伴有不消化之物，气臭难闻，1日10余次，在当地服草药，大便次数虽减少，但每日仍泻5～6次，泻而不爽，脘腹胀痛，小腹按之痛甚，饮食少进，口渴，但

饮水不多，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而厚，脉滑数。

辨证：湿热内蕴 （湿重于热），食滞伤脾，传化失司。

治法：祛湿化滞，清热和中。

处方：平胃散与六一散加味。

苍术10g，陈皮10g，厚朴12g，六一散 12g（布包煎），佩兰 10g，薏苡仁15g，黄芩 10g，神曲 10g，山楂 12g，丹参 12g，自入鲜忍冬藤30g，鲜车前草15g，鲜丝瓜叶2片，鲜荷叶1片。

二诊： 服上方4剂，大便1日解3次，色黄略稀，腹痛日发7～8次，每次5～10分钟，脘腹满闷，纳少，肢软乏力，面色欠华，口干，小便淡黄，舌质淡红，胖而有齿痕，苔黄滑，脉小滑数。为湿热虽减，脾胃虚弱。治宜祛湿清热，和中健脾。用小和中饮加味：陈皮 10g，茯苓 12g，山楂12g，麦芽10g，厚朴10g，扁豆10g，北沙参12g，黄芩10g，佩兰10g，薏苡仁15g，芦根15g，甘草3g。

服上方5剂，泄泻止，腹痛消失，纳谷如常。

按语： 本案素体湿盛，加之外受暑热，饮冷伤食，脾胃受伤而致运化失司，传导失职，水液下趋大肠，而致泄泻。舌质红，苔黄滑厚，为湿重于热。用平胃散燥湿运脾，理气和中；六一散清热利湿，又可涤暑；佩兰化湿醒脾；薏苡仁健脾胃，利湿热；黄芩清热燥湿；神曲、山楂消食化滞；丹参活血止痛 （小腹有压痛，为血行不畅）；四味鲜药，既清热祛湿，又可涤暑。二诊时，泄泻次数显减，为湿热未减，脾胃已虚，治宜祛湿清热，补脾健胃。用张景岳小和中饮去生姜之温，加北沙参补脾胃，且可清热；黄芩祛湿热；佩兰化湿浊；麦芽运脾健胃；薏苡仁补脾，渗利湿热；芦根清热养胃。

6.金某，男，1岁，2005年8月20日就诊。

自出生后，脾胃健运，饮食比同龄婴儿多2倍，体健身胖，7天前因喂肉与饭过多，次日发生泄泻，稀黄腐臭，1日10余次，经西医治疗，泻未减，纳少，口渴，舌质红，苔黄腻厚，脉滑数。

辨证：食滞伤脾，日久化热。

治法：化滞消积，清热祛湿。

处方：焦三仙各6g，佩兰3g，黄芩3g，扁豆5g，葛根3g，茯苓

4.5g，鸡内金3g，甘草3g。

服3剂，泄泻止。

按语： 本案脾胃虽健，但进食过多，积滞于中，使运化失常，传导失司，发生泄泻，加之积而化热。方用焦三仙消食化滞，健脾和中；佩兰化湿醒脾；黄芩清热除湿；扁豆、茯苓健脾祛湿；葛根升清止泻；鸡内金运脾消食；甘草和脾胃，缓诸药。食滞化，湿热除则泻止。

7.龙某，男，1岁半，2005年10月15日就诊。

半年前因喂肥甘太过，发生腹泻，大便稀黄多水，1日5～6次，经中西医治疗，症状减轻，1日大便2～3次，稀黄带有不消化之食物，近半月大便1日4～5次，稀黄量多，腹部胀，按之软，纳少，口渴，面色淡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小滑数。

辨证：饮食伤脾，湿热蕴中。

治法：健脾化滞，清热祛湿。

处方：北沙参4.5g，扁豆4.5g，黄芩3g，焦三仙各6g，佩兰3g，茯苓4.5g，鸡内金3g，甘草2g。

服3剂，大便日泻2次，微稀带黄，以原方续服3剂，则泄泻止。

按语： 小儿伤食作泻，医者多以补脾为主，略加消导，往往积滞不化，酿生湿热，食滞与湿热相郁结，病久不愈。方用焦三仙、鸡内金消食化滞，运脾健胃；北沙参、扁豆补脾益气；佩兰、黄芩宣化湿热；茯苓补脾渗湿；甘草益脾胃，和诸药。食滞化，湿热除，脾胃健，则泄泻愈。

十六、腹痛（3例）

1.陈某，男，29岁，农民，2003年6月20日就诊。

患腹痛已4个月，服温中祛寒、和中化滞之品无效。近10天来，整日腹部胀痛，两侧天枢穴有压痛，口苦，纳差，大便稀，1日2～3次，舌质红边略黯，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木乘脾，气滞作痛，络瘀化热。

治法：疏肝开郁，和中止痛，活血通络。

处方：金铃子散加味。

川楝子10g，元胡索 10g，柴胡 10g，香附 10g，合欢皮花 6g，麦芽12g，黄芩10g，丹参12g，丝瓜络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腹痛渐减，日发10余次，每次10～20分钟，纳少（日食3～4两米），体瘦神疲，面色无华，口微苦，大便稍稀，1日2次，舌质淡红，苔黄，脉小弦略数。将原方香附减为6g，加北沙参12g，扁豆12g，补脾健胃。服上方5剂，腹痛则止。

按语： 本案为肝郁气滞，木郁侮土，而致腹痛，日久不已，气滞血凝，郁而化火。用川楝子散泻肝理气，清火止痛；柴胡疏肝达郁；香附理气解郁；合欢皮花解郁悦脾，黄芩清泄肝火；麦芽运脾健胃；丹参、丝瓜络活血通络，祛瘀止痛。二诊时，肝郁欠舒，脾运不健。方中香附剂量减小，防其香燥。加北沙参、扁豆补脾健胃而不滞。

2.吴某，男，40岁，医务工作者，2009年6月22日就诊。

患者于2009年2月下旬起，出现腹部胀痛，服中西药，其痛减轻，近月有时腹部刺痛，痛甚时腹部有闷热感，脐中及下脘穴、双侧天枢穴压痛，口苦，纳食减少，大便稍稀，1日2次，小便色黄，舌质红边带黯，苔黄腻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脾不和，湿热内蕴，气滞血凝。

治法：泻肝和中，祛湿清热，活血止痛。

处方：金铃子散加味。

川楝子 10g，元胡索10g，白蒺藜10g，茵陈蒿 12g，佩兰10g，厚朴12g，青木香4.5g，大腹皮12g，丹参15g，蒲公英15g，丝瓜络10g，麦芽12g，甘草3g。

服上方3剂，腹痛减轻，续进3剂，腹痛止，且不复发。

按语： 本案为湿热久蕴肠中，加之肝气郁结，湿热与肝气搏结，而致腹痛，时久不愈，气滞血凝，因而脐部有压痛。金铃子散疏肝泻火，行气活血；加白蒺藜疏肝散郁；茵陈蒿清肝火，利湿热；佩兰化湿浊；厚朴行气滞；青木香辛苦而寒，清热行气而止痛；大腹皮下气宽胀；丹参活血止痛；蒲公英清热散结，祛湿和胃；麦芽和中健胃；丝

瓜络清热，行血通络；甘草和中，协调诸药。使肝脾和，湿热除，气顺血行，而腹痛速止。

3.王某，女，42岁，2006年6月8日就诊。

小腹两侧胀痛已半年，近2个月加重，经期更甚，全身肿，以膝以下明显，按之凹陷，腹胀纳差，口苦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郁气滞，湿热壅阻。

治法：疏肝宣郁，清热除湿，和中健胃。

处方：香附12g，青皮10g，郁金 10g，川楝子10g，佛手10g，茯苓12g，泽泻12g，麦芽12g，沉香3g，蒲公英15g，鲜车前草2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小腹痛显著减轻，1日痛7～8次，每次10～20分钟，上身肿消，双足微肿，纳仍差，脘腹稍胀，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沉香、车前草，加当归12g，扁豆12g，续进6剂，诸症已除。

按语： 本案为肝气久郁，小腹气机不畅则痛，脾受木乘，湿热内蕴，水液渗于皮肤则肿。方中香附、青皮、郁金疏肝散郁，行气止痛；川楝子疏肝清火；佛手疏肝醒脾；茯苓、车前草、泽泻渗利湿热而消肿；麦芽健脾和胃；沉香行气畅中；蒲公英清热解毒；甘草和脾胃，缓诸药。二诊时，痛减肿轻，以原方去沉香、车前草，加当归养营血，扁豆健脾胃，故获良效。

十七、便秘（2例）

1.向某，女，58岁，工人，2005年2月20日就诊。

3年来因常患病，情怀不畅，近3个月大便闭结，3～4天1次，坚硬如羊粪状，屡投攻下药则通，隔3～5天大便又结，改服补肾养阴药，大便更结，5～6天不大便，胸胁闷热，心烦多怒，纳差，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郁化火，灼肠便秘。

治法：清肝达郁，通腑泄热。

处方：宣郁通肠汤加减。

柴胡9g，川楝子 6g，青皮 9g，大黄 6g（后下），郁金 9g，枳壳 12g，自入鲜橘叶5片，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大便已通10天，未来复诊，大便复秘结，腹胀纳少，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小弦数。用原方加当归、麦芽各12g，续服3剂，大便通畅。

按语： 本案为郁怒伤肝，气郁化火，下灼大肠，传导不利，而致大便秘结。用自拟宣郁通肠汤去芦荟、厚朴，加郁金、橘叶宣泄肝经郁火；枳壳行气宽中；甘草缓和药性。服药便通，10天后大便复秘，为热邪复聚肠中，因久病之人，不宜苦泄太过，以原方加当归补血润肠；麦芽和中健胃。

2.周某，男，57岁，2003年11月7日就诊。

大便秘结3年，2～3天1次，坚硬难出，解后肛门坠胀，此次大便4天未解，腹胀作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火灼肠，肠失传导。

治证：清肝泻火，宽肠通腑。

处方：泻肝通腑汤加味。

大黄6g（后下），郁金10g，钩藤12g，川楝子10g，枳实15g，决明子12g，芦荟4.5g，谷芽9g，夏枯草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大便已通，先硬后稀，连泻3次。嘱患者大便不通时，服此方1～2剂，共服药10剂，大便则不秘结。

按语： 本案为情志不调，郁怒伤肝，气郁化火，下灼大肠，传导失常，而发生便秘。用自拟泻肝通腑汤加夏枯草，辛可宣郁，苦能泻火，为宣泻肝火之妙品，甘草清火养胃，缓和诸药，以免攻泻太过。

十八、头痛（5例）

1.向某，男，52岁，工人，2006年4月8日就诊。

左侧头痛1年半，屡经中西医治疗，痛虽止，但易复发，7天前左侧头部胀痛，有时觉筋脉发胀，头晕而重，咯白稠痰，量多，口苦，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夹痰，上壅于头。

治法：清肝息风，通络化痰。

处方：钩藤15g，白菊花10g，僵蚕10g，黄芩10g，夏枯草10g，茵陈蒿12g，茯苓12g，法半夏 6g，全瓜蒌 12g，丹参 15g，丝瓜络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左侧头部偶有胀痛，有时头晕目眩，咯痰减少，口稍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黄芩，加天麻10g。服6剂，头痛止，眩晕平。

按语： 本案为肝胆风火，夹有痰浊，上壅左侧头部作痛，且有晕重，咯痰多为特征。方中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僵蚕息风止痛；黄芩、夏枯草清泄肝胆之火；茵陈蒿、茯苓清利湿热；法半夏、全瓜蒌清涤痰热；丹参活血止痛；丝瓜络清热通络；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风火势衰，痛已大减，以原方去黄芩之苦寒，加天麻10g，息风而定眩晕。

2.王某，男，77岁，退休工人，2006年8月9日就诊。

后头痛已2个月，初服羌活、防风、藁本、荆芥等疏散之品无效，续予熟地黄、枸杞子、山茱萸、细辛等补肾温阳之药，头痛更甚，后头部胀痛，上引头顶，牵连左侧头部（率谷穴压痛），有重着感，胸闷心慌，口苦，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夹湿，上壅后头，日久络瘀。

治法：平肝息风，化浊利湿，活血祛瘀。

处方：钩藤15g，夏枯草15g，郁金10g，生牡蛎18g，天麻10g，白菊花10g，佩兰10g，茯苓12g，黄芩10g，丹参15g，丝瓜络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后头处有时胀痛，10余分钟则痛止，已不牵引头顶及左侧头部，近2天双膝酸胀微痛，舌质红边略黯，苔黄滑，脉弦

滑略数。以原方去生牡蛎，加桑枝、薏苡仁各15g。续进7剂，后头痛消失。

按语： 后头痛，古今方书，多从足太阳膀胱经与督脉论治，然足少阳胆经之脉络亦循行于后头部，循脑空（挟玉枕骨下陷中）、风池（在颞后发际中，为手、足少阳经的交会穴）。肝胆以肝经相联系，发病则相互影响。本案为郁怒伤肝，化火生风，夹有湿邪，上壅后头作痛，兼有瘀阻。方中钩藤清肝息风；夏枯草、郁金宣泄肝火；生牡蛎潜降肝火；天麻、白菊花息风止痛；佩兰化湿；茯苓渗湿；黄芩清肝燥湿；丹参、丝瓜络活血通络（因年迈体虚，不用红花、桃仁破血之品）；甘草协调诸药，而不伤胃。二诊时，后头处间有胀痛，双足酸胀而痛，为肝风湿热，有下趋之势，故去生牡蛎之潜降，加桑枝、薏苡仁祛风湿，通节络而愈。

3.杨某，女，58岁，干部，2006年4月10日就诊。

近2年来，情怀抑郁，头痛不时发作，2006年2月开始双侧头部胀痛，服川芎茶调散、芎芷石膏汤、杞菊地黄丸，痛日加剧，头之两侧胀痛难忍，有时前引太阳穴处，上连巅顶，剧痛时，筋脉现露，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口苦，舌质红边黯，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肝风上扰，夹湿兼瘀。

治法：平肝息风，祛湿化瘀。

处方：平肝熄风汤化裁。

生珍珠母 30g，钩藤 10g，通草 6g，蜈蚣 1条，丹参 15g，佩兰 10g，红花6g，三七4.5g（研末，分3次冲服），合欢皮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后，头痛大减，续服5剂，两侧头有微痛，夜寐不安，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蜈蚣、通草，加茯苓12g，白蒺藜10g。续进6剂，头痛止，夜寐宁。

按语： 本案为肝气久郁，化火生风，并夹湿浊，上扰头侧作痛，日久血瘀络阻。用自拟平肝熄风汤化裁，将生牡蛎改为生珍珠母，取其平肝清火，又可镇心安神；去夏枯草，加佩兰宣化湿浊；红花、三七活血化瘀；合欢皮解郁活血，且能安神；甘草缓和诸药。进6剂则奏效，续服5剂则痛势已微，以原方去蜈蚣、通草，加茯苓渗利湿热，又可安神；白蒺藜平肝散结，且善祛风。

4.陈某，男，54岁，工人，2006年3月7日就诊。

头痛反复发作年余，屡进辛温香燥之品，头痛日增，以头顶为甚，胀痛难息，夜难入寐，心烦易怒，面色少华，纳少，口苦，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小弦数。

辨证：肝风扰头，日久血虚。

治法：补血养肝，清火息风，佐以宁心。

处方：当归12g，何首乌15g，丹参12g，钩藤15g，生牡蛎20g，白菊花10g，黄芩10g，合欢皮12g，茯苓10g，麦芽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头部仅有微痛，头顶有时灼热，夜寐较宁，有时目眩，面色无华，口苦，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小弦略数。以原方去黄芩，加白芍12g，天麻10g。续进5剂，头痛止，夜寐安然。

按语： 本案为肝经风火，上扰于头所致。投辛温香燥之品，一助肝火，二耗营血。方中当归、何首乌补养营血；丹参养血安神；钩藤、生牡蛎、白菊花清肝息风；黄芩苦泄肝火；合欢皮解郁宁心；茯苓渗利，引火下行；麦芽疏肝和胃；甘草协和调药。二诊时肝火已减，且有目眩。故去黄芩之苦寒，加白芍养血柔肝，天麻息风定眩。

5.杨某，女，40岁，农民，1979年2月28日就诊。

患者素体不足，易发头顶痛，经中西医治疗，仍间常发作，于客冬11月10日，头之巅顶冷痛，有重着感，服藁本、羌活、防风则痛剧目眩，服熟地黄、枸杞子、山茱萸，则胸脘痞闷，服柴胡、川芎、白芷，其痛如裂，近周头顶胀痛较剧，自觉巅顶处如冷风吹状，呕吐清水，有时嗳气，纳少，神疲体倦，大便稀薄，1日2次，小便清，舌质淡，苔白滑，脉细弦迟。

辨证：厥阴肝经寒浊，随经上逆巅顶。

治法：加味吴茱萸汤增损。

处方：吴茱萸10g，党参10g，茯苓 12g，桂枝 6g，法半夏 10g，沉香5g，白芍6g，代赭石12g（布包煎），麦芽10g，甘草3g，大枣3枚，生姜3大片。

二诊： 服上方2剂，头顶痛减轻，续进6剂，其痛渐止，略感头顶重着，及冷风吹状，嗳气平，头晕，肢倦，纳谷不香，面色少华，舌质

淡，苔白滑，脉细弦而缓。以原方去代赭石、沉香，加当归12g，谷芽12g。服上方5剂，头顶痛止。

按语： 足厥阴肝经的经脉“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见《经枢·经脉》）。本案为肝经阴浊寒邪，随经上逆巅顶，脉络受阻而作痛。选用《医学见能》的加味吴茱萸汤暖肝祛寒，降逆化浊。去细辛之温散太过。加代赭石降肝气之逆；沉香入厥阴肝经，辛温通降，祛寒降逆，和中止呕。服2剂，头痛见减，进6剂，痛已缓解。见其余邪未尽，脾胃不健，气血已亏。以原方去代赭石苦寒降泄，沉香辛温耗气，加当归辛甘温香而质柔，能益血和营，补中有行，而不滋柔闭邪，谷芽甘平性缓，启脾进食，且能补中。俾厥阴肝经寒散浊化，中焦脾胃健运，则邪却体安。

十九、眩晕（3例）

1.伍某，女，50岁，农民，2005年2月23日就诊。

患肝风眩晕2年，经中西医治疗，仍不时发作，6天前因受风邪，头晕目眩，脘闷作呕，鼻塞流涕，恶寒发热（体温38℃），轻咳，口苦，舌质红，苔黄，脉浮弦数。

辨证：感受风热，引动肝风。

治法：疏风解表，凉肝息风，和中健胃。

处方：桑蝉钩芩汤加减。

荆芥6g，蝉衣 6g，桑叶 6g，薄荷 4.5g，白菊花 9g，钩藤 12g，黄芩9g，神曲9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眩晕显减，恶寒发热已去，呕吐止，脘满纳少，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略数。以原方去荆芥、薄荷，加佩兰10g，丹参15g。

三诊： 服上方3剂，间有眩晕，5～10分钟则止，觉脘满纳差，失眠，口微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为肝风未息，湿热留恋。治宜平肝息风，祛湿和中，佐以安神。代赭石（布包煎）15g，钩藤 15g，丹参15g，佩兰9g，茯苓12g，黄芩9g，合欢皮12g，白菊花9g，白蒺藜9g，焦三仙各6g，甘草3g。服上方5剂，眩晕已平，胃纳如常。

按语： 本案为肝风夹湿，复感风热，引动肝风上扰而眩晕。用自拟桑蝉钩芩汤去木贼，加入荆芥辛温疏风，以增强解表之力；神曲和中健胃。二诊时表邪已解，湿热势减。加佩兰化湿醒脾；丹参清热镇静。三诊时，为肝风未平，脾胃不健，心神不宁。治宜平肝息风，祛湿和中，佐以宁心安神。

2.向某，女，58岁，工人，2005年9月3日就诊。

头晕目眩已4个月，脘腹胀满、腰膝重痛2个月。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扰头，湿热中阻，风湿痹络。

治法：清肝息风，除湿宽中，息风通络。

处方：钩藤15g，白菊花10g，豨莶草 15g，苍术皮 5g，黄芩 10g，桑枝15g，丹参10g，僵蚕10g，焦三仙各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头目微觉眩晕，食后脘部有胀满感，腰痛止，双膝稍觉酸痛，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豨莶草，加当归12g，薏苡仁15g。服10剂，诸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肝经风火，上扰清窍，则眩晕，湿热阻滞中焦，脾胃运化不健，气机窒塞，则脘腹胀满，风湿热邪，痹阻经络，则腰膝重痛。用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神农本草经》说菊花能治风湿病；豨莶草能除风湿，又可平肝风；苍术皮辛温燥湿，质轻而宣达湿邪，不如苍术之燥烈助火；黄芩清泄肝火，又祛湿热；桑枝祛风通络；丹参活血通络；僵蚕熄肝风，通经络；焦三仙健脾胃，消胀满；甘草护胃气，缓诸药。二诊时：诸症显减，以原方去豨莶草。加当归养血活血，薏苡仁健脾胃，渗湿热，舒经络。方药合符病机，症状虽多，自能消除。

3.冯某，女，66岁，退休工人，2006年1月12日就诊。

患眩晕3年，间常发作，3天前，头晕而重，目视昏花，胸闷脘满，恶心，有时吐涎水较多，纳少，口苦，纳少，舌质红，苔黄腻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经风火，兼有湿浊。

治法：清肝息风，祛湿和胃。

处方：钩藤15g，白菊花10g，夏枯草15g，茵陈蒿12g，茯苓12g，佩兰10g，大豆卷12g，陈皮6g，黄芩10g，力曲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略感眩晕，胃脘胀满，进食仍少，夜寐不宁，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茵陈蒿、陈皮，加合欢皮12g，丹参12g。服8剂。眩晕平，胃纳如常。

按语： 本案为肝火夹湿，上壅清窍，发生眩晕。方用钩藤、白菊花、夏枯草清肝泻火；茵陈蒿、茯苓清利湿热；佩兰、大豆卷、陈皮化湿和中；黄芩清肝火，祛湿热；力曲健脾和胃；甘草和胃清火。二诊时眩晕已轻，心欠安宁。以原方去茵陈蒿之清利，陈皮之温燥，加合欢皮、丹参安神宁心，诸症则愈。

二十、肝风入络（5例）

1.兰某，女，37岁，工人，2008年12月24日就诊。

自2008年8月20日始，右侧头、手、颈、背、腹、足部麻木，症状尚轻，服独活寄生汤、严氏蠲痹汤、补阳还五汤，麻木日益加重，至10月下旬，服参茸酒2瓶后，整日麻木不止，右侧面部筋脉抽动，右手颤动，头晕胀痛，心烦易怒，口苦，唇红干燥，小便黄，舌质红，边略黯，苔薄黄，脉弦数。

辨证：肝经风火，走窜脉络。

治法：清肝息风，活血通络。

处方：钩藤20g，生石决明30g，豨莶草15g，丹参20g，红花3g，地龙12g，桑枝20g，甘草3g，自入鲜忍冬藤30g，鲜楠竹枝15g。

二诊： 服上方12剂，右侧肢体仅有轻度麻木，右面部已不抽动，手颤已止，稍觉头晕，舌质淡红，苔薄黄，脉小弦数。为肝经风火未息，时久营血已亏。治宜凉肝息风，和营通络。拟方：钩藤15g，杭菊花10g，当归12g，丹参15g，豨莶草15g，地龙10g，天麻10g，穞豆衣15g，桑枝15g，甘草3g。服上方10剂，诸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肝郁时久，化火生风，循筋窜入右侧肢体而麻木，因服温筋通络药过多，反益其疾。尤其服参茸酒使火甚风动，麻木更甚，引起面部抽动，右手颤动。方中钩藤清肝息风；生石决明平肝息风；豨莶草祛风通络；丹参、红花活血通络；地龙清火息风，活络解痉；

桑枝祛风通络；鲜忍冬藤、鲜楠竹枝清火通络；甘草缓药性，和胃气。二诊时，麻木已除大半，抽动遂止。风火尚未平息，症见血虚。用清肝息风之药，减其剂量，加入养营和血之品，则获痊愈。

2.韩某，男，55岁，农民，2010年4月1日就诊。

患者于2009年12月上旬起，双手从肩麻木及指端，有重着感，右侧后头部胀痛，半月后有时筋脉掣痛，右风池穴有明显压痛，心烦易怒，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小弦滑数。

辨证：肝胆风火，夹湿入络。

治法：平肝息风，祛湿通络。

处方：生石决明18g，钩藤 15g，豨莶草15g，白马骨12g，佩兰10g，薏苡仁15g，丹参15g，蜈蚣1条，地龙10g，丝瓜络10g，忍冬藤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双手麻木减轻，右侧后头部筋脉掣痛减轻，日发10余次，每次5～10分钟，有时心烦，夜难入寐，口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证属风火势减，湿邪留恋。治宜清肝息风，祛湿通络。处方：钩藤15g，夏枯草12g，杭菊花10g，天麻10g，生珍珠母20g（布包煎），青葙子12g，茯苓12g，九节茶15g，丝瓜络10g，僵蚕10g，桑枝15g，丹参 15g，甘草3g。

三诊： 服上方8剂，双手稍觉麻木，右侧后头部掣痛已止，偶有胀痛，10余分钟则消失，夜能入寐，但易醒，体倦神疲，口微苦，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弦滑，重按乏力。证属风火未息，湿邪留恋，其体已亏。治宜清肝息风，祛湿通络，略参补益。处方：生珍珠母20g（布包煎），钩藤12g，杭菊花10g，天麻 10g，佩兰 6g，茯苓10g，当归 12g，北沙参 12g，丹参12g，十大功劳叶6g，丝瓜络6g，忍冬藤15g，甘草3g。

服上方10剂，诸症渐愈。

按语： 患者素性急躁，抑郁难解，日久化火生风，夹有湿邪，走窜上肢则麻木，上壅于后头处则作痛。方中生石决明潜降肝火；钩藤清肝息风；豨莶草、白马骨祛风通经络；佩兰宣化湿浊；薏苡仁利湿热，舒筋脉，和脾胃；丹参活血通络；蜈蚣祛风通络；地龙息风镇痛；丝瓜络、忍冬藤清热通络；甘草养胃，调和诸药。二诊时双手麻木好转，后头部掣痛随之减轻，为风火湿热势挫，邪扰心神不宁。以息风

祛湿，宁心安神治之。三诊时，邪未尽除，脉络欠和，气血已亏。以清肝火，祛风湿，和脉络，益气养血，调理善后。

3.黄某，女，57岁，工人，2005年10月15日就诊。

患者自今年7月下旬开始，左侧手足麻木，有时掣痛，服黄芪桂枝五物汤，则咽干口苦，服补阳还五汤，则心烦难寐，近月麻木加重，活动不利，头晕目眩，咯痰稠黏，量多不利，胸中满闷，心烦易怒，小便色黄灼热，舌红边黯，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夹痰，壅塞经络。

治法：清肝息风，化痰疏络。

处方：钩藤15g，豨莶草15g，地龙12g，全瓜蒌12g，白芥子10g，丹参15g，苏木10g，元胡索10g，桑枝30g，石楠叶 12g，忍冬藤30g，甘草3g，自入楠竹枝15g。

二诊： 服上方10剂，左手足尚有轻度麻木，1日掣痛3～5次，5～10分钟则消失，偶尔咯痰，量减少，间有胸闷心烦，小便黄，舌红微黯，苔黄滑根厚，脉弦滑略数。为肝风势减，痰未清化。治宜凉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处方：钩藤15g，夏枯草12g，豨莶草12g，地龙10g，丹参15g，红花4.5g，全瓜蒌 12g，橘络 3g，络石藤12g，薏苡仁 15g，桑枝20g，甘草3g。

三诊： 服上方7剂，左侧手足麻木消失，1日掣痛2～3次，2～5分钟则止，早上起床后，头晕微胀，口微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为肝风未熄，血络欠和。治宜清肝息风，和血通络。拟方：钩藤15g，杭菊花10g，豨莶草12g，当归 10g，丹参 12g，天麻 6g，桑枝15g，络石藤 10g，甘草2g。服上方12剂，病除体安。

按语： 本案为肝经风火，兼有痰热，走窜经络而致左侧手足麻木。方中钩藤平息风火；豨莶草祛风火，通节络；地龙咸寒走窜，息风通络；全瓜蒌清热涤痰；白芥子化痰通络；丹参、苏木活血祛瘀；元胡索活血止痛；桑枝、石楠叶祛风通络；楠竹枝、忍冬藤清火通络；甘草缓和药性。二诊时，病已明显好转，治以凉肝息风，化痰通络。三诊时，肝风将息，脉络欠畅。治宜凉肝息风，和血通络之剂，调理善后，以杜复发。

4.朱某，女，62岁，工人，2006年1月8日就诊。

舌部麻木已2年，时轻时重，服活血祛风、补肾息风、养血祛风之剂

乏效，近日从舌根麻及舌尖，以舌之两侧为甚，有时麻及口唇，口多痰涎，质稠黏，口苦，舌红边略黯，苔黄滑，脉弦滑数。

辨证：肝经风火，窜入舌络，夹痰并瘀。

治法：清肝息风，化痰通络。

处方：钩藤18g，天麻10g，丹参 15g，泽兰 10g，连翘 12g，白芥子10g，橘络3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舌麻已止，半月来未复诊，近3天，舌微麻，吐痰涎，口稍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加当归10g。续进7剂，舌麻消失。

按语： 肝主筋，肝之经络循行于舌之两侧，患者肝气久郁，化火生风，兼痰夹瘀，循经脉窜于舌部，而致麻木。方中钩藤清肝息风；天麻息风祛痰；丹参清火活血，又通经络；泽兰辛香苦泄，活血祛瘀，通利脉络；连翘清宣肝火；《医学衷中参西录》说：“连翘善理肝气，既能舒气解郁，又能平气之盛。”白芥子、橘络化痰通络；甘草缓和诸药。服后舌麻止，不久复发，为肝风复窜入络，用原方加当归养血和营。俾麻止而不复作。

5.唐某，女，64岁，农民，2006年3月18日就诊。

左手食指、中指麻木已2个月，病重时麻木至腕、肘关节处，1日麻木10余次，每次10～20分钟，屈伸不利，头晕目眩，体倦神疲，面色无华，唇红，口苦，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数。

辨证：肝风入络，血虚兼湿。

治法：养血息风，祛湿通络。

处方：当归12g，丹参15g，天麻12g，钩藤15g，僵蚕10g，黄芩10g，防风6g，薏苡仁10g，白菊花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麻木减轻，1日发5～7次，每次10余分钟，余症随减，口微苦，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弦小滑略数。以原方去防风，加白芍12g，何首乌12g。服10剂，麻木消失。

按语： 本案乃素体营血不足，时发眩晕，肝风入络，兼有湿热，而致麻木。以当归、丹参养血活血；天麻、钩藤、僵蚕平息肝风；黄芩清肝火，祛湿热；薏苡仁渗利湿热，且能舒经络；白菊花泻火祛风，清

利头目；防风宣散风湿，而不温燥；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肝风湿热势减，以原方去防风之辛温，加白芍、何首乌补血养营。使肝风息，湿热除，营血复，则麻木却。

二十一、水肿（1例）

邓某，女，59岁，农民，2006年10月18日就诊。

双足浮肿3个月，近1个月肿至大腿，按之凹陷较深，脘腹胀满，纳少，小便短黄 （小便镜检阴性），舌质红，苔黄腻厚，脉滑数。

辨证：湿热壅遏，水湿外溢。

治法：清热利湿，理气和中。

方药：大分清饮加味。

茯苓15g，猪苓10g，泽泻12g，木通6g，车前子12g，佩兰10g，山栀子10g，枳壳12g，力曲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水肿大减，至下午膝以下微肿，纳略增，脘腹稍觉不适，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以原方去木通、猪苓，加扁豆12g，薏苡仁15g。服5剂，水肿全消。

按语： 本案为湿热内蕴，脾运不健，水湿外溢而致水肿。用张景岳的大分清饮加佩兰芳香醒脾；化湿和中；力曲健脾和胃，理气畅中；甘草养胃，缓和诸药。二诊时，湿热势减，脾胃不健。以原方去木通、猪苓之渗利太过，加扁豆健脾化湿，薏苡仁补脾益胃，渗利湿热。俾湿热除，脾胃健则水肿消。

二十二、腰痛（3例）

1.李某，女，33岁，工人，2004年9月10日就诊。

左侧腰部酸痛，有重着感，转侧不利，服独活寄生汤、补肾壮腰药无效，已历半年，小便灼热，白带多而兼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夹湿，走窜腰络。

治法：息风祛湿，清热通络。

处方：红藤 12g，丹参 15g，天麻 10g，钩藤 12g，香附 9g，佩兰 9g，薏苡仁15g，杜仲12g，川楝子9g，桑寄生12g，石楠叶12g，茯苓12g，僵蚕 10g，防风 10g。

服7剂病愈。

按语： 本案为肝风夹湿，走窜腰络，而致腰痛。方中红藤、丹参活血祛瘀，通络止痛；天麻、钩藤平肝息风；香附疏肝宣郁；佩兰、薏苡仁化浊利湿；杜仲强筋壮腰；川楝子疏肝理气；桑寄生祛风理湿，且能强筋；石楠叶祛风除湿；茯苓健脾渗湿；僵蚕祛风通络；防风祛风散湿。肝经病变引起之腰痛，历代医籍很少记述。查明代秦景明著的《症因脉治》说；“七情恼怒，忧思郁结，则腰胁疼痛。”又清代林佩琴著的 《类证治裁》说：“肝气失畅，卧觉腰痛，频欲转侧，晓起则止。”

2.唐某，女，54岁，农民，2006年5月13日就诊。

近半年来，右侧腰部胀痛，牵引小腹，小便灼热，色深黄，服二妙散、八正散、六味地黄丸无效，口苦，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经湿热，蕴结于腰。

治法：疏肝散结，清热利湿，活血解毒。

处方：金铃子散加味。

川楝子 10g，元胡索10g，扁蓄10g，石苇15g，蒲公英20g，败酱草10g，橘核12g，当归10g，丹参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右腰痛显著减轻，重着不舒，小腹部痛止，有时胀满，小便黄微热，口稍苦，纳差，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橘核、败酱草，加佩兰10g，桑寄生15g。续进 7剂，右腰痛止，小便已清。

按语： 本案为肝经湿热，蕴结于腰，气血不畅而作痛。用金铃子散疏肝理气，活血止痛，《本经逢原》说：“川楝，苦寒性降，能导湿热下走渗道。”扁蓄、石苇清利湿热；蒲公英、败酱草清热解毒；橘核

理肝气滞而止痛；当归、丹参活血通络；甘草缓和药性。二诊时腰痛大减，小腹痛止，有胀满感。以原方去橘核、败酱草，加佩兰宣化湿浊，桑寄生祛风湿，壮腰膝。肝风却，湿热除，血行畅，腰络通则痛止。

3.张某，女，59岁，工人，2003年6月6日就诊。

10年前发生腰痛，经家父用清热祛湿，祛风通络之药，4剂而愈。20天前扭伤腰部，次日腰部胀痛，服跌打丸、云南白药，其痛未减。近1周来刺痛，4～5腰椎不可重按，痛引右侧大腿外侧，口渴不多饮，舌质红边黯，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素有风湿，郁而化热，外伤瘀阻。

治法：清热祛湿，除风通络，化瘀止痛。

处方：二妙散与活络效灵丹加味。

黄柏9g，苍术 9g，当归 12g，丹参 15g，乳香 6g，没药 6g，薏苡仁15g，红花6g，僵蚕10g，骨碎补15g，桑枝15g，泽兰10g。

二诊： 服上方5剂，腰痛减轻，4～5腰椎按之微痛，有时痛引右大腿外侧，舌质红，边微黯，苔黄滑，脉弦滑稍数。以原方去泽兰，加狗脊12g，甘草3g。

服上方8剂，腰痛渐愈。

按语： 本案为风湿热邪，痹阻腰络，加之外伤瘀阻，用二妙散清热祛湿；活络效灵丹活血祛瘀，通络止痛。再加以祛风湿，通经络之药，服后痛减。二诊时去泽兰之破血逐瘀，加狗脊祛风湿且能壮腰，甘草协调诸药。

二十三、痹病（6例）

1.姚某，男，37岁，工人，2006年3月24日就诊。

素有湿热痹痛，5天前因天气较冷，夜间劳作，着衣太少，感觉背部有寒冷感，次日左侧肩胛处微痛，逐渐加重，上引肩及大椎处，活动不利，口渴，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厚，脉浮滑数。

辨证：风寒外束，湿热痹阻。

治法：疏风散寒，清热祛湿。

处方：祛风化湿法增损。

荆芥10g，防风 10g，羌活 6g，独活 6g，桑枝 15g，秦艽 10g，僵蚕10g，茯苓10g，黄芩10g，橘络3g，丝瓜络6g，忍冬藤1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3剂，背部亦无寒冷感，左侧肩胛处痛减轻，口苦，口渴，舌质红，苔黄滑根厚，脉弦滑数。为外邪已去，湿热留滞。治宜清热祛湿，疏风通络。拟方：苍术 10g，黄柏 5g，当归 10g，丹参15g，防风10g，桑枝15g，天麻 10g，薏苡仁 15g，石楠叶 10g，丝瓜络 10g，僵蚕10g，白蒺藜10g，甘草3g。服5剂，左肩胛处痛消失。

按语： 本案感受风寒，引发风湿热痹，先用丁甘仁113法中之祛风化湿法，去晚蚕沙、竹茹、橘皮、土瓜根、天仙藤以解表散寒，祛湿通痹。加僵蚕祛风止痛；黄芩清热祛湿；忍冬藤清热通络；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表邪已解，痹痛已减。治宜清热祛湿，除风蠲痹，活血通络。用二妙散加味。

2.谭某，女，48岁，2003年6月27日就诊。

四肢关节痛3年，天气变化时则发，近周双手指关节肿胀剧痛，双足膝踝关节刺痛，屈伸不利，痛甚时灼热，纳差，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边黯，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风湿热邪，痹阻节络。

治法：祛风除湿，清热通络。

处方：防己薏仁汤加减。

木防己 10g，赤小豆12g，萆薢12g，大豆卷12g，茵陈蒿12g，蚕沙10g，苍术9g，黄柏9g，木通4.5g，薏苡仁15g，麦芽12g，桑枝18g，丹参15g，红花6g，忍冬藤25g。

二诊： 服上方14剂后，双手指关节痛止，双膝踝关节微肿胀痛，有时灼热，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以原方去木通、蚕沙、红花、大豆卷，加当归12g，九节茶12g。服12剂愈。

按语： 本案为风湿热邪，痹阻经络，久痛血行凝滞。用《重订通俗伤寒论》（何廉臣引胡在兹方）防己薏仁汤去木瓜，加丹参、红花活血祛瘀；忍冬藤清热通络，解毒消肿。二诊时痛势已缓，以原方去木通、蚕沙、红花、大豆卷，加当归补血和营；九节茶祛风通络。风除湿蠲，热消瘀去，节络通利则痛止。

3.周某，女，54岁，农民2003年10月24日就诊。

双膝关节痛已1年余，左膝为甚，肿大，色黯红，灼热不舒，有时瘙痒难忍，步履艰难，口苦干，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

辨证：风湿热邪，痹阻时久，化火成毒。

治法：清热祛湿，祛风通络，活血解毒。

处方：二妙散加味。

黄柏9g，苍术9g，当归12g，丹参15g，元胡索10g，红藤12g，桑枝18g，防风10g，紫花地丁 15g，地龙10g，薏苡仁18g，大伸筋10g，忍冬藤30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左膝肿痛大减，右膝微痛，有时灼热，口微渴，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诊系痛已显减，筋脉不和。用原方去防风之温，加秦艽、续断各10g，以舒筋活络。

三诊： 服上方10剂，双膝关节偶有微痛，步行不利，体倦，面色欠华，舌质红，苔黄滑，脉小弦滑数。为邪去，营血不足。治宜养血柔筋，祛风除湿。拟方：当归12g，续断15g，白蒺藜10g，丹参15g，大伸筋15g，萆薢10g，土茯苓12g，桑枝30g，石楠叶12g，牛膝10g，天麻10g，忍冬藤20g，甘草3g。

服10剂，痛已消失。

按语： 本案为风湿热邪，痹阻膝节，日久化火成毒。以二妙散加当归养血活血；丹参、元胡索活血止痛；红藤活血通络；桑枝、地龙祛风通络；防风祛风胜湿；紫花地丁清热解毒；薏苡仁利湿舒筋；大伸筋、忍冬藤清通经络之热；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痛已显减，筋脉不和。用原方去防风之温，加秦艽、续断以舒筋活络。三诊时，邪去而营血不足，治宜养血柔筋，祛风除湿。

4.王某，女，54岁，工人，2006年3月9日就诊。

左足从膝关节直上4寸，至髀关穴处冷而麻木已4个月，近月酸胀而痛，口渴不多饮，小便黄，舌质红，边略黯，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风湿热邪，郁遏于下，阳不宣达。

治法：清热祛湿，宣达郁阳，活血通络。

处方：黄芩12g，佩兰 12g，郁金 12g，薄荷4.5g，薏苡仁 15g，桑枝20g，僵蚕10g，当归12g，丹参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自觉冷感已去，麻木及痛亦显减，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薄荷，加防风10g，续进6剂，诸症消失。

按语： 本案为风湿热邪下注，久而化热，阻滞肌肉皮肤，阳气郁而不能外展，故冷而麻木，且酸胀作痛。方中黄芩清热燥湿；佩兰气味芳香，宣化湿浊；郁金、薄荷开郁泄热，宣达遏阻之阳气；薏苡仁、桑枝祛风湿，利经络；僵蚕祛风散结；当归、丹参活血通络，以利痹阻；甘草和缓诸药。服6剂，湿热显减，遏阳宣展，则冷感去，诸症随之减轻。以原方去薄荷之宣散，加防风祛风，却不温燥。故风湿除，热邪清，郁阳宣，痹通而病愈 。

5.唐某，女，69岁，农民，2003年6月2日就诊。

右肩关节痛2个月余，服二妙散、蠲痹汤、补阳还五汤，痛渐加重。近周来剧痛，有时烘热，上牵颈项，下及肘腕，肩髃、曲池二穴压痛明显，转侧困难，屈伸不利，有时右中指麻木，头晕，心烦寐少，口苦，渴不多饮，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夹湿，壅阻节络。

治法：凉肝祛风，清热除湿，活血通络。

处方：钩豨二妙汤加味。

钩藤15g，豨莶草15g，黄柏6g，苍术10g，忍冬藤30g，薏苡仁15g，防风10g，桑枝15g，地龙6g，全蝎6g，络石藤15g，千年健6g，丹参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0剂，右肩关节痛去大半，但转侧、屈伸欠利，右中指麻木消失，头微晕，口稍苦，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全蝎、防风、千年健，加当归12g，白菊花9g。续进8剂，诸症已除。

按语： 本案为肝风与湿热相合，走窜经络，则右肩关节作痛，上扰清窍，则有时头晕。用自拟钩豨二妙汤加甘草缓和药性。进7剂痛已显减，故去全蝎、防风、千年健之温燥，加当归活血养血，《本草从新》说能 “活血舒筋”，白菊花祛风止晕，《本草备要》说：“治头目眩运，散湿痹”。此证过用苦寒则湿邪郁遏，过用温燥，则助火动风，往往使病情加重，久治不愈。肝风与湿热搏结，窜入节络，发为痹痛者，屡见不鲜。《花韵楼医案》说：“肝风湿热，逗留经络，痹痛夜甚，脉弦带数，舌红苔黄。”

6.尹某，女，60岁，退休工人，2006年5月16日就诊。

全身关节胀痛已1年，近2个月有时刺痛难忍，左踝关节为甚，脘满纳差，心烦失眠，口苦，舌质红边黯，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湿热肝风，痛久络瘀。

治法：清热除湿，凉肝息风，活血祛瘀。

处方：豨莶草15g，桑枝15g，海桐皮12g，薏苡仁15g，络石藤12g，白菊花10g，钩藤 15g，黄芩 15g，佩兰 10g，丹参 15g，红花 6g，丝瓜络10g，麦芽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关节刺痛已去，但酸胀微痛，脘满减，纳略增，夜寐欠宁，口苦，舌质红边略黯，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红花，加当归12g。续进12剂，关节痛消失。

按语： 本案为素有湿热痹痛，夹有肝风，痹阻节络，久而节络瘀阻。方中豨莶草、桑枝、海桐皮、薏苡仁、络石藤祛风湿，通经络；白菊花、钩藤清肝息风；黄芩清热祛湿；佩兰化湿醒脾；丹参、红花活血祛瘀；丝瓜络清热通络；麦芽健脾和胃；甘草调和诸药。二诊时，痛减大半，以原方去红花活血散瘀，加当归养血活血，续进12剂，痛已消失。

二十四、口苦（**1**例）

申某，男，68岁，退休工人，2006年7月5日就诊。

自今年4月上旬开始口苦、口酸，逐渐加剧，近半月，口中如含胆汁，有时口中有酸味，头昏目眩，纳减，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

辨证：肝胆湿热，上蒸于口。

治法：清宣肝胆，化浊利湿。

处方：青蒿6g，郁金 10g，夏枯草 15g，黄芩 12g，钩藤12g，白菊花10g，佩兰10g，茯苓12g，甘草3g。

二诊：服上方6剂，口苦、口酸消失，眩晕平。因食辛辣，昨日觉口苦，但不如前甚，有时视物发花，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黄芩，加山栀子10g。进5剂，口苦已去。

按语：本案为肝胆郁火与湿热上蒸于口，则口苦、口酸，上熏于目则眩。方中青蒿、郁金、夏枯草清宣肝胆火邪；黄芩清热祛湿；钩藤、白菊花清肝平眩；佩兰、茯苓宣利湿热；甘草清热和胃。服后口苦，口酸渐去，食辛辣食物后肝胆湿热复升，则病复发。以原方去黄芩，加山栀子苦寒质轻，清肝胆郁热，且祛湿。肝胆疏利，湿热蠲除，则无口苦、口酸、目眩之症。

二十五、四肢冷（**1**例）

胡某，女，39岁，农民，2009年11月26日就诊。

近2年每至寒秋，四肢冷，入隆冬更甚，手冷及腕，足冷临膝，今年更甚，服温阳通络之剂无效，四肢有时麻木，心烦胸闷，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小弦滑数。

辨证：肝经湿热，郁遏四肢，阳不外达。

治法：疏肝宣郁，清热利湿，活血通络。

处方：柴胡10g，香附6g，白蒺藜12g，薄荷4.5g，郁金10g，山栀子10g，赤芍10g，佩兰10g，薏苡仁15g，桑枝15g，甘草3g。

二诊：服上方10剂，四肢不如前冷，麻木略减，有时心烦胸闷，口苦，小便淡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药中病机，症状已减。治宜宣郁泄热，祛湿通络。处方：青蒿6g，郁金10g，白蒺藜10g，佩兰10g，茯苓12g，当归12g，丹参15g，僵蚕6g，合欢皮12g，桑枝15g，甘草3g。服上方8剂，手足已温，余症消失。

按语：肝主全身之筋，本案为肝经湿热内郁，循筋脉而走窜四肢，阻

遏阳气，不得敷布于四肢，引起四肢冷。屡进温阳通络之品，其疾益甚。方中柴胡、薄荷疏肝达郁，宣通郁阳；香附、白蒺藜疏肝散郁；郁金行气宣郁，清热活血；山栀子清热祛湿；佩兰化湿浊；薏苡仁利湿热；赤芍清肝活血；桑枝祛风湿，通节络；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湿热邪减，郁阳未达。宜宣泄肝火，化浊利湿，活血通节而肢温。

二十六、背寒冷如掌大（1例）

韩某，男，40岁，工人，2005年11月9日就诊。

患者自2003年9月下旬开始背部（3～5胸椎处）如掌大一块冷而畏寒，夏天穿2～3层衣，冬天虽着厚衣，而背部仍冷而畏寒，重着不适，且易感冒，有时胸闷心烦，夜寐不宁，口渴不多饮，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

辨证：湿热郁遏，阳气受阻。

治法：清化渗利，宣达郁阳。

处方：佩兰 12g，青蒿 6g，山栀子皮10g，郁金 10g，通草6g，茯苓 12g，连翘12g，白蒺藜 10g，枳壳 12g，合欢皮 12g，丹参 15g，茉莉花 6朵，玫瑰花3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0剂，背部寒冷减轻，仍有重着感，胸闷烦热好转，寐差，口微渴，小便黄，脉滑数。为湿热已减，郁阳未展。治宜清热化湿，宣达郁阳。拟方：青蒿 6g，佩兰10g，郁金 10g，山栀子皮10g，白蒺藜10g，连翘12g，佛手花 6g，茯苓 12g，当归 10g，丹参12g，合欢花 10g，玫瑰花3g，丝瓜络10g，甘草3g。服上方10剂，背部无寒冷感。

按语： 本案为感受湿邪，郁而化热，聚于背部，阳气被遏，而致背部如掌大一处寒冷。方中佩兰味辛气香，化湿浊，利气滞；青蒿辛苦寒清香，宣透湿邪；山栀子皮苦寒质轻，清透湿热；郁金宣达郁热；通草、茯苓渗利湿热；连翘苦寒质轻，清透热邪；白蒺藜苦泄辛散，锐利走窜，开郁散结；枳壳宣泄胸中热邪；合欢皮解郁结，宁心神；丹参活血安神；茉莉花、玫瑰花芳香散郁，疏理气血；甘草协调诸药。二诊时，湿热日减，郁阳渐展。以宣化淡渗为主，佐以清透、行血通络之品，而奏良效。

二十七、肝风抽动（**1**例）

黄某，男，8岁，学生，2006年7月7日就诊。

1年前双眼眶上下肌肉抽动，经用平肝息风药治愈。于今年6月10日两侧眼眶上下肌肉又发抽动，整日不休，口苦，大便稀黄，1日3～4次，解而不畅，纳少，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夹湿，走窜肌络。

治法：平肝息风，清热祛湿。

处方：钩藤10g，生牡蛎 15g，天麻 6g，僵蚕 6g，全蝎3g，黄芩6g，佩兰6g，茯苓6g，丹参10g，枳壳6g，力曲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8剂，眼眶上下肌肉抽动3～4分钟则止，日发10余次，脘满纳少，大便稀黄，1日2次，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去枳壳，加扁豆6g，薏苡仁10g。服7剂，眼眶上下肌肉已不抽动。

按语： 本患者年龄虽小，但素性急躁，易与人争吵，肝气常郁，时久不解，化火生风，走窜面部肌肉筋络，而致双眼眶上下肌肉抽动。加之饮食不节，累及脾胃，运化传导失司则泄泻，纳少。方中钩藤、生牡蛎、天麻、僵蚕、全蝎平肝息风；黄芩祛湿热；佩兰化湿浊；茯苓渗湿热；黄芩祛湿热；枳壳理气疏滞；力曲祛湿和中；丹参活血通络；甘草养胃，缓和药性。二诊时抽动显减，然脾虚湿阻，以原方去枳壳，加扁豆、薏苡仁补脾祛湿。肝风平，湿热去，脾胃健则病愈。

二十八、阳痿（**1**例）

李某，男，39岁，农民，2006年8月29日就诊。

心情抑郁有年，近半年来性欲冷淡，阳物举而不坚，屡进补肾壮阳之品无效，近2个月阳物痿弱不起，性情急躁，困倦乏力，纳减，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经湿热，伤及肾精。

治法：宣郁清肝，化浊利湿，略参补肾。

处方：柴胡12g，郁金10g，钩藤12g，佩兰10g，佛手6g，黄芩10g，茯苓10g，泽泻12g，当归10g，丹参12g，菟丝子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0剂，阳物能勃起，但为时短，口微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以原方加枸杞子、制何首乌各12g。续进10剂，病已痊愈。

按语： 患者居于山区，水湿偏多，加之性情抑郁，肝郁化火，与湿相会，伤及肾精而致阳痿。屡进补肾剂而致肝火愈甚，湿热愈遏，肾精更亏。方中柴胡疏肝开郁；郁金解郁泻火；钩藤清肝泻火；黄芩清肝燥湿；佩兰芳香化湿；佛手疏肝理气，化湿和胃；茯苓、泽泻渗利湿热；当归、丹参养血活血，以免疏肝渗利药耗伤阴血；菟丝子补肾益精；甘草和中养胃。二诊时，肝火与湿热已减，阳物有振起之势，以原方加枸杞子、何首乌补益肾精，俾邪去精充，则阳痿起。

二十九、脱肛（**1**例）

陈某，男，48岁，工人，2005年5月6日就诊。

便后肛门脱出已2个月，大便稀黄，1日2～3次，解后不爽，肛门灼热，腹满不适，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湿热下注，迫肛外出。

治法：清热祛湿，理气畅中。

处方：藿香正气散加减。

藿香9g，茯苓12g，力曲9g，厚朴9g，大腹皮9g，佩兰9g，枳壳12g，葛根12g，黄芩10g，六一散 （布包煎）12g，金银花12g，蒲公英15g。

服上方10剂，大便后肛门已不脱出，便微稀，解后有轻微坠胀感，有时腹满，纳差，口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原方去佩兰，加麦芽12g，进6剂病愈。

按语： 本案为湿热内蕴，脾胃不健，邪迫大肠而致脱肛。用藿香正气散去白芷、紫苏、白术之温燥；桔梗之利肺；半夏曲改力曲。加佩兰化湿浊；枳壳理气宽肠；葛根清肠胃，升清气；黄芩清大肠，去湿热；六一散清利湿热；金银花、蒲公英清热解毒。二诊时湿热已减，

用原方去佩兰，加麦芽健运脾胃，进6剂，病获痊愈。

三十、瘾疹（**2**例）

1.龚某，女，30岁，工人，2005年2月22日就诊。

全身出现瘾疹已3个月，色赤成片，日夜瘙痒，屡进凉血祛风之剂无效，口渴，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风热湿邪，郁于肌肤。

治法：疏风除湿，清热解毒。

处方：薄荷5g，佩兰6g，金银花15g，大青叶 15g，茯苓10g，连翘12g，当归12g，黄芩10g，淡竹叶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5剂，瘾疹减少，1日发3～4次，约半小时即消失，皮肤灼痒，口渴，舌质红，苔黄滑，脉弦略数。以原方去薄荷、淡竹叶，加丹参10g，白蒺藜12g。续进5剂，瘾疹消，灼痒止。

按语： 本案为风热湿邪，郁于肌肤，不得宣泄，发为瘾疹，凉血祛风，反遏其邪，苔黄厚滑，脉滑为湿邪郁遏之故。方中佩兰宣化湿浊；大青叶清热解毒；当归养血活血；茯苓渗利湿热；黄芩苦寒燥湿；薄荷、金银花、连翘宣泄风热；淡竹叶清利热邪；甘草缓和诸药。二诊时瘾疹1日发3～4次，时间亦短，仍有灼痒感，去薄荷、淡竹叶，加丹参活血凉血，白蒺藜祛风止痒。

2.汤某，女，67岁，家庭主妇，2003年6月27日就诊。

患荨麻疹已1年，屡经中西医治疗，仍15～30天发作，4天前觉四肢及腹背瘙痒，迅即出现扁平隆起之风团，皮肤红肿，灼热刺痒，心烦躁扰，夜难入寐，口苦咽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辨证：肝经风火，走窜肌肤。

治法：清肝息风，活血解毒。

处方：熄风消疹汤加减。

钩藤15g，白蒺藜 12g，白菊花 10g，豨莶草 15g，蝉蜕 6g，大青叶

15g，丹参15g，槐花 12g，益母草 15g，僵蚕 10g，忍冬藤 20g，肿节风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7剂，皮疹消失，有时皮肤瘙痒灼热，纳差，体倦乏力，口苦，小便黄，舌淡红，苔黄，脉小弦数。以原方去益母草、肿节风，加夏枯草15g，青蒿5g，当归12g，麦芽12g。服上方7剂，病已痊愈，1年未见复发。

按语： 本案为肝经风火，不得宣泄，郁于肌肤而发瘾疹。《柳宝诒医案》说：“肝火游行于外，发为肤疹。”用自拟熄风消疹汤加僵蚕熄肝风，止瘙痒；忍冬藤清热解毒，祛皮肤风痒；肿节风祛风热，解热毒。二诊时，瘾疹消，皮肤瘙痒减轻，有时灼热，纳少，体倦。为风热毒郁，脾胃不健，营血已亏。以原方去益母草、肿节风之苦寒，加夏枯草、青蒿清宣肝火；当归补血和营；麦芽健运脾胃。

三十一、面疮（1例）

向某，女，30岁，工人，2005年11月17日就诊。

额部生疮1个月，大如绿豆，小如米粒大，色赤成簇，瘙痒，口渴，大便结（2～3天一次），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脉滑数。

辨证：胃经火毒，上蒸于面。

治法：清胃解毒，佐以通腑。

处方：谷精草10g，白头翁12g，大青叶15g，紫花地丁15g，败酱草12g，金银花15g，大黄4.5g（后下），蝉衣 6g，青蒿6g，丹参15g，甘草3g，自入鲜车前草20g。

二诊： 服上方7剂，大便通畅，额部疮已消22天，因食辛辣过多，额部疮复发，色赤发痒，口渴，大便干燥，舌质红，苔黄，脉滑数。以原方将大黄改为3g，去败酱草、青蒿，加生石膏15g，槐花12g，当归10g。服7剂，其疮已消。

按语： 手阳明大肠之脉，上挟于鼻之两侧，与足阳明胃经相接，足阳明胃之脉，起于迎香穴，上交于额部。本案为过食辛辣，胃中生火，化风成毒，随经上郁于额面而生疮。方中谷精草宣泄阳明风火；白头翁清阳明胃火；大青叶、紫花地丁、败酱草、金银花清热解毒；大黄用量较少，取其轻泻阳明火毒；蝉衣疏泄风火；青蒿宣泄郁火；丹参

清火活血；车前草渗利火毒；甘草清火养胃。服后疮消，未及时来复诊，火毒复升于额，将大黄改为3g，取其微泻火毒，去青蒿、败酱草，加生石膏清泄胃火，槐花凉血祛风，当归活血养血。续进7剂，额部疮消。

三十二、皮肤瘙痒（4例）

1.向某，女，30岁，护士，2006年4月8日就诊。

全身瘙痒已1年半，近1个月加重，皮肤瘙痒难忍，以四肢更甚，抓破皮肤则结血痂，口渴饮冷，舌红苔黄，脉滑数。

辨证：风热毒邪，郁于肌肤。

治法：清热祛湿，祛风解毒。

处方：清解汤加味。

生石膏18g，蝉衣6g，薄荷6g，丹参10g，红藤12g，白头翁12g，大青叶15g，白花蛇舌草15g，金银花15g，佩兰6g，甘草4g。

二诊： 服上方6剂，皮肤不如前瘙痒，口渴，舌红苔黄，脉滑数。以原方去红藤，加当归12g，续进5剂，皮肤瘙痒消失。

按语： 阳明属胃，胃主肌肉，患者胃热素盛，日久化火生风，不得宣泄，郁于肌肤，而致皮肤瘙痒。用张锡纯的清解汤清泄胃火，宣达风邪。加丹参、红藤清热活血；白头翁清热除湿；大青叶、白花蛇舌草、金银花清热解毒；用少量佩兰芳香醒脾，以免寒凉药碍胃。二诊时：皮肤仅有微痒，以原方去红藤，加当归补血和营。

2.曾某，男，66岁，工人，2009年6月26日就诊。

自前年2月中旬，胸背瘙痒，初起尚轻，每日发作5～6次，抓之则痒止，服清热祛风、凉血解毒、补血祛风之剂，症状未减。近3个月全身痒甚，整日不休，夜间更痒，心烦不宁，口苦干，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风湿热，郁遏肌肤。

治法：清宣风火，化浊利湿，活血解毒。

处方：钩藤15g，龙胆草6g，白蒺藜 10g，佩兰 10g，茵陈蒿 15g，薏苡仁15g，茯苓12g，薄荷3g，金银花15g，当归12g，丹皮10g，槐花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8剂，全身瘙痒白天减轻，夜间仍甚，口苦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肝风湿热仍盛，治宜泻肝祛风，除湿解毒，活血止痒。处方：黄芩12g，钩藤12g，夏枯草15g，白头翁15g，白菊花10g，萆薢12g，丹参 15g，僵蚕 10g，地肤子 12g，金银花 12g，千里光15g，蒲公英15g，甘草3g。

三诊： 服上方7剂，全身瘙痒日渐好转，日发10余次，每次5～10分钟则止，夜间有时心烦，睡眠差，每夜睡3～4小时，口微苦，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肝风未息，湿热留恋。治宜清肝息风，祛湿解毒，佐以安神。处方：钩藤12g，白菊花10g，夏枯草15g，生珍珠母30g（布包煎），萆薢12g，土茯苓12g，金银花15g，千里光12g，蒲公英15g，槐花12g，当归12g，丹参12g，甘草3g。服上方10剂，瘙痒渐止。

按语： 本案为肝郁化火生风，兼有湿热，外熏肌肤而身痒。方中钩藤清肝息风；龙胆草泻肝胆火，祛湿热；白蒺藜息风止痒；佩兰芳香化湿；茵陈蒿清利湿热，《本草正义》说：治“下焦湿热风瘙”；茯苓、薏苡仁渗利湿热，且健脾胃；薄荷宣泄肝经风火；金银花清宣热毒；当归补血和营；丹皮清热活血；槐花凉血祛风；甘草和诸药，解热毒。二诊时药已奏效，以清肝胆，祛湿热，祛风解毒治之。三诊时，风火未清，湿热将去，夜寐较差，以清肝火，祛湿热，活血祛风而获愈。

3.曾某，男，53岁，干部，2006年2月19日就诊。

全身皮肤瘙痒已逾1年，屡投疏风解毒、养血祛风、滋阴润燥药乏效，近3个月皮肤瘙痒，入夜更甚，抓之起红色丘疹，渗液或见血，烘热不舒，口微渴，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风湿热毒，郁于肌肤。

治法：清热解毒，祛风除湿，佐以宣达。

处方：生石膏15g，谷精草12g，连翘12g，蝉衣10g，豨莶草15g，白头翁12g，大青叶15g，白花蛇舌草15g，紫草12g，红花4.5g，茯苓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4剂，瘙痒逐日减轻，日发作10余次，每次5～10分钟，舌质红，苔黄滑根厚，脉滑数，为症虽显减，邪气仍盛。治宜清热祛风，化浊利湿，活血解毒。拟方：当归10g，丹参10g，白头翁10g，金银花10g，红花3g，佩兰10g，僵蚕10g，槐花 12g，大青叶15g，紫草10g，荆芥3g，甘草3g，薏苡仁10g。服8剂，瘙痒消失。

按语： 本案为脾胃湿热内蕴，外受风邪，郁于肌肤与络而致皮肤瘙痒。方中生石膏、谷精草宣泄胃之热邪；连翘、蝉衣宣散风热；豨莶草祛风除湿；白头翁祛湿热，且能解毒；大青叶、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紫草、红花活血凉血；茯苓渗利湿热；甘草清热和胃。二诊时瘙痒间发，时间已短，邪恋未尽，以活血凉血，祛湿祛风，清热解毒而痒止。

4.刘某，男，30岁，工人，2004年4月20日就诊。

双足膝以下皮肤瘙痒，经中西医治疗，症状时轻时重，已历3年，皮肤干燥，起白屑，抓之脱落，气腥难闻，痒甚时，抓破皮肤而起痕出血，近半年奇痒难忍，夜间尤甚，难以入寐，面色少华，咽干口渴，大便偏干，小便黄，舌质淡红少津，苔少，脉小弦数。

辨证：风热郁于肌肤，日久营血已亏。

处方：滋燥养营汤加味。

生地黄 15g，熟地黄 15g，当归 12g，白芍10g，黄芩 10g，秦艽10g，防风4.5g，玉竹12g，僵蚕10g，桃仁6g，白菊花 10g，丝瓜络12g，甘草3g，自入鲜忍冬藤叶30g。

二诊： 服上方12剂，下肢仅有微痒，但夜间瘙痒较甚，有时头晕，精神疲乏，大便如常，小便淡黄，舌质淡红，苔少，脉小而数。仍以原方加减：熟地黄15g，当归 12g，白芍 10g，黄芩 10g，秦艽10g，黑芝麻 15g，穞豆衣15g，桑叶 6g，蝉衣4.5g，金银花 15g，豨莶草 12g，地肤子10g，甘草3g。

服上方10剂，下肢痒消失。

按语： 本案为血虚液亏，风邪郁于肌肤，而致下肢皮肤瘙痒。用孙一奎 《赤水玄珠》中的滋燥养营汤，以润燥养血，祛风止痒。加玉竹滋液润燥；僵蚕祛风止痒；桃仁活血行瘀，味微甘，性和平，用量轻，却不伤营血，且质能润燥；白菊花清火祛风；丝瓜络清热活血，配有桃仁使补血而不滋腻；忍冬藤叶清火解毒，且通脉络。二诊时，瘙痒

减轻，以原方去生地黄过寒；玉竹之甘柔；僵蚕之温；桃仁之破血。加黑芝麻、穞豆衣之质柔养血；金银花清宣火毒；桑叶、蝉衣、豨莶草、白菊花清火祛风而止痒。

三十三、口疮（4例）

1.申某，男，47岁，工人，2005年9月10日就诊。

口唇疱烂反复发作，已2年余，服清胃散、泻黄散、玉女煎、甘露饮无效，此次口唇疱烂已半月，上唇有3处，下唇有2处，红肿溃烂，灼痛不安，口渴不多饮，脘满纳少，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脾胃湿热，上蒸口唇。

治法：清脾胃火，宣郁化湿。

处方：生石膏15g，谷精草12g，青蒿6g，郁金10g，佩兰10g，通草5g，茯苓12g，枳壳10g，金银花15g，蒲公英10g，淡竹叶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口疮已消，口唇有灼热感，胃脘微闷，纳差，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为脾胃湿热已减，仍有郁遏不化。以原方去青蒿、通草，加麦芽10g，大豆卷12g，清化湿热，和中健胃。服6剂以肃清余邪，杜其复发。

按语： 本案为脾胃湿热，久郁不得清化，反遏其邪。用生石膏、谷精草清宣脾胃热郁；青蒿、郁金宣散郁热；佩兰醒脾化湿；通草、茯苓渗利湿热；淡竹叶清热利湿；枳壳理气宽中；金银花、蒲公英清热解毒；甘草和胃清热。二诊时口疮消失，湿热留恋。原方去青蒿、通草，加大豆卷、麦芽宣化和中。

2.刘某，男，57岁，工人，2006年9月18日就诊。

口舌生疮已半年，屡经中西医治疗，仍未获愈。半月前，口腔及舌之两侧发生散在水疱10余处，大者如绿豆大，小者如米粒大，破裂成小溃疡，表面有黄色黏膜，脘腹胀满，纳食少，口渴，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脾胃湿热，上蒸口舌。

治法：祛湿热，解热毒。

处方：黄芩滑石汤加味。

黄芩12g，滑石12g，茯苓10g，大腹皮10g，白蔻壳3g，猪苓10g，通草6g，佩兰10g，生石膏15g，金银花15g，大青叶15g，丹参12g。

二诊： 舌边已无口疮，口腔有三处溃疡未愈，脘腹微胀满，饮食略增，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滑数。以原方去白蔻壳，加大豆卷15g，续进6剂，口疮已消。

按语： 本案为脾胃湿热，蕴而成毒，随经上扰，而致口舌生疮。屡投清胃泻火药，虽见效一时，不久湿热复升，用《温病条辨》的黄芩滑石汤将白蔻仁改为白蔻壳，温化而不过燥；茯苓皮改为茯苓渗湿之力更著；加佩兰化湿醒脾；生石膏清胃泻火；金银花、大青叶清热解毒，且有宣达之功；丹参活血消肿。二诊时，湿热势减，口疮将消。去白蔻壳之辛温，加大豆卷清宣湿热，《本草从新》说能“除胃中积热”。湿化热清，毒解疮愈。

3.龙某，女，78岁，退休工人，2006年7月1日就诊。

自2005年4月起，发生口疮，口之上腭、两颊生疮溃烂，经中西医治疗，口疮好转，10~20天左右口疮又复发，此次口腔两侧及上唇生疮红肿溃烂已7天，灼痛较甚，头晕目眩、心烦失眠，脘满纳少，咽干口渴，舌红无津，脉细滑数。

辨证：脾胃热炽，上灼口唇，病久阴亏。

治法：清脾胃，解热毒，养阴液。

处方：黄连4.5g，知母 12g，茯苓 10g，蒲公英 15g，金银花 12g，玄参12g，麦冬12g，沙参12g，当归 10g，丹参12g，淡竹叶6g，谷芽12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6剂，口疮减少，诸症随之好转，头晕神疲，舌质红少津，脉小滑数，将原黄连减为3g，沙参改为太子参12g。

三诊： 服上方7剂，口疮已消，咽干口渴，体倦神疲，舌质红少津，脉小而数，为热邪未清，气血已亏。治宜清理余邪，补气养血。拟方：蒲公英15g，金银花12g，茯苓6g，当归10g，太子参10g，玄参12g，麦芽12g，甘草3g。服9剂，口疮渐愈。

按语： 本案为脾胃热盛，上蒸于口则生疮，病延日久，阴液受伤，脾胃不健。方中黄连泻脾胃之火；知母清胃养阴；茯苓补脾渗利，引火下行，俾养阴药不致滋腻闭火；蒲公英、金银花清热解毒；玄参、沙参、麦冬养阴生津；当归、丹参养血活血；淡竹叶清热祛烦；谷芽和中健脾；甘草清热解毒，缓和药性。二诊时，邪去大半，因年迈体倦，将黄连减为3g，以免苦寒太过，沙参改为太子参，补气养阴。三诊时，邪恋不清，气血已虚，拟清热解毒，益气阴，养营血而获愈。

4.杨某，男，38岁，经商，2003年6月1日就诊。

自客岁5月中旬，发生口舌生疮，小者如米粒大，大者如豌豆大，灼热痛，经中西医治疗，1个月才消失。嗣后，1个月发作1～2次。服清胃散、玉女煎、知柏地黄丸，疗效不显。此次口疮复发6天，上腭有米粒大疮2个，左颊有绿豆大疮3个，上唇有黄豆大疮2个，成小溃疡，疮根红，有白色假膜，灼热而痛，心烦易怒，口苦，口渴（但不多饮），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经郁火，胃中湿热，上冲于口。

治法：清宣肝胃，化浊利湿，活血解毒。

处方：夏枯草15g，郁金10g，山栀子 10g，薄荷 3g，生石膏 15g，谷精草15g，金银花12g，连翘12g，佩兰10g，茯苓 12g，板蓝根15g，淡竹叶6g，丹参15g，甘草3g。

服上方8剂，口疮已愈。

按语： 足阳明胃之脉“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足厥阴肝之脉“挟胃属肝，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此案为肝经郁火，胃中湿热，循经上蒸于口，而发为口疮。方中夏枯草、郁金、薄荷宣泄肝经郁火；山栀子苦泄肝胆之火；生石膏清胃泻火；谷精草宣泄胃火；金银花、连翘、板蓝根解毒消疮；佩兰宣化湿浊；茯苓渗利湿热；淡竹叶清利热邪；丹参活血消肿；甘草清火解毒，协调诸药。口疮由郁火湿热上蒸者不少，过用苦寒清泄，往往使火邪更郁，湿热蕴结，反益其疾。

三十四、耳聋（1例）

王某，女，76岁，医务工作者，2009年2月20日就诊。

多年来，因忧思恼怒，肝火偏旺，经常口苦，8天前外出，冒风受寒，当晚恶寒身疼，次日发热（体温38℃）服荆防败毒散，表证虽解，头部胀痛，以两侧为甚，以小柴胡汤加川芎、白芷，服2剂，头痛更甚，两耳烘热，闭塞失聪，心烦易怒，胸中闷热，口苦，咽干，小便黄热，舌质红，苔黄，脉弦数有力。

辨证：肝经火升，壅闭耳窍。

治法：清降肝火，略参宣窍。

处方：代赭石15g（布包煎），钩藤 15g，黄芩 10g，丹皮 12g，郁金6g，茯苓12g，白菊花10g，桑叶6g，蔓荆子6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4剂，对方大声讲话能听到声音，两耳内有时烘热，或诸塞感，头晕胀，间有胀痛，5～10分钟则止，偶有心烦，夜寐不宁，小便黄，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为肝火仍盛，耳窍不灵。治宜平肝降火，宁心安神。处方：生珍珠母30g（布包煎），钩藤15g，青葙子12g，茺蔚子12g，连翘12g，杭菊花10g，丹参15g，合欢皮15g，茯苓12g，丝瓜络10g，甘草3g。服上方8剂，听力恢复正常，诸症随之消失。

按语： 胆之支脉，从耳后入耳中，肝与胆相表里，以经脉相联系。患者忧思恼怒伤肝，日久化火，复因感受风寒，过用辛温升散之药，外邪虽解，引动肝火，上升充耳，清窍受阻，卒发耳聋。方中代赭石质重坠，味苦性寒，清降肝火；钩藤甘微苦，清肝火，息肝风；黄芩味甘性寒，泄肝胆实火；丹皮性凉辛苦，清肝火，且透达伏火；郁金苦寒清香，宣泄肝经郁火；茯苓甘淡渗利，引火下行；桑叶、白菊花宣泄肝火，清利头目；蔓荆子苦辛上行，疏散风火，宣利耳窍；甘草协调诸药。二诊时，听力已有好转，夜间心神不宁，以平肝降火为主，参以宁心安神之品，俾其火降神宁，耳已转聪。

三十五、目赤肿痛（1例）

周某，女，82岁，退休工人，2006年5月27日就诊。

双目红肿已1个月，白睛血丝布满，灼热多泪，多眵，羞明涩痛，有时眼皮发痒，头晕重，口苦，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经湿热，上壅于目。

治法：清肝息风，祛湿明目。

处方：菊秦公英汤加减。

白菊花10g，秦皮10g，蒲公英20g，白蒺藜12g，丹参15g，钩藤12g，夏枯草15g，佩兰10g，茯苓12g，当归尾10g，赤芍10g，甘草3g，自入鲜车前草15g。

服上方10剂，目痛消失，红肿已散。

按语： 本案为肝经湿热，随经络上壅于目，而致双目红肿胀痛，痒兼风邪。以自拟菊秦公英汤清肝明目，活血止痛，加钩藤凉肝息风；夏枯草清肝火散郁结；佩兰化湿浊；茯苓利湿热；当归尾活血散瘀；鲜车前草清热渗湿。服10剂，肿消瘀散。

三十六、鼻衄（1例）

向某，女，56岁，家庭主妇，2010年8月20日就诊。

素性抑郁，喜食辛辣之食品，近2年来易发鼻衄，经中西医治疗暂止，仍不时发作，10日前起左鼻腔出血较多，每日出血1～2次，每次5～10ml，色赤质稠，甚时两侧鼻窍出血，口鼻灼热，心烦易怒，头晕发胀，口苦口渴，舌质红，苔黄，脉弦数有力。

辨证：肝胃火盛，灼鼻络伤。

治法：降肝火，清胃热，凉血止血。

处方：钩藤12g，生牡蛎15g，郁金10g，生石膏15g，黄芩炭10g，鲜竹茹15g，白菊花10g，白茅根15g，藕节炭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5剂，鼻窍出血已止。1个月后，因家事烦恼，昨早左侧鼻孔出血，色红稠黏，至今日中午，已出血3次，每次5～7ml，口渴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数。以原方去白菊花，加夏枯草15g，芦根15g。续进6剂，鼻衄止，且不复发。

按语： 患者情怀抑郁，日久化火，加之素食辛辣，胃中火炽，肝胃之火上冲于鼻，络伤血溢，则发生鼻衄。方中钩藤、生牡蛎清降肝火；郁金辛苦芳香而寒，宣泄肝火；生石膏辛甘大寒而质重，清降胃火；黄芩炭苦寒而涩，泻肝胃火邪，且善止血；鲜竹茹清胃止血；白菊花

清肝火，平眩晕；白茅根、藕节炭凉血止血；甘草缓和药性。服5剂，鼻衄止，眩晕平。患者以为病愈，未及时来复诊，时过1个月，鼻窍复出血。为肝胃之火复升，迫血妄行。用原方去白菊花，加夏枯草清宣肝火，芦根清宣胃火。待其火清血宁，鼻衄止而不复发。

三十七、牙痛（4例）

1.陈某，男，37岁，教师，2005年3月15日就诊。

满口牙痛10天，右侧痛甚，服清胃散、甘露饮、知柏地黄汤，痛日加重，牵引面颊，龈肿灼热，以右下牙为甚，口渴饮冷，大便偏干，小便黄，舌质红，苔黄略干，脉滑数。

辨证：胃火内蕴，上蒸于齿。

治法：清胃泻火，解毒消肿。

处方：生石膏30g，白头翁 12g，金银花15g，半枝莲15g，丹参15g，淡竹叶6g，甘草3g。

服上方4剂，牙痛止，龈肿消。

按语： 本患者喜食辛甘，日久化火，循经上冲于齿，血行不畅而齿痛。方中生石膏清泄胃火；白头翁苦寒清降，清肠胃火毒，《药性本草》说能“治齿病”；金银花、半枝莲解毒消肿；丹参活血，消肿止痛；淡竹叶清胃火，淡渗而引火下行；甘草清热解毒，缓和药性。胃火清，毒邪解，则齿痛止。

2.余某，男，34岁，工人，2006年8月7日就诊。

左侧上牙痛5天，初起胀痛，其痛不甚，服清胃散无效，用白芷、细辛、生地煎水漱口，则灼热痛，龈红焮肿，口渴，但饮水不多，胃脘胀闷，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滑厚，脉滑数。

辨证：脾胃湿热，上蒸于齿。

治法：清利湿热，化浊解毒。

处方：薏苡竹叶散加减。

薏苡仁15g，滑石12g，连翘15g，茯苓12g，通草6g，佩兰12g，谷精草12g，蒲公英15g，丹参15g，鲜忍冬藤30g，甘草3g。

服上方6剂，痛止肿消。

按语： 脾开窍于口，胃之经脉循行于上齿。本案为湿热素盛，日久化毒，循经上蒸于齿，而发生齿痛。用薏苡竹叶散渗利宣化兼用，去白蔻仁之辛热温燥。加佩兰宣化湿浊而不温；谷精草清阳明风火，擅治齿痛；蒲公英清火解毒；丹参行血祛瘀，消肿止痛；忍冬藤解毒散结；甘草清火护胃。进3剂而见显效，续服3剂而病愈。

3.彭某，男，26岁，干部，2007年9月28日就诊。

左侧上牙肿痛5天，服牛黄解毒片、清胃散，痛未减轻，前天起则剧痛，左面颊焮肿，痛引额部，呼叫不宁，口渴，口臭，大便4天未解，腹部胀满，舌质红，苔黄干，脉滑数有力。

辨证：热结阳明，上蒸于齿。

治法：通腑泄热，解毒消肿。

处方：大黄 10g（后下），枳壳12g，谷精草 12g，金银花 15g，竹茹15g，丹参15g，薄荷4.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1剂，矢气频转，牙痛略减，服2剂后，大便已通，先硬后稀，左上牙痛大减，肿略消，口渴，舌质红，苔黄，脉滑数。为腑通热减，以原方去大黄、枳壳，加生石膏15g。服5剂，痛止肿消。

按语： 足阳明胃之脉，循行于上齿。本案为胃热素盛，聚结阳明，腑结热蒸，灼齿作痛。方中大黄苦寒降泄，通腑泄热；枳壳苦寒气香，宣通气机，助大黄之攻下泄浊；谷精草宣泄胃热；金银花清宣热毒而消肿；竹茹清胃腑之热；丹参活血凉血，消肿止痛；薄荷轻清热毒而消肿；甘草清热和胃。二诊时，腑结已通，胃火势减，去大黄、枳壳之通下，加生石膏清降胃热，热清则痛止。

4.陈某，男，40岁，工人，2006年3月18日就诊。

肾阴素亏，喜香辣食品，加之性情急躁，气郁化火，自2005年7月下旬，开始左侧牙痛，服清胃散、玉女煎，牙痛仍不时发作，有三颗牙松动酸软，此次左侧牙痛7天，龈肿灼痛，痛甚则牵引左侧头面部，心烦易怒，腰足软，口苦，口渴，大便干，小便黄，舌质红少津，脉细弦而数。

辨证：肝胃火蒸，肾阴不足。

治法：清肝胃，养肾阴，解热毒。

处方：生石膏18g，谷精草12g，石斛12g，女贞子12g，生地黄15g，钩藤15g，白菊花 10g，磁石 15g（布包煎），蒲公英 15g，丹参 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5剂，牙痛已止，仍松动不舒，嚼饭菜则微痛，有时眩晕，腰软，口苦干，舌质红少津，脉小弦数。以原方去生地黄、谷精草，加枸杞子15g，骨碎补12g。服上方5剂，齿不松动，2年未复发。

按语： 手阳明大肠的经络，足阳明胃的经络皆循行于齿，足厥阴肝的经脉循行于唇内，肾主精，肾精充养于齿根。本案为肝胃火盛，肾阴不足，而发生齿痛。方中生石膏、谷精草清宣胃中蕴火；石斛清胃养阴；女贞子滋补肾精；生地黄补肾阴而泻火；钩藤、白菊花清肝火，利头目；磁石养肾气，降肝火；蒲公英清热消肿；丹参活血消肿；甘草清火，协调诸药。二诊时，其痛已止，牙齿松动，肝胃火邪未清，肾阴仍亏。以原方去谷精草之宣泄，生地黄之寒凝，加枸杞子益肾填精，骨碎补补肾固齿。

三十八、恶阻（**1**例）

张某，女，34岁，工人，2009年8月24日就诊。

肝火素旺，已怀孕2个月，半月来，恶心呕吐，恶闻食气，食入即吐，胸闷烦热，脘腹胀满，近1周不能进食，呕吐酸苦涎水甚多，嗳气频作，头晕发胀，体消瘦，精神疲乏，口苦干，小便短黄，舌质淡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犯胃，兼有湿热，气逆呕吐，脾胃已虚。

治法：清肝火，降逆气，祛湿热，健脾胃。

处方：钩藤12g，黄芩10g，茯苓12g，陈皮6g，枳壳10g，柿蒂10g，当归10g，北沙参12g，淡竹叶6g，鲜竹茹15g，甘草3g。

二诊： 服上方2剂，呕吐已止，能进少量米粥，有时恶心欲吐，脘腹满闷，头晕目眩，少气懒言，口苦口干，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弦

滑数。以原方去北沙参，加太子参10g。

服上方3剂，呕吐止，饮食如常。

按语： 冲脉隶附于肝经，患者肝火素旺，怀胎以后，肝火更旺，随胎气上冲于胃，且夹湿热，胃失和降，而发生恶阻。方中钩藤平降肝火；黄芩泻肝胆之火，又可祛湿热；茯苓健脾渗湿；陈皮理气和胃；枳壳行气宽中；柿蒂降逆止呕；当归补血养胎；北沙参清热养胃；竹茹清胃止呕；淡竹叶清热除烦；甘草清养胃气，协调诸药。二诊时，肝火有下趋之势，脾胃气虚。以原方去北沙参，加太子参清补之力较强，因而呕止能食。

三十九、崩漏（1例）

杨某，女，49岁，2004年8月5日就诊。

阴道流血53天，色鲜红，夹有血块，1日流血 4～5次，每次 20～30ml，小腹胀痛，口苦口干，头晕，体倦乏力，纳差，舌质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

辨证：肝火夹湿，下灼胞宫。

治法：清肝达郁，化浊利湿，凉血止血。

处方：青蒿6g，郁金10g，香附6g，白茅根15g，佩兰 10g，薏苡仁15g，蒲公英12g，紫花地丁15g，冬瓜仁12g，白蒺藜 10g，麦芽10g，北沙参12g，甘草3g，三七片每次3片，每日3次，与药汁同服。

二诊： 服上方7剂，出血已止，头晕目眩，体倦乏力，面色无华，白带多，纳差，口微苦，舌质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数。诊为肝火湿邪，尚未清彻，营血不足。治宜清肝祛湿，补脾养血。拟方：钩藤12g，白菊花10g，夏枯草12g，当归12g，丹参15g，佩兰10g，蒲公英15g，茯苓12g，僵蚕10g，黄芩10g，扁豆10g，麦芽10g，甘草3g。服7剂已愈。

按语： 本案为肝火夹湿，下灼胞宫，血液妄行，发生崩漏。方中青蒿宣泄肝火；郁金清火散郁；香附疏肝达郁；白茅根涤血止血；佩兰芳香化湿；薏苡仁、冬瓜仁渗利湿热；蒲公英、紫花地丁清热解毒；白蒺藜平肝散郁；三七止血化瘀；北沙参清热生津；麦芽运脾健胃；甘

草清火和中，缓和诸药。二诊时出血已止，肝火湿邪，尚未清彻，营血不足。治宜清肝祛湿，补脾养血。

附：临证心悟

一、眩晕从肝论治

眩是指眼花，患者感觉眼前发黑，视物昏乱；晕是指头晕，又叫头运，患者感觉自身与周围物体旋转。眩晕即头晕眼花，两者常并见，轻者头旋眼暗，闭目即止；重者天旋地转，如坐舟车中，旋转不定，不能站立。常伴有恶心呕吐、心慌、心悸、汗出等。明代龚廷贤的《寿世保元》说："眩者言其黑，晕言其转，冒者言其昏，眩晕之与冒眩，其义一也。其状目闭眼眩，身转耳聋，如登舟车之上，起则欲倒。"

引起眩晕的致病因素，历代医籍论述不一，《内经》提出肝风与髓海不足。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灵枢·海论》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后汉张仲景提出痰饮导致眩晕，《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说："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这两条经文指出饮邪停聚中焦，浊阴之气上冒，蒙蔽清阳，而致头晕目眩。至金元医家对眩晕的病因、病机有新认识。刘河间解释肝风所致的眩晕说："眩，昏乱旋运也。风主动故也。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运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故火本动也，焰得风则自然旋转"（《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朱丹溪认为眩晕是痰作祟，《丹溪心法·头眩》说："无痰不作眩，痰因火动，又有湿痰者，有火痰者。"明代张景岳说："无虚不能作眩"。《景岳全书·眩运》说："眩运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清代叶天士提出肝火、肝风、肝阳引起眩晕，对肾虚风动、阴亏风扰、血虚风扰、夹痰说之较详。清末孟河医派对肝风眩晕各有特见。《孟河马培之医案论精要·眩晕》计有病案8则，属于阴虚风动者2例，阴血虚风扰者3例，肝风夹痰者3例。费伯雄的《费氏医案》有血虚风扰者2例，水不滋木者1例。《丁甘仁医案》中有水亏风动头痛眩晕1例，肝风夹痰，上扰致眩晕者1例。

家父彭述宪认为《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说明了肢体震颤、抽搐、头晕目眩，多由肝风内动所致。因肝主筋，肝之

脉，连于目系，上行于额部，与督脉会于巅顶。如情志不调，肝失疏泄，气郁日久，化火生风，窜入肢体，则发生震颤、抽搐，上扰清窍，则发生眩晕。肝风引起的眩晕，较为多见。清代陈修园的《医学从众录·眩晕》篇说："盖风者非来之风，指厥阴风木而言，与少阳相火同居，厥阴气逆，则是风升火动，故河间以风火立论也。"肝经风火引起之眩晕有虚有实，有兼证、夹证之别。应根据不同证脉，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兹将彭老从肝论治眩晕的理法方药整理介绍如下：

（1）肝经郁火，上扰头目

病机：

情志不调，肝气抑郁，疏泄不利，化火生风，不得宣泄，上郁清窍，而发生眩晕。《临证指南医案·郁》门说："脉左大弦数，头目如蒙，背俞䐜胀，都是郁勃热气上升。"

证脉：

头晕热胀，视物昏花，急躁易怒，心胸闷热，善太息，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

治法：

清宣肝火，息风定眩。

处方：

清宣风火汤。

药物：

羚羊角3g（用山羊角代，先煎），桑叶10g，白菊花10g，连翘12g，钩藤15g，青葙子12g，薄荷3g，甘草3g。

方义：

羚羊角清肝息风；桑叶、白菊花清宣肝火，祛风善止眩晕：连翘理肝气而泻火；钩藤清肝息风；青葙子清泄肝火；薄荷轻清凉散，宣达肝经郁火；甘草协调诸药。

加减：

①肝火盛，目赤面红，脉弦数有力，加青黛6g（布包煎）郁金10g，宣泄肝经郁火。②兼湿浊，头晕重蒙，舌苔黄滑厚，加佩兰10g，通草6g，宣利湿浊。

验案：

姚某，男，36岁，工人，2003年10月20日就诊。

患者2年来，因工作过忙，加之情志不畅，于2003年4月上旬突感头晕眼花，经中西医治疗，仍不时发作。半月前觉头晕目眩，服天麻钩藤饮、龙胆泻肝汤，病渐加剧，整日头晕目眩，有时发胀烘热，心胸烦闷，常太息，易于发怒，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肝经郁火，不得宣泄，化风上扰，清窍不利。治宜宣泄肝火，息风定晕。用清宣风火汤加减：羚羊角2g（磨汁冲服），桑叶 10g，白菊花 10g，青蒿梗6g，钩藤15g，连翘12g，青葙子12g，郁金10g，山栀子皮10g，甘草3g。服7剂，眩晕日发10余次，发时10～15分钟则止，有时胸中烦闷而热，夜寐不安，口稍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为肝经风火，尚未清息，心神不宁。以原方去桑叶、青蒿，加合欢皮12g，丹参15g，解郁和血，宁心安神。续进8剂，眩晕遂平，夜寐安然。

（2）肝经实火，化风扰头

病机：

七情过极，木郁不达，肝用太过，化火生风，上冲头目，而致眩晕。明代秦景明的《症因脉治》说：“火冲眩晕之因，《内经》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木，言风主乎动，木旺火生，则为旋转，此五志厥阳之火上冲，而为实火眩晕之症。”

证脉：

头晕目眩，且有热胀感，心烦多怒，夜卧不宁，目赤面红，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

治法：

苦寒泻肝，息风定晕。

处方：

泻肝定晕汤。

药物：

川楝子10g，黄芩10g，生石决明15～30g，钩藤15g，茺蔚子12g，白菊花10g，牛膝12g，甘草3g。

方义：

川楝子疏肝泻火；黄芩苦寒，直折肝火；生石决明平降肝火；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茺蔚子泻火息风，清利头目；牛膝苦酸质重，引风火下行；甘草养胃，缓和诸药。

加减：

①眩晕甚者，加天麻10g，白蒺藜10g，息风止眩。②兼湿者，舌苔黄滑厚，加佩兰10g，薏苡仁15g，宣利湿浊。③肢体轻微颤动，加僵蚕10g，地龙1.2g，息风镇静。

验案：

李某，男，24岁，工人，2004年10月27日就诊。

患眩晕间作4年，于今年8月15日，头晕发胀，甚时两侧头之筋脉跳动，目视物昏花，失眠多梦（每晚睡2～3小时），性情急躁，易于动怒，有时面颊发赤而热，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而劲。证属肝经实火，化风扰头。治宜泻肝清火，息风平眩。用泻肝清晕汤加减：川楝子10g，黄芩10g，生石决15g，钩藤 15g，白菊花 10g，牛膝15g，白蒺藜 12g，合欢皮12g，甘草3g。服10剂，头微晕，有时头之两侧筋发胀，间有心烦，夜寐易醒，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为风火势减，将原方牛膝减为10g，加丹参15g，夜交藤12g，养心安神。续服10剂，头晕止，夜寐安。1年后，患者来告知，病未复发。

（3）肾水亏损，风阳上扰

病机：

肾为先天之本，属水，肝属木，赖肾水以滋生。如年老肾亏，或房劳太过，耗伤肾阴，不能涵养肝木，风阳上升，清窍不利，而致眩晕。《丁甘仁医案》说：“肝为风木之脏，赖肾水以滋养，水亏不能涵木，肝阳上扰清空，头痛眩晕。”

证脉：

头晕且胀，眼花干涩，面颊潮红，心烦易怒，少寐多梦，咽干口苦，舌红少津，脉小弦数。

治法：

补肾养阴，潜阳息风。

处方：

滋水息风汤。

药物：

熟地黄15g，枸杞子 12g，女贞子15g，龟甲 15g，生牡蛎20g，黑豆衣15g，钩藤15g，白菊花10g，天麻12g，牛膝15g。

方义：

熟地黄、枸杞子、女贞子、黑豆衣补肾益阴；龟甲滋阴潜阳；生牡蛎平肝潜阳；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天麻祛风邪，定眩晕；牛膝既能补益肝肾，又可引风阳下行。

加减：

①阴亏火旺，加玄参13g，知母12g，养阴泻火。②失眠甚，加丹参15g，夜交藤12g，养心安神。③头重脚轻，步行不稳，加磁石15g，僵蚕10g，潜阳息风。

验案：

张某，男，64岁，干部，2004年2月2日就诊。

患者于3年前始发眩晕，起初病尚轻，休息1～2天，则症状消失。今年病渐加重，头晕有热胀感，视物昏花，有时面部潮红，夜难入寐，手足心热，急躁易怒，腰膝酸软，夜间咽干，口苦，舌红无津，脉细弦数。证属肾阴亏损，肝风上扰。治宜补肾益阴，潜降风阳，定眩止晕。用滋水息风汤加减：生、熟地黄各12g，枸杞子12g，女贞子12g，何首乌15g，龟甲15g，生牡蛎20g，钩藤 15g，天麻 12g，牛膝 15g。服 12剂，眩晕逐日随减，余症亦轻，面部未见潮红，心情不如前急躁，夜寐仍差，纳少，口微苦，舌红少津，脉小弦数。为肝经风火，有下趋之势，肾阴未复，心神不宁，脾胃不健。以原方去生地黄、龟甲，将牛膝改为10g，加山药15g，补脾肾。酸枣仁12g，安心

神。佛手10g，和中健胃。续进10剂，眩晕已愈。

（4）血虚风动，扰头眩晕

病机：

思虑过多，营血暗耗，或久病不愈，营血不足，或失血过多，血液不充，不能养肝，风火上扰清窍，则发生眩晕。费伯雄《医案》说："营血久亏，肝风内动，头目作眩，宜调营柔肝。"

证脉：

头晕眼花，心慌心悸，神疲肢倦，面唇无华，舌淡苔薄，脉细弦。

治法：

补血养肝，息风平晕。

处方：

补血息风汤。

药物：

熟地黄15g，当归12g，白芍12g，川芎4.5g，桑椹子15g，白菊花10g，钩藤12g，白蒺藜10g，炙甘草6g。

方义：

用四物汤补血养肝；桑椹子养血益阴；杭菊花、钩藤、白蒺藜清肝息风；炙甘草补脾胃，和诸药。

加减：

①脾虚血少，脘腹胀满，纳差，加扁豆12g，山药15g，谷芽15g，补脾健胃。②肝火盛，心烦多怒，口苦咽干，加黄芩10g，茯苓12g，清利肝火。

验案：

张某，男，49岁，工人，2002年10月4日就诊。眩晕间作半年，屡进辛温香散，苦寒清降之品，近半月头晕目眩，甚时不能站立，有时左侧头部掣痛（日发2～3次，每次3～5分钟），面色苍白，神疲乏

力、纳差、口苦，舌淡，苔黄滑，脉细弦数，证属血不养肝，风火上扰。治宜补血养肝，清火息风。用补血息风汤加减：当归12g，熟地黄 15g，白芍12g，川芎4.5g，枸杞子12g，杭菊花10g，钩藤15g，白蒺藜10g，生牡蛎18g，茯苓12g，佛手6g，炙甘草6g。服10剂，目眩已平，头晕日发10余次，10～20分钟则止，精神仍差，有时心慌、面色少华，胸闷脘满，口微苦，舌淡红，苔黄，脉小弦略数。为风火有下降之势，脾胃运化力弱。以原方去熟地黄，加扁豆12g，谷芽12g，补脾健胃。续进6剂，头晕渐愈。

（5）肝风夹湿，上壅清窍

病机：

感受湿邪，逐渐入里，或过食生冷、肥甘，聚湿生热，复因忧郁恼怒伤肝，疏泄失常，肝气郁结，化火生风，肝风与湿热相合，上扰清窍，而发生眩晕。《马培之医案论精要》："肝阳化风上扰，脾经湿痰藉以上升，头目眩晕。"

证脉：

头晕重蒙，视物发花，胸闷脘满，恶心欲呕，或吐涎水量多，口苦，或渴不欲饮，小便短黄，舌质红，苔黄腻厚，脉弦滑数。

治法：

清肝息风，祛湿定晕。

处方：

清肝蠲湿汤。

药物：

钩藤15g，夏枯草15g，黄芩10g，白菊花10g，佩兰10g，茵陈蒿12g，茯苓12g，大豆卷12g，甘草3g。

方义：

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夏枯草宣泄肝火；黄芩清肝燥湿；佩兰、大豆卷宣化湿浊；茯苓、茵陈蒿清利湿热；甘草清火和胃。

加减：

①湿重难化，舌苔厚腻难退，加石菖蒲6g，厚朴花10g，宣气机，化湿浊。②胃脘胀满，饮食少进，加焦三仙各10g，健脾和胃。③胸脘烦热，加郁金12g，连翘12g，清宣郁热。

验案：

冯某，女，66岁，退休工人，2006年1月11日就诊。

患眩晕3年，屡经中西医治疗，仍不时举发。3天前患者头晕加重，视物旋转，胸闷脘满，恶心，有时呕吐涎水较多，带有酸味，纳少，口苦，舌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证属肝经风火，夹湿扰头。治宜清肝息风，祛湿和胃。用清肝蠲湿汤加味：钩藤15g，白菊花10g，夏枯草15g，黄芩12g，大豆卷15g，佩兰12g，茯苓12g，茵陈蒿12g，陈皮10g，神曲12g，甘草3g。服7剂，头目微觉眩晕，胃脘胀满，纳差，夜寐不宁，口苦，舌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肝火未尽，脾运不健。以原方去茵陈蒿、陈皮，加合欢皮12g，疏肝安神，丹参15g，活血宁心。续进 8剂，眩晕平，夜寐安。

（6）肝风夹痰，扰头眩晕

病机：

情志不调，肝气郁结，化火生风，过食肥甘，饮酒过多，聚湿生痰，肝火与痰搏结，随经上壅清窍则眩晕。《临证指南医案》说："内风挟痰眩晕，吐出清水。"《簳山草堂医案》说："肝风挟痰，头眩欲倒，甚则呕吐。"

证脉：

头晕重胀，视物昏花，呕吐痰涎 （或平时咳痰、咯痰），胸中烦闷，心烦易怒，口苦，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数。

治法：

平肝息风，化痰清晕。

处方：

钩赭夏陈汤。

药物：

钩藤15g，代赭石15g（布包煎），法半夏6～10g，陈皮10g，天麻10g，白蒺藜12g，黄芩12g，白菊花10g，丹参15g，甘草3g。

方义：

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代赭石镇肝火上逆，且降痰涎；白蒺藜、天麻平肝息风；半夏化痰降逆；陈皮化痰和胃；黄芩清泻肝火；丹参活血镇静；甘草协调诸药。

加减：

①痰多稠黏，加全瓜蒌12g，川贝母6g，清热涤痰。②脘满纳少，加香橼10g，和中化痰。③肝火炽盛，面红目赤，加龙胆草9g（炒炭），青黛6g（包煎），苦泻肝火。

验案：

禹某，女，40岁，工人，2003年10月3日就诊。

患者素多稠痰，眩晕发作2年，近半年发作较频。5天前，患者因恼怒后，头晕发胀，目视发黑，闭目稍轻，恶闻人声，觉两耳有蝉鸣声，胸痞脘闷，呕吐痰涎，有时头顶掣痛，急躁易怒，口苦，舌红，苔黄滑，脉弦滑数。证属肝风夹痰，随经壅头。治宜平肝息风，化痰降逆。用钩赭夏陈汤加减：钩藤12g，代赭石15g（布包煎），法半夏10g，陈皮10g，白菊花10g，天麻12g，白蒺藜12g，黄芩12g，浙贝母10g，丹参15g，麦芽10g，甘草3g。服8剂，眩晕显减，走动过多，稍感眩晕，耳鸣减轻，咯痰白黏，有时心慌心悸，失眠多梦，体倦神疲、脘满纳差，面色少华，口苦，舌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数。为肝风将降，痰浊已减，体已见虚。治宜清肝息风，化痰和胃，益气养血，佐以安神。拟方：钩藤12g，白菊花10g，白蒺藜12g，生珍珠母18g，浙贝母10g，橘络3g，太子参12g，当归12g，茯苓10g，合欢皮10g，麦芽12g，甘草3g。服10剂，痰已化，眩晕定。

（7）肝风上扰，夹有瘀阻

病机：

素有肝风眩晕，加之头部受伤，瘀血阻络，或外伤头部，血凝为瘀，又因忧思恼怒伤肝，气机郁结，化火生风，肝风与瘀相合，阻塞头络，而致眩晕。

证脉：

头晕发胀，两目昏花，太阳穴及前额青筋显露，恼怒后加重，心烦失眠，口苦，舌边紫黯，苔黄，脉弦涩。

治法：

活血化瘀，平肝息风。

处方：

化瘀息风汤。

药物：

当归尾12g，丹参 15g，红花6～10g，红藤 15g，郁金 10g，钩藤15g，僵蚕10g，生牡蛎30g，天麻12g，玫瑰花3g，甘草3g。

方义：

当归尾、丹参、红花破血祛瘀；红藤行血通络；郁金疏肝散郁，活血泻火；钩藤、僵蚕、天麻平肝风，定眩晕；生牡蛎平肝降火；玫瑰花行气解郁，活血散瘀；甘草甘缓和胃，以防攻破太过。

加减：

①瘀凝难化，加三七、血竭各4g（2味研末，分3次冲服），破血化瘀。②眩晕甚，加白菊花10g，桑叶6g，清肝火，利头目。③伴头痛，加蔓荆子10g，蜈蚣1～2条，祛风止痛。④失眠甚，加生珍珠母20g，合欢皮12g，宁心安神。

验案：

潘某，男，41岁，工人，2003年4月14日就诊。

罹肝风眩晕3年，服平肝息风药，症状可缓解，多发于工作过劳或恼怒后。2002年10月14日，患者夜间走路太快，跌倒在地，左侧头部撞在一木柱上，当即肿胀青紫，剧痛难忍，用草药外敷，服2天云南白药，20天肿消痛止。此后，眩晕加重，每月发作1～2次。10天前，患者因情绪波动，头晕发胀，眼前金花缭乱，不能站立，左侧头部胀热，太阳、率谷2穴有明显压痛，心烦胸闷，急躁易怒，口苦，舌红边紫黯，苔薄黄，脉弦数。证属肝经风火，上扰于头，夹有瘀热。治宜平肝息风，化瘀通络，佐以清热。用化瘀息风汤加味：当归尾12g，丹参15g，红花10g，红藤15g，郁金10g，钩藤15g、僵蚕

10g，天麻10g，生牡蛎30g，玫瑰花3g，天花粉12g，忍冬藤20g，甘草3g。服10剂。仅上午稍觉头晕，约1小时则止，左太阳、率谷穴有时发胀，稍有压痛，心烦失眠，早上口苦，舌红边略黯，苔薄黄，脉弦略数。为风火势缓，瘀热未尽，心神不宁。治宜清肝息风，活血通络，佐以安神。拟方：当归须12g，丹参 15g，红花 5g，钩藤 15g，生珍珠母20g，白菊花10g，天麻 10g，合欢皮12g，丝瓜络10g，忍冬藤 20g，甘草3g。服8剂，头晕已止。时过半年，因怒后，眩晕复作，但不如前甚，失眠多梦，口苦，舌红边黯，苔黄，脉弦数。用第一方去玫瑰花，加合欢皮12g，夜交藤15g，宁心安神，服8剂，眩晕止而不复发。

（8）风寒束表，引动肝风

病机：

肝风素盛，感受风寒，卫表郁闭，未加发散，肝经风火被遏，不得宣泄，上扰清空，发生眩晕。

证脉：

恶寒重，发热轻，头晕眼花，鼻塞流清涕，咳嗽吐痰，心胸烦闷；身紧无汗，口苦，舌红，苔边白中黄，脉浮紧弦数。

治法：

解表散寒，清肝息风。

处方：

荆苍钩蒺汤。

药物：

荆芥10g，苍耳子6g，夏枯草 12g，钩藤 15g，白蒺藜 12g，僵蚕10g，桔梗10g，葱白10g，甘草3g。

方义：

荆芥、葱白开腠理，散风寒；苍耳子辛苦而温，散风寒，利头目；夏枯草清宣肝火；钩藤凉肝息风；僵蚕、白蒺藜平肝息风；桔梗宣肺止咳；甘草缓和诸药。

加减：

①表寒重，汗难出，加紫苏叶6～10g，防风 10g，疏风散寒。②肝火内郁，心胸烦热，加郁金10g，宣郁泻火。③伴头痛，加蔓荆子10g，祛风止痛。

验案：

伍某，女，30岁，农民，2005年1月28日就诊。

素患肝风眩晕3年，间常发作，7天前，外出感受风寒，恶寒发热（体温38.2℃），关节酸楚，服辛温解表药，不但表邪未解，且引发宿疾，头晕欲倒，眼前发黑，旋转不定，胸脘满闷，有时呕吐，身痛无汗，口苦，小便黄，舌质红，苔边白中黄滑，脉浮弦滑数。证属风寒束表，素有肝风，纯用辛温，表未解去，肝风升动，上扰清窍。治宜疏风散寒，清肝息风，佐以和胃。用荆苍钩蒺汤加减：荆芥 10g，苍耳子6g，紫苏叶 6g，钩藤12g，白菊花10g，黄芩 10g，僵蚕 10g，白蒺藜 10g，焦三仙各 6g，甘草3g。服3剂；表邪已解，眩晕日减，日发10余次，每次5～10分钟，脘满纳差，口微苦，舌红，苔黄滑，脉弦数。为外寒已解，风火未息。治宜平肝息风，参以和胃。拟方：生牡蛎 18g，钩藤 15g，白菊花 10g，白蒺藜10g，黄芩 10g，麦芽 10g，神曲 10g，丹参 12g，佩兰 6g，甘草 3g。服 5剂，眩晕已愈。

（9）风热袭表，引发肝风

病机：

素罹肝风眩晕，风热外侵，邪犯卫表，不得宣达，引动肝经风火，上犯清窍，眩晕乃作。

证脉：

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汗出不透，头晕眼花，或咳嗽吐痰，口苦，口渴，舌红苔黄，脉浮弦数。

治法：

辛凉解表，清肝息风。

处方：

桑蝉钩芩汤。

药物：

桑叶10g，蝉蜕6～10g，木贼6～10g，钩藤15g，黄芩10g，白菊花10g，薄荷6g，甘草3g。

方义：

桑叶、蝉蜕、薄荷辛凉轻清，疏风泄热，清利头目；钩藤清肝息风；黄芩苦泻肝火；木贼轻清解表，宣散肝胆风火；白菊花散风热，清肝火，止眩晕；甘草清热和胃。

加减：

①发热甚，心烦口渴，加生石膏15g，连翘12g，清热达邪。②咽喉肿痛，加射干10g，桔梗12g，清利咽喉。

验案：

伍某，女，50岁，农民，2005年2月23日就诊。

患者于2002年4月中旬，发生眩晕，服平肝息风药则止，但不时举发。6天前，天气转暖，外出感受风邪，次日微恶风寒，发热无汗（体温38.5℃），鼻塞流涕，至下午，头晕而胀，自觉周围物体随之旋转，脘满作呕，轻咳，口苦，舌质红，苔黄，脉浮弦数。证属风热外侵，引动肝风，扰头眩晕。治宜辛凉解表，清肝息风。用桑蝉钩芩汤加减：桑叶10g，蝉蜕6g，钩藤15g，桑叶6g，薄荷6g，黄芩10g，白菊花 10g，力曲 10g，甘草3g。服3剂，寒热已除，呕吐止，眩晕显减，脘满纳少，失眠多梦，口苦舌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表邪已去，风火未息。以原方去薄荷、蝉蜕，加佩兰10g，醒脾和中，丹参镇静安神。服上方3剂，间有眩晕，4～5分钟则止，头部有重着感，脘满纳差，夜寐不实，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肝风未息，湿热留滞。治宜平肝息风，祛湿和胃，佐以安神。拟方：代赭石15g（布包煎），钩藤15g，白蒺藜12g，生香附6g，白菊花10g，佩兰10g，茯苓12g，丹参15g，合欢皮12g，焦三仙各6g。服5剂，已无眩晕之苦。

（10）素有肝风，暑湿引动

病机：

素有肝风眩晕，时至夏季，感受暑湿，引动肝风，上扰清窍，则发生眩晕。

证脉：

身热少汗，微恶风寒，头晕重胀，视物发花，肢体困倦，口苦，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浮弦数。

治法：

祛暑解表，清肝息风。

处方：

蒿佩钩菊汤。

药物：

青蒿 6～10g，佩兰 10g，扁豆衣 15g，钩藤 15g，白菊花 10g，黄芩 10g，白蒺藜10g，西瓜翠衣15g，丝瓜叶15g，六一散10g（布包煎）。

方义：

青蒿辛苦性寒气香，清暑达表；佩兰宣化暑湿；扁豆衣祛暑和中；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白蒺藜疏肝祛风；黄芩清肝火，祛湿热；西瓜翠衣、丝瓜叶清涤暑热；六一散清暑利湿。

加减：

①表邪重，汗难出，发热恶寒，身重无汗，加香薷6g，祛暑解表，且能化湿。②高热者，加生石膏15g，金银花12g，清涤暑热。

验案：

梁某，女，31岁，工人，2004年6月18日就诊。

素患肝风眩晕3年，服清肝息风之品，症状消失，过劳及情绪波动则发作，5天前感受暑湿，微寒发热（体温38.7℃），骨节酸痛，无汗，次日头晕而重，视物发花，胸闷脘满，恶心欲吐，口苦，大便稀（1日2次），小便黄，舌红，苔黄滑，脉浮弦滑数。证属暑湿外侵卫表，引动肝风上扰。治宜宣发暑湿，清肝息风，用蒿佩钩菊汤加减：

青蒿6g，佩兰10g，香薷4.5g，扁豆衣12g，钩藤15g，白菊花10g，黄芩10g，丝瓜叶3片，金银花12g，六一散10g。服2剂，寒热已去，眩晕随减，脘满纳少，口苦、舌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为表邪已解，肝风未平，湿热留滞。治宜平肝息风，祛湿和中。拟方：钩藤15g，生石决明15g，天麻10g，夏枯草15g，白蒺藜12g，白菊花10g，黄芩10g，茯苓12g，扁豆12g，力曲10g，甘草3g。服7剂，眩晕平定。

（11）感受秋燥，引发肝风

病机：

素有肝风，感受时令燥气，邪犯肺卫，引动肝经风火，上扰头目，发为眩晕。

证脉：

发热，微恶风寒，少汗，咳嗽少痰，咽干鼻燥，头晕目眩，心烦易怒，口苦，舌红，苔黄干，脉浮弦数。

治法：

辛凉清润，清肝息风。

处方：

辛润息风汤。

药物：

桑叶10g，白菊花10g，杏仁10g，鲜梨皮15g，天花粉10g，钩藤15g，夏枯草12g，薄荷4.5g，苦丁茶6g，甘草3g。

方义：

桑叶、白菊花解表达邪，又可清宣肝经风火；杏仁宣肺止咳；梨皮润燥生津；天花粉清火生津；钩藤息风平眩；夏枯草清肝散郁；苦丁茶泻火散风，清利头目；薄荷辛凉解表；甘草清火养胃，调和诸药。

加减：

①咳嗽甚，加川贝母6g，百部10g，清润止咳。②发热甚，加山栀皮

10g，金银花12g，清热透表。

验案：

王某，男，48岁，工人，2003年8月24日就诊。

患者肝火素盛，易发眩晕、头痛、目赤，于本月22日开始发热，微恶寒，咳嗽痰少，自服参苏丸3次（1次服 1包），寒去热增（体温38.8℃），咽干鼻燥，头晕热胀，视物旋转，心胸烦热，口苦，口渴饮冷，舌红，苔黄干，脉浮弦数。证属秋燥外侵，邪犯肺卫，误用辛温，引动肝风，扰头眩晕。治宜辛凉解表，甘润祛燥，清肝息风，用辛润息风汤加减：桑叶10g，白菊花 10g，杏仁 10g，连翘 12g，鲜梨皮 18g，薄荷4.5g，天花粉12g，夏枯草15g，钩藤15g，青葙子12g，甘草3g。服3剂，热退咳止，眩晕见减，有时胸中烦热，夜难入睡，口苦干，舌红苔黄，脉弦数。为燥邪已解，肝火未降。治宜平降肝火，息风安神。拟方：生珍珠母30g，钩藤15g，天麻10g，白菊花10g，茺蔚子12g，山栀子皮 10g，郁金 10g，白蒺藜10g，丹参15g，合欢皮12g，甘草3g。服6剂，偶感头晕，10～20分钟则止，神疲体倦，心烦寐差，口苦干，舌红少津，脉小弦数。为肝经风火势减，肾阴不足。以原方去山栀子皮、郁金，加生地黄15g，白芍12g，女贞子12g，补肾养阴，且能柔肝。续进7剂，晕止寐宁。

（12）肝风夹饮，上壅清窍

病机：

中阳不运，湿浊不化，聚成痰饮，加之郁怒伤肝，气机郁滞，化火生风，风火扰动，与痰饮相搏，上壅清窍，发为眩晕。《增评柳选四家医案·静香楼医案》内风门：“眩运呕恶，胸满，小便短而数，口中干，水亏于下，风动于上，饮积于中，病非一端也。”

证脉：

头晕重着，眼前发黑，心下悸动，胸胁支满，脘腹辘辘有声，呕吐清水，口苦，舌苔边白滑，脉弦滑。

治法：

平降风火，温化痰饮。

处方：

息风化饮汤。

药物：

代赭石15g（布包煎），钩藤15g，天麻 10g，白蒺藜12g，法半夏10g，陈皮10g，茯苓15g，泽泻12g，甘草3g。

方义：

半夏、陈皮温化痰饮；茯苓、泽泻行水导饮；代赭石平肝降逆；钩藤、天麻、白蒺藜平肝息风；甘草和中护胃，调和诸药。

加减：

①肝火炽盛，头部烘热，加黄芩10g，青葙子12g，清肝泻火。②肢末发麻，加僵蚕10g，桑枝15g，祛风通经。

现此型病例少见，故验案从略。

体会

（1）家父彭述宪对眩晕从肝论治，以 《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19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为依据。对于眩的解释，唐王冰说：“眩，旋转也。”金元刘河间说：“眩，昏乱旋运也。”因肝之经脉循行目、额，上至巅顶。若情志不调，忧思恼怒太过，肝失条达，气机郁结，化火生风，随经扰及清窍，而致眩晕。但家父并不否定其他因素，如感受外邪，郁遏清阳；肾虚髓减，脑海不足；劳伤心脾，气血两亏；痰浊中阻，壅塞清窍；外伤头部，瘀阻脑络，皆能导致眩晕。

（2）肝经风火引起的眩晕，以心烦易怒，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为诊断特征。

（3）肝经风火引起的眩晕，有的医书分型太少，多以肝阳上亢而统之。家父根据临床所见，分为肝经郁火、肝经实火、肾虚肝风上扰、血虚肝风上扰、肝风夹湿、肝风夹痰、肝风夹瘀、风寒引动肝风、风热引动肝风、暑湿引动肝风、秋燥引动肝风、肝风夹饮12型，做到分型详细，非一型一方可比拟。

（4）家父对叶吴学说、孟河医派有较深钻研，处方用药不落旧套，本文12方，综合前人经验，参以自己临床体会所拟定，有独到之处。中医学家余瀛鳌氏评说家父的处方：“故疗疾去病，常参酌古今名方，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拟订方药，制方不尚奇峻，其用专宏而不

杂。”

（5）学有师承，家父长于中医肝病的治疗，得到国家级名老中医吴静芳（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的门生）教益甚多。吴师祖疏肝不用柴胡，而用青蒿、青皮、香附、橘叶，以免升阳劫阴，清肝不用龙胆草、芦荟，而用川楝子、夏枯草、白菊花，以免过寒郁遏。有幸入著名中医学家沈仲圭门下，聆其雅教。沈师对孟河医派研究极深，特别服膺丁甘仁，沈老常说丁氏集孟河医学之大成，彭老深受其影响，处方用药，多有借鉴。

（6）痰湿中阻，上蒙清窍与肝风夹痰，上扰清窍引起的眩晕不容混淆。前者为脾不健运，水湿内停，积聚生痰，上壅清窍所致，治宜祛湿化痰，健脾和胃；后者为素有痰浊，与肝经风火相搏，上扰清窍所致，治宜平肝息风，化痰降逆。

（本文原收录入彭述宪所著《新编中医内科方剂》一书。）

二、头痛从肝论治

《灵枢·经脉》说：“肝足厥阴之脉……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肝与胆互为表里，发生疾病则相互影响，故头痛与肝胆的关系极为密切。如肝火、肝风之头痛，多采用龙胆泻肝汤、羚羊角散、天麻钩藤饮，往往疗效不显。作者临床体会，治肝经头痛，应辨别其虚实、兼证、夹证。依据不同证脉，辨证施治，分为以下7型。

（1）肝经风火，上扰清窍

病机：

情志怫郁，日久化火生风，或暴怒伤肝，激动肝火，上扰清窍，充塞脑络，而致头痛。《金匮翼》说：“肝厥头痛者，肝火厥逆，上攻头脑也。其痛必在巅顶，以肝之脉与督脉会于巅故也。”

证脉：

头部胀痛，以两侧为甚，或在巅顶，或一侧头痛，心烦易怒，口苦，小便黄，舌红苔黄，脉弦数。

治法：

平肝泻火，息风通络。

处方：

钩菊青葙饮（自拟）。

药物：

钩藤、夏枯草各15g，白菊花、青葙子、川楝子、山栀子皮各9g，生牡蛎24g，丹参12g，苦丁茶6g。

方义：

钩藤、白菊花凉肝息风；青葙子清泄肝火；川楝子疏肝泻火；夏枯草、山栀子皮清宣肝火；生牡蛎潜降肝火；丹参活血通络；苦丁茶清利头目。

加减：

头部掣痛，加全蝎4.5g，蜈蚣2条，息风止痛。

验案：

袁某，女，57岁，工人。1980年11月10日就诊。左侧头痛5年，虽屡经中西医治疗，仍间常发作，近年发作较频，15～30天痛1次，3天前，左侧头部胀痛，有烘热感，上引头顶，心胸烦热，口苦甚，小便黄，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证属肝火上逆，冲于头侧。治宜泻肝散郁，活血通络。用钩菊青葙饮去苦丁茶，加郁金9g、龙胆草6g。服6剂，头痛消失。1个月未来复诊，近2天左侧头部热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乃肝火复升，以原方去龙胆草之苦寒，加牛膝12g，以引火下行，俾肝火不上冲。续进6剂。头痛却，且未复发。

（2）水不涵木，肝风上扰

病机：

肝为风木之脏，赖肾水以涵养。如纵欲过度，或遗精时久，或久病及肾，耗伤肾阴，水亏而木失荣润，风阳升动，上壅清空，而致头痛。《王旭高医案》说：“久遗下虚，肾水不足，肝风暗动上升，则头痛眩晕。”

证脉：

头痛发胀，面红烘热，心烦易怒，夜难入寐，口苦咽干，舌红无津，

脉细弦数。

治法：

滋水潜阳，清肝息风。

处方：

增损建瓴汤（据《医学衷中参西录》方加减）。

药物：

山药18g，生牡蛎24g，牛膝、代赭石、生龙骨、生地黄、白芍、钩藤各15g，枸杞子、天麻各10g。

方义：

山药、生地黄、枸杞子补肾益阴；代赭石、生龙骨、生牡蛎重镇潜阳；白芍养阴柔肝；天麻、钩藤清肝息风；牛膝补肝肾而引火下趋。

加减：

阴亏火旺，五心烦热，加黄柏6g，龟板15g，清火育阴。

验案：

杨某，男，45岁，干部，1986年4月6日就诊。头痛半年，屡投辛散、苦降、养血之剂无效，旬日前，投补中益气汤加细辛、川芎、蔓荆子，服3剂痛增，头部掣痛，以左侧为甚，有时面红烘热，目眩耳鸣，心烦失眠，口苦咽干，小便黄，舌红无津，脉细弦数。证属肾阴不足，风阳上扰。治宜补肾育阴，潜阳息风。用加减建瓴汤加女贞子、青葙子各12g。服10剂，头痛日趋减轻，仅有微痛，间有面部烘热及耳鸣，夜能入寐，腰酸体倦，口稍苦，舌红少津，脉细弦略数。为肾阴渐复，风火未平。治宜滋水涵木，潜阳息风。处方：熟地黄、枸杞子、女贞子、龟板、牛膝各15g，钩藤、茺蔚子各12g，杜仲、白菊花各9g，甘草3g。服8剂，头痛已止，偶有筋脉掣跳，耳鸣声微，精神疲乏，早上口苦，舌红少津，脉小弦略数。乃肾阴将复，慎防风阳复升。嘱服杞菊地黄丸，每服9g，1日3次，用钩藤、白菊花、夏枯草各9g，煎水送服。以补肾阴为主，佐以清肝息风，调治1个月而愈。

（3）血不养肝，风火扰头

病机：

谋虑太过，营血暗耗，或肝火太盛，阴血受灼，或失血过多，或产后营血亏少，肝失濡养，风火上扰清窍，而致头痛。《丁甘仁医案》说：“产后血虚，厥阳上扰，头脑空痛。”

证脉：

头痛眩晕，或劳累后加重，心烦不寐，神疲体倦，面色无华，口苦，舌淡红，苔黄，脉细弦。

治法：

补血养肝，清火息风。

处方：

养血胜风汤（《医醇剩义》方）。

药物：

生地黄15g，当归、白芍、柏子仁、酸枣仁、黑芝麻、枸杞子各12g，杭菊花9g，五味子4.5g，桑叶、川芎各6g，红枣5枚。

方义：

四物汤、柏子仁、酸枣仁补血养肝；枸杞子、黑芝麻、五味子滋补肝肾；红枣补脾益血；桑叶，杭菊花凉肝息风而利头目。

加减：

肝火偏盛，脉细弦数，去五味子、红枣，加钩藤12g，黄芩9g，清肝息风。

验案：

朱某，女，25岁，工人。1980年9月11日就诊。

怀妊8个月，从10天前起发生头痛，以两侧为甚，头晕目眩，耳鸣作痒，心烦寐差，体倦乏力，口苦咽干，面色无华，舌淡红，苔薄黄，脉小弦数。证属血不养肝，风火扰头。治宜补血养肝，降火息风。用养血胜风汤去生地黄、柏子仁、五味子、大枣、桑叶，加熟地黄12g，生牡蛎15g，夏枯草、钩藤各12g，黄芩9g，甘草2g。服上方6

剂，头微痛，间有头晕耳鸣，腰部腰酸疼，口苦，舌淡红，苔黄，脉小弦略数。以原方去牡蛎，加桑寄生12g，养血壮腰。续进7剂，诸症消除。

（4）肝风夹湿，上壅清窍

病机：

素体湿盛，加之郁怒伤肝，气郁化火生风，风火与湿邪相合，上扰清窍，络阻作痛。《孟河马培之医案论精要》说："肝火湿热上升，头疼耳鸣。"

证脉：

头痛发胀，昏蒙而重，胸脘痞满，口苦，肢节酸楚，小便黄，舌红，苔黄滑，脉弦滑数。

治法：

清肝息风，化浊利湿。

处方：

清肝蠲湿汤（自拟）。

药物：

钩藤18g，夏枯草15g，茵陈蒿、黄芩、茯苓各 12g，白菊花、佩兰、僵蚕各9g，甘草3g。

方义：

钩藤、白菊花、僵蚕清肝息风；夏枯草宣泄肝火；茵陈蒿、茯苓清利湿热；佩兰宣化湿浊；黄芩泻肝火，祛湿热；甘草协调诸药。

加减：

脘满纳差，加麦芽12g，健脾和胃。

验案：

王某，女，41岁，工人。1974年8月26日就诊。

右侧头痛40天，胀痛而重，前牵太阳穴，后引风池穴，胸闷欲呕，纳少，口苦，小便黄热，舌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证属肝经风火，夹湿上扰。治宜清肝息风，祛湿通络，用清肝蠲湿汤加地龙9g，丹参12g。服2剂，头痛大减，续服5剂，痛除而不复发。

（5）肝风夹痰，上壅于头

病机：

过食肥甘，或饮酒过多，积湿生痰，情志不调，肝失条达，气机郁结，化火生风，痰与肝风相搏，上壅脑络，遂发头痛。《张聿青医案》说：“头痛眩晕，苔白厚腻，脉濡缓微滑，肝阳挟痰上腾。”

证脉：

头胀痛而重，咯痰，或呕吐痰涎，胸闷脘满，口苦，舌红，苔黄厚腻，脉弦滑数。

治法：

钩牡蒌夏汤（自拟）。

药物：

钩藤15g，生牡蛎24g，丝瓜蒌、夏枯草、黛蛤散各12g，法半夏、白菊花各9g，甘草3g。

方义：

钩藤、白菊花清肝息风；生牡蛎平降肝火，夏枯草宣泄肝火；全瓜蒌、半夏化痰开结；黛蛤散清肝化痰；甘草养胃气，和诸药。

加减：

痰多稠黏，加莱菔子12g，化痰开结，天竺黄6g，清火涤痰。

验案：

王某，女，40岁，干部。1987年5月30日就诊。

头痛间作4年，每投羌活、白芷、柴胡、川芎则剧，近月服补气、养血、益肾之剂，头部胀痛，以巅顶为甚，咯痰稠黏，心烦失眠，有时四末麻木，口苦，舌红，苔黄腻厚，脉弦滑数。证属肝经风火，夹痰

壅头。治宜平肝清火，化痰息风。用钩牡蒌夏汤加僵蚕9g。服6剂，头痛止。3个月后，头痛复作，但不如前甚，头之两侧筋脉发胀，咯痰不利，口苦，舌红，苔黄滑厚，脉弦滑略数。乃肝风痰热，复扰于头。以原方加丹参12g。续进5剂，诸症消去，4年未曾复发。

（6）肝风夹瘀，窒塞脑络

病机：

肝胆风火，随经上壅，头痛日久，脉络瘀涩，或素有肝风扰头，复因头部外伤，瘀血留滞，风与瘀相合，则头痛难止。

证脉：

头痛如刺，亦有头部胀痛，但局限不移，压痛明显，多有头部外伤史，口苦，舌红边黯，苔黄，脉弦涩。

治法：

清肝息风，祛瘀通络。

处方：

熄风逐瘀汤（自拟）。

药物：

钩藤、丹参各15g，夏枯草12g，地龙、白蒺藜各9g，血竭3g（研末冲服），红花、丝瓜络各6g，甘草2g。

方义：

钩藤、白蒺藜息肝风；夏枯草清肝火；丹参、红花、血竭活血化瘀；地龙息风通络；丝瓜络行血通络；甘草调和诸药。

加减：

肝火偏盛，脉弦数，加黄芩10g，清肝泻火。

验案：

胡某，男，42岁，干部。1995年6月20日就诊。

罹头顶痛4年，屡进疏风、补肾、益气、养血之品无效，改服西药止痛、镇静剂药，可暂时缓解，今年4月上旬，巅顶处刺痛，百会穴压痛明显，痛引左侧头部，心烦失眠，口苦，舌红边紫黯，苔黄，脉弦数。证属肝风扰头，久痛络瘀。治宜清肝息风，祛瘀止痛。用熄风逐瘀汤加青木香6g。服8剂，头痛日减，百会穴稍有压痛，有时头晕，夜寐欠宁，口微苦，舌边微黯，苔黄，脉弦略数。以原方去红花、青木香，加当归12g，养血活血；天麻9g，息风定晕。续进5剂，痛却病愈。

（7）素有肝风，外邪引发

病机：

素患肝风头痛，起居不慎，感受外邪，引动风火，上扰清空，而致头痛。《王旭高医案》说：“外风引动内风，头偏右痛。”《柳宝诒医案》说：“木火为风邪所遏，左偏头痛。”

证脉：

头部胀痛，多以头侧为甚，寒热无汗，鼻塞流涕，口苦、舌红，苔边白中黄，脉浮弦数。

治法：

疏风解表，清肝息风。

处方：

祛风清宣法（《丁甘仁用药113法》）。

药物：

炒荆芥、桑叶、滁菊花、朱茯神、省头草、竹茹各 9g，钩藤15g，橘红、薄荷各6g，橘络3g，荷叶边1圈。

方义：

荆芥，薄荷疏风解表；桑叶，菊花既可疏散风热，又可凉肝息风；钩藤平肝清火；朱茯神宁心安神；橘络、竹茹清火通络；橘红理气和胃；省头草、荷叶边清利头目。

加减：

春冬季，感受风寒，加紫苏叶6g，防风9g，发散风寒；夏天感受暑湿，去荆芥，加香薷4.5g，丝瓜叶2片，解表祛暑；咳嗽吐痰，加杏仁、桔梗各9g，宣肺止咳。

验案：

梁某，女，70岁，工人。1989年3月10日就诊

患偏头痛2年，屡经中西医治疗，仍时发时止，或左或右，5天前，天气暴热，汗出脱衣受凉，次晨头之右侧胀痛，前引太阳穴，后连风池穴，上及巅顶，恶寒发热（体温38.3℃），鼻塞流涕，咳吐黄痰，进川芎茶调散，其痛如裂，投桑菊欲未减，口苦干，小便黄，舌红，苔边白中黄，脉浮弦滑数。证属素有肝风，复感外邪。治宜疏风解表，清肝息风，宣肺止咳。用祛风清宣法去茯神、橘红、省头草、荷叶边，加防风、杏仁、黄芩、僵蚕各9g。服3剂，表解咳止，右侧头痛大减，日发10～20次，每次5～10分钟，口苦，舌红苔黄，脉弦略数。乃外邪已解，风火势减。治宜平肝息风。处方：钩藤15g，豨莶草12g，白菊花、黄芩、天麻、僵蚕各9g，生牡蛎18g，甘草3g。服6剂，右侧头痛消失。

三、失眠从肝论治

肝属木，其性刚强，主谋虑，性喜条达，能舒展气机，调节人的情志活动。若情志不调，郁怒伤肝，化火扰心，神不守舍，因而导致失眠。肝火失眠，有郁火、实火、虚火之分，作者拙见，可分以下四型。

（1）肝火内郁，上扰于心

病机：

情志不遂，肝气怫郁，日久化火，不得宣泄，上扰心神，导致失眠。《临证指南医案》说："少阳郁火不寐。"《赵绍琴临证验案精选》说："此肝胆郁火，不得发越，内扰心神，魂魄俱不安宁。"

证脉：

心烦失眠，精神抑郁，善太息，胁胸胀闷，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或细弦而数。

治法：

疏肝宣郁，泻火安神。

处方：

疏肝安神汤（据《症因脉治》疏肝散加减）。

药物：

柴胡 12g，紫苏梗、白芍、山栀子、丹皮、青皮各 6g，钩藤15g，茯神、合欢皮各12g，甘草2g。

方义：

柴胡、紫苏梗、青皮疏肝理气；山栀子、丹皮、钩藤清肝泻火；白芍、甘草和营柔肝；合欢皮解郁安神；茯神补脾宁心。

加减：

脘满纳差，加麦芽12g，疏肝健脾。

验案：

戴某，男，27岁，干部。1979年8月6日就诊。

自去年10月中旬发生失眠，上床2～3小时才能入睡，多梦纷纭，服西药安眠镇静剂虽能奏效，10天半月病又复发，曾投龙胆泻肝汤、补心丹、归脾汤等，其病益甚，近3夜来，彻夜未眠，胸中闷热，头晕目眩，精神抑郁，纳差，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肝经郁火，上扰心神。治宜疏肝开郁，泻火宁心。用疏肝安神汤去青皮，加郁金、麦芽各9g。服5剂，夜能睡5小时，中午睡2小时，仍梦多，头晕乏力，脘满纳差，口苦，舌淡红，苔薄黄，脉虚弦略数。为郁火虽减，心脾已亏。治宜清肝开郁，补脾宁心。处方：钩藤15g，白菊花、郁金、当归、太子参、茯神、酸枣仁各10g，山栀子、鸡内金各6g，甘草3g。服5剂而愈。

（2）肝火亢盛，上冲于心

病机：

肝经蕴热，化火升动，或七情过极，肝气亢盛，因而化火，冲逆于上，心受火灼，神不潜藏，遂成失眠。《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实证不寐》篇说："是由郁怒伤肝，气郁化火，肝火扰动，神魂不宁所致。"

主证：

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头晕胀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

治法：

泻肝清火，佐以安神。

处方：

清肝安神汤（自拟）。

药物：

生珍珠母 30g，钩藤、丹参、夏枯草各 15g，合欢皮 10g，甘草3g。

方义：

生珍珠母平肝镇心；钩藤凉肝镇静；丹参、朱茯神清火宁心；夏枯草散肝经郁火；合欢皮疏肝安神，甘草和胃，协调诸药。

加减：

肝火积盛，脉弦数而实，加龙胆草6g，苦寒泻火。

验案：

魏某，女，40岁，干部。1982年7月8日就诊。

患失眠10余年，经中西医治疗，症状时轻时重，于今年6月下旬，病情日增，甚至通宵不寐，心烦多怒，脘满胁痛，头晕目眩，口苦，大便干结，小便色赤，舌质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肝火炽盛，上灼心神。治宜泻肝火，理肝气，安心神。用泻肝安神汤加川楝子9g，龙胆草6g，白菊花9g。进7剂后，已能入眠，梦多易醒，眩晕减，胁痛止，便通畅，脘胀微痛，有时嗳气，纳差，舌淡红，苔黄，脉小弦。诊系肝胃不和，心神欠宁。治宜平肝和胃，清火安神。处方：代赭石、钩藤、丹参各12g，川楝子、北沙参、旋覆花、酸枣仁、麦芽、菊花各9g，甘草3g。进8剂，诸症悉除。

（3）肝阴不足，火扰心神

病机：

五志化火，耗伤肝阴，肝火偏亢，上灼于心，神不安宁，导致虚烦失眠。《金匮要略讲义》说：“肝阴不足则生内热，上扰神明，故虚烦不眠。”

主证：

夜难入寐，心中烦热，头晕目眩，口苦咽干，舌红无津，脉小弦数。

治法：

养阴柔肝，清火安神。

处方：

酸枣仁汤（《金匮要略》）。

药物：

酸枣仁15g，知母、茯苓各12g，川芎4.5g，甘草3g。

方义：

酸枣仁酸甘而润，养肝阴，安心神；知母清火除烦；茯苓、甘草安中养心；川芎行血散郁，俾补而不滞。

加减：

阴血不足者，加熟地黄、白芍各12g，补血养肝。

验案：

张某，女，35岁，干部。1976年6月10日就诊。

性素急躁，近半年月经超前，量多色红，渐发心烦失眠，胸中灼热，近周每晚睡2～3小时，多梦纷纭，头晕目涩，精神萎靡，手足心热，夜间咽干口苦，舌红少津，脉小弦而数。证属肝火偏旺，耗伤阴血，上扰心经，神不守舍。治宜补阴血，清肝火，安心神。用酸枣汤加当归9g，白芍、玄参、钩藤各12g，生珍珠母15g。进10剂，诸症趋愈。

（4）肾阴不足，肝火扰心

病机：

乙癸同源，木水相生，肝木之荣，有赖于肾水滋润。如久病及肾，或房事不节，耗伤肾阴，水亏不能涵养肝木，肝火偏旺，上灼于心，神不归舍，而致失眠。《程门雪医案》说："肝阳上亢，水火不交，则为失眠。"

证脉：

夜不能寐，五心烦热，头晕耳鸣，腰痛遗精，急躁易怒，口苦咽干，舌红无苔，脉细弦数。

治法：

潜降肝火，滋水安神。

处方：

钩牡杞枣煎（自拟）

药物：

钩藤、生牡蛎各15g，何首乌、枸杞子、女贞子、茯神、酸枣仁各12g，白蒺藜9g，甘草3g。

方义：

钩藤、白蒺藜、生牡蛎潜降肝火；何首乌、女贞子、枸杞子补肾益阴；酸枣仁、茯神养心安神；甘草清火和胃。

加减：

失眠甚，加生珍珠母30g，夜交藤12g，平肝宁心，养阴安神。

验案：

朱某，男，51岁，干部。1976年6月30日就诊。

失眠2载，于去年9月，伴有头晕胀痛，血压170／110mmHg，服氯丙嗪、利血平、降压灵等，血压降至150／100mmHg，失眠好转，但恼怒及劳累后，病情加重，近3夜，通宵达旦，不能安枕，头顶热痛，心烦多怒，腰膝酸软，舌红少苔，脉弦小数。证属肾阴亏耗，木火扰心。治宜平肝降火，补肾宁心。用钩牡杞枣煎加生地黄、夏枯草、牛膝、丹参各12g，地龙9g。进10剂，每夜能睡6小时，但多梦易醒，头痛止，间有头晕心烦，腰膝无力，舌淡红，苔薄黄，脉小弦稍数。血压 140／95mmHg，证属肝火渐降，肾阴未复。治宜补肾益阴，清肝宁心。处方：何首乌、女贞子、枸杞子、酸枣仁各15g，丹参、钩藤、夏枯草、朱茯神各12g，甘草3g。服 10剂，夜寐已安，血压正常，精神不振，脉小弦。嘱服杞菊地黄丸、二至丸，每次各服6g，日3次，以调理善后，服1个月则康复。

四、咳嗽从肝论治

咳嗽为肺系病变的主要症状，但其他脏腑功能失调，累及于肺，亦可引起咳嗽。诚如 《素问·咳论》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盖肝与肺以经脉相连，《灵枢·经脉》篇谓：“肝足厥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如肝经郁火，上熏于肺；肝火旺盛，刑金灼肺；肝血不足，木燥伤金；水不涵木，肝火上炎均可引起肺失清肃，而导致咳嗽。兹根据不同证脉，分型论治，略陈管见。

（1）肝经郁火，上熏于肺

病机：

情志不遂，气郁化火，不得宣达，随经灼肺，清肃失常，而致咳嗽。《临证指南医案》说："少阳郁热，上逆犯肺。"

证脉：

咳嗽阵作，吐痰不爽，胸满胁胀，善太息，心烦，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

治法：

宣郁清肝，肃肺化痰。

处方：

宣郁肃肺汤（自拟）。

药物：

柴胡、黄芩、白蒺藜各12g，浙贝母、郁金、杏仁、瓜蒌壳、鲜菊花叶各9g，枇杷叶6g，甘草3g，青橘叶3片。

方义：

柴胡、郁金、橘叶疏肝散郁；黄芩、菊叶凉肝清肺；白蒺藜疏肝利肺；浙贝母、瓜蒌壳清热化痰；杏仁、枇杷叶肃肺止咳；甘草泻火养胃。

加减：

素有郁火，复感外邪，引动肝火，上灼于肺，而致咳嗽，寒热头痛者，加青蒿、薄荷各6g，以宣郁解表。

验案：

陈某，女，34岁，农民。1976年4月5日就诊。

患者胸襟偏狭，情志抑郁，于今年2月28日发生咳嗽，服宣肺化痰药无效，投温肺化饮、清热化痰、补肺益气之剂，咳嗽加重，日阵发20～30次，痰黄粘喉，胸中闷热，两胁胀满，时作太息，口苦，小便黄，舌红，苔黄滑，脉小弦滑数。证属肝郁化火，不得宣泄，随经灼肺，肺失清肃。治宜清宣郁火，化痰止咳。用宣郁肃肺汤去枇杷叶、

加夏枯草12g，山栀皮6g。服6剂，咳嗽渐减，日发3～4次，痰易咯出，胸闷胁胀消失，口稍苦，舌红，苔黄，脉弦滑稍数。为郁火未尽，肺欠清肃。治宜疏肝清火，肃肺止咳。处方：柴胡、白蒺藜、浙贝母各12g，杏仁、前胡、紫菀、山栀皮各9g，枇杷叶6g，甘草3g。服5剂，咳嗽已止。

（2）肝火亢盛，刑金灼肺

病机：

肝素蕴热，或七情过极，肝气亢盛，化火冲逆侮肺，肺失清肃，而成咳嗽。《重订通俗伤寒论》：“肝火灼肺，咳则胁痛，不能转侧。”

证脉：

咳嗽痰黏，胸闷胁痛，心烦易怒，面颊发赤，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

治法：

平肝降火，化痰肃肺。

处方：

泻肝肃肺汤（自拟）。

药物：

生石决明15g，夏枯草、白蒺藜、黛蛤散（包煎）各12g，平地木、川楝子、黄芩、杏仁、浙贝母、枇杷叶各9g，甘草2g。

方义：

生石决明、夏枯草、川楝子、白蒺藜平肝泻火；黄芩泻肝肺之火；浙贝母、枇杷叶清肺化痰；黛蛤散清肝化痰；杏仁、平地木消痰止咳；甘草清火止咳，缓和药性。

加减：

肝经实火，脉弦数有力者，加龙胆草4.5g；苦寒泻肝。

验案：

冯某，男，44岁，工人。1973年1月23日就诊。

自去年11月20日患咳嗽，屡投清肺化痰、养阴润肺之品，咳嗽日增，夜难入寐，痰稠色黄，胸满胁痛，心烦喜怒，有时面部烘热，头晕，口苦咽干，小便短黄，舌红，苔黄根滑，脉弦滑数。证属木火旺盛，上刑肺金。治宜抑木清肝，肃肺止咳。用泻肝肃肺汤加钩藤12g，桑白皮9g，鲜萝卜汁15g（冲服）。服6剂，咳嗽大减，仅早上咳嗽，吐少量黄白黏痰，间有头晕，舌红，苔黄滑，脉弦滑稍数。证系肝火势减，痰浊恋肺。治宜清肝肃肺，化痰止咳。处方：生石决明、钩藤各12g，桑白皮、白前、黄芩、浮海石、瓜蒌皮、沙参各10g，甘草3g。服4剂，诸症消失。

（3）肝血不足，木燥伤金

病机：

肝经郁热日久，或谋虑太过，耗伤肝经阴血，木燥生火，随经上炎，灼伤肺金，肺失清降，遂发咳嗽。《症因脉治》说："或肝经少血，肝气亏损，则木燥火生，亦为喘咳。"

证脉：

咳嗽少痰，胸胁作痛，咳甚时面赤，头晕目眩，咽干口苦，舌淡红而少津，苔黄，脉细弦数。

治法：

补血养阴，清肝肃肺。

处方：

增损丹青饮（据《医醇剩义》方加减）。

药物：

代赭石、白蒺藜各12g，黄芩、杭菊花、当归、白芍、麦门冬、石斛、杏仁各9g，桑叶、川贝母各6g，甘草3g。

方义：

代赭石平降肝火；白菊花、桑叶、白蒺藜清宣肝火，又可肃肺；当归、白芍补血柔肝；麦门冬、石斛养阴生津；黄芩泻肝肺火；川贝

母、杏仁化痰止咳；甘草和胃。

加减：

咳甚者，加平地木、地枇杷各12g，肃肺止咳；痰多而稠，加紫苏子、海蛤粉各9g，化痰宁嗽。

验案：

廖某，女，65岁，家务。1988年2月20日就诊。

素有肝风眩晕，不时举发。咳嗽逾月，屡进宣肺解表、温化痰饮之品，咳嗽未减，夜间尤甚，难以安卧，痰稠不爽，胸胁作痛，心烦多怒，头晕目眩，咽喉干燥，口苦，舌淡红少津，脉细弦数。证属血虚肝燥，火灼肺金。治宜补血益阴，清肝润肺。用增损丹青饮加生地黄、白薇各9g。服2剂，咳嗽减轻，续进3剂，仅有微咳，胁痛止，夜能入寐，有时头晕，口稍苦，舌红少津，脉细弦略数。为阴血未复，肝火渐减。治宜养血益阴，清肝宁肺。处方：当归、白芍、何首乌、麦冬各12g，钩藤、白菊花、白薇、杏仁、沙参、黛蛤散（包煎）各9g，川贝母6g。服5剂而愈。

（4）水不涵木，肝火上炎

病机：

房事过多，肾水亏损，不能涵木，肝火偏亢，上灼于肺，肺失清肃，遂成咳嗽。《马培之医案论精要》说："肾水久亏，肝阳上亢，肺金受其消铄，呛咳气喘。"

证脉：

咳嗽日久，痰少不利，五心烦热，腰膝酸软，咽干口苦，两颧潮红，舌红无津，脉细弦滑数。

治法：

滋水涵木，肃肺止咳。

处方：

涵木肃肺饮（自拟）。

药物：

玄参、女贞子、山药、枸杞子、生石决各12g，白蒺藜、黛蛤散（包煎）、紫菀、丹皮、麦冬、甜杏仁各9g，川贝母、瓜蒌壳各6g。

方义：

女贞子、山药、枸杞子、玄参补肾益阴；生石决、丹皮清降肝火；白蒺藜疏肝利肺；麦门冬、甜杏仁、川贝母润肺止咳；紫菀、瓜蒌壳润肺化痰；黛蛤散清肝化痰。

加减：

阴亏甚者，去瓜蒌壳，加熟地黄12g，补肾益阴。

验案：

朱某，女，50岁，农民。1984年11月4日就诊。

咳嗽逾年，医者见其痰少，手足心热，诊为肾阴不足，虚火灼肺之证，投知柏八味丸、参麦地黄汤、大补阴丸等方，病日加重，咳嗽连声，咽干痰少，心胸烦热，午后颧赤、眩晕，足酸，手足心热，小便黄，舌红无津，脉细弦滑数。证属水亏木燥，化火灼肺。治宜滋水涵木，清肝宁肺。用涵木肃肺饮去瓜蒌壳，加何首乌、生牡蛎各12g。服10剂，仅早晚咳嗽，吐少量白黏痰，动则气短，眩晕减轻，至夜手足心热，舌红少津，脉小弦滑数。为肾阴仍虚，肝火势衰，肺气已亏。以原方去丹皮，加太子参12g，补肺养阴。续进6剂，偶有轻咳，早上吐少许痰，间发头晕，腰膝酸软，入暮手足心热，舌红少苔，脉小弦数。乃肾阴未复，肝火未尽，肺失清润。治宜滋肾清肝，补肺益气。嘱服杞菊地黄丸，每次服9g，1日3次，用钩藤12g，太子参、夏枯草、麦冬各9g，杭菊花6g，川贝母3g，煎水送服，服1个月而康复。

（以上三篇，原收录入彭述宪编著的 《杂病论治精要》中。 ）

五、纠斜汤治疗口眼歪斜

组成：

谷精草、钩藤各12g，葛根、白菊花、僵蚕、白蒺藜、秦艽各9g，白芷、蝉蜕各6g，桑枝15g。

用法：

水煎服。

功效：

祛风达邪，清热通络。

主治：

风邪中阳明经络，口眼歪斜。

方义：

本证多由风邪侵袭，阻遏阳明经络所致。方中谷精草宣泄阳明风热；葛根入阳明，既能轻清散邪，又可升津养筋；白芷疏散阳明风邪；蝉蜕、僵蚕、钩藤息风解痉；白菊花、白蒺藜疏风泄热；秦艽、桑枝祛风通络。

加减：

伴有寒热头痛，加荆芥、防风各9g，疏风达邪；胃火盛，口渴，加生石膏15g，清泄胃火；夹肝火上扰，口苦，去白芷，加黄芩9g，夏枯草15g，清肝泻火；兼痰浊（咳痰），加丝瓜络10g，橘络 3g，白芥子9g，化痰通络；兼湿热，头痛重着，舌苔黄滑厚，脉弦滑数，加佩兰9g，薏苡仁15g，化浊利湿；此方服3～5剂后，去白芷、蝉蜕之宣散，加苏木、丹参各12g，活血祛风；病去八九，加当归、白芍各9g，养血和营；病程日久，过服辛温燥烈之品，阴液受伤，咽干口燥，舌红无津，脉弦细数，去葛根、白芷、蝉蜕，加沙参、石斛各12g，养阴生津。

验案：

唐某，男，27岁，工人，1990年11月17日就诊。

患者于本月9日早上，突感左侧面部麻木，随之口眼向右侧歪斜，左眼不能闭合，视物昏朦，口角流涎，经针灸、推拿治疗，内服牵正散，未见好转。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证属感受风邪，阳明络阻。治宜宣散风邪，疏通经络。用自拟纠斜汤去秦艽，加海风藤12g，甘草3g。服3剂，并配针刺疗法，症状减轻，右侧口眼歪斜好转，仍觉麻木，左目能闭合，舌红苔黄，脉弦滑。原方去蝉蜕，加苏木12g，赤芍9g，蜈蚣1条，活血祛风。服9剂，口眼已正，口角流涎

已止，麻木显减，有时头晕目眩，舌红苔黄，脉弦滑数。以原方去白芷、赤芍，加天麻、白菊花各10g，丹参15g，祛风通络。续进6剂，诸症悉除。

六、五藤五皮汤治疗风湿热痹

组成：

海风藤9g，络石藤9g，红藤15g，钩藤12g，忍冬藤30g，白鲜皮12g，海桐皮12g，合欢皮9g，紫荆皮9g，茯苓皮15g。

用法：

水煎服。

功效：

祛风祛湿，清热通络

主治：

风湿热痹，关节热痛（亦有湿热痹阻，阳遏不宣，而局部寒冷的情况），口苦，口渴，小便黄，舌质红，苔黄滑，脉弦滑数。

方义：

本证为风湿热邪，痹阻经络、肌肉、关节。方中海风藤、络石藤、海桐皮祛风湿，通经络；红藤、紫荆皮活血止痛；钩藤清热祛风；忍冬藤清通经络之热；白鲜皮苦寒，清热燥湿；《本草纲目》说："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热药也，兼人手太阴、阳明，为诸风痹要药。后世只施之疮科，浅矣"；合欢皮和血止痛；茯苓皮渗利肌肤经络之湿浊。

加减：

痛甚者，加延胡索9g，青木香6g，活血理气，通络止痛；关节红肿者，加黄芩9g，连翘12g，清热解毒；痛久血瘀，舌边黯，加三七5g（研末，分3次兑服），化瘀止痛。

验案：

向某，男，34岁，农民，2003年6月10日就诊。

双手肘、腕关节痛半年，曾进蠲痹汤、独活寄生汤等，其痛日甚，两腕关节灼热肿胀，色带黯红，活动受限，口渴，小便黄热，舌红边黯，苔黄滑厚，脉小弦滑数。证属风湿热邪，痹阻节络，久痛瘀凝。治宜祛风除湿，清热通络，逐瘀止痛。用五藤五皮汤加苏木6g，丝瓜络 9g，延胡索9g。服12剂，双肘腕关节仅有微痛，腕关节肿胀已消，活动欠利，小便黄，舌红，苔黄滑，脉弦滑略数。为余邪留恋，经络欠和。以原方去红藤、紫荆皮、苏木、延胡索，加鸡血藤12g，丹参15g，当归12g，养血通络；薏苡仁15g，利湿舒筋。续进12剂，络通痹蠲。

七、通络镇痉汤治疗坐骨神经痛

组成：

丹参15～20g，钩藤15g，血竭4.5g，豨莶草15g，血竭5g（研末，分3次用药汁冲服），蜈蚣2条，地龙12g，柴胡10g，甘草3g。

用法：

水煎服。

功效：

祛风解痉，活血止痛

主治：

坐骨神经痛 （类似中医痹病），腰臀部沿股后外侧作痛向小趾放射屈伸不利，或伴麻，脉弦。

方义：

坐骨神经痛的部位，相当足少阳胆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脉循行处。多因风湿外侵，经脉受阻，气血运行不畅所致。方中丹参活血通络而止痛，《日华子本草》说：丹参能 “通关脉”。钩藤息风解痉，豨莶草祛风湿、通经络；柴胡辛凉气香，入肝胆二经，能散郁结，透邪外达，张山雷的 《本草正义》说：柴胡 “其主湿痹拘挛者，则阳气宣布，而络脉通调，斯痹著者行，而拘挛伸矣”。地龙、蜈蚣性善走窜，息风解痉，通络止病；血竭祛瘀止痛，甘草缓和药性。

加减：

偏热，口渴，口苦，苔黄，脉数，加金银花藤30g，川黄柏6g，萆薢12g，祛湿热，通经络；偏寒，苔白，脉迟，加桂枝 10g，防风10g，温阳散寒；偏湿，重着酸麻，脉缓，加薏苡仁20g，通草6g，桑枝15g，祛湿通络；屈伸不利，加九节风（接骨金粟兰）15g，续断12g，大伸筋12g，舒筋活络；痛甚，加延胡索6g，三七5g（研末，分3次冲服），散瘀定痛；有外伤史，加红花6g，骨碎补15g，活血理伤；体虚，加当归12g，太子参12g，补养气血。

验案：

（1）廖某，女，34岁，工人，1971年7月19日就诊。

2年前患右侧坐骨神经痛，经中西医、针灸、理疗等治疗，2个月方愈。半月前，右臀部麻木胀痛，放散至大腿后缘及膝踝外侧，走动痛剧，口渴，舌红边略黯，苔黄滑，脉弦涩，用通络镇痉汤加延胡索9g，薏苡仁、金银花藤、络石藤各15g，清热祛湿，活血止痛。服9剂痊愈。

（2）周某，女，34岁，工人，1973年1月20日就诊。

右侧腰部及下肢痛48天，服安乃近、去痛片，注射雪冻花，使用针刺等疗法，其痛未减，从右腰沿大腿后缘、小腿肚外侧刺痛，麻木不遂，有时痛处发热，转侧艰难，不能起床，小便短赤，口苦口渴，舌红苔黄，脉弦数。用通络镇痉汤加延胡索9g，青木香、黄柏、木通各6g，九节风15g，活血止痛，清热祛湿。服8剂，其痛日减，能起床行动，下肢微麻，筋脉不利，头晕体倦，面唇淡白，舌淡红，苔薄黄，脉虚缓，用四物汤加薏苡仁、钩藤、九节风、牛膝、续断各15g，防风6g，甘草3g，以养血柔筋，祛风利湿，服7剂而愈。

（以上三方收录入彭述宪与彭巍写的 《妙方奇用》一书中。）

八、宣郁调经汤验案**6**则

宣郁调经汤，为彭述宪老先生所拟定，治疗妇女肝气郁结引起的病证，疗效显著，兹整理介绍如下：

组成：

青蒿梗 6～10g，香附 12g，白蒺藜 12g，当归 15g，白芍 10g，玫瑰花3g，合欢花10g，鲜橘叶5～7片，甘草3g。

用法：

水煎服。

功用：

疏肝达郁，和血调经。

主治：

肝属木，主藏血，其性刚强，以疏泄条达为顺。若抑郁愤怒，肝失疏泄，气机郁结，使其疏泄气机与藏血的功能失常，则导致月经不调，出现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经期延长、痛经、闭经、经行头痛、经行吐衄、经行浮肿、经行情志异常、更年期综合征等。凡见心烦易怒，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均可运用本方加减施治。

方义：

方中青蒿苦寒气香，辛散宣达，善宣肝郁，清泄肝火，且可凉血；香附辛苦甘平，疏肝解郁，调理气机；白蒺藜疏肝理气，散郁破结；当归养血和血，为妇科调经之要药；白芍养血敛阴，柔肝缓急；玫瑰花色赤，味甘气香，疏肝达郁，理气血，醒脾胃；合欢花解郁结，宁心神，又可活血止痛；橘叶辛苦芳香，疏肝宣郁；甘草和中养胃，协调诸药。共奏疏肝解郁，和血调经之功。

治验举例：

（1）月经先期

李某，女，28岁，干部，2005年5月20日就诊。

14岁月经初潮，每次按期而至，近年来，因家事不顺，烦恼忿怒，于2004年11月起，月经提前7～10天来潮，量多黯红，质稠黏，小腹胀痛，心胸烦热，易于发怒，口苦咽干，舌红苔黄，脉弦数。证属肝郁化火，下灼胞宫，迫血早至，用宣郁调经汤加减，青蒿6g，香附10g，白蒺藜12g，当归12g，白芍10g，合欢花6g，黄芩12g，地骨皮10g，茜根炭12g，白茅根15g，鲜橘叶5片，甘草3g。服7剂，月经24天来潮，色红略黯，量减少，间有心烦、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以原方去茜根炭，续进6剂，经期已准，量中等。

按语： 本案为肝郁化火，下灼于胞，冲任失职，月经先期而至，经水量多。用宣郁调经汤去玫瑰花之活血，加黄芩清肝泻火，地骨皮清胞凉血，茜根炭、白茅根清热止血。服药后，已见显效，经血减水，以

原方去茜根炭之止血，续进6剂，病告痊愈。

（2）月经过多

吴某，女，31岁，工人，2006年8月18日就诊。

自2005年12月起，每次月经，量多如涌，服宫血宁、注射止血药，量稍减，4天前，因恼怒，月经来潮量多，1日换了3～4次纸，色深红，心胸烦热，急躁易怒，小腹灼热胀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证属肝火偏盛，下灼冲任，血海受伤，经行量多。治宜疏肝清火，止血调经。用宣郁调经汤加减：青蒿梗6g，香附6g，白蒺藜10g，当归12g，白芍10g，川楝子10g，龙胆草炭 6g，牡丹皮炭10g，槐花 12g，鲜橘叶5片，甘草3g。服10剂，下次月经来潮，经水量明显减少，小腹间有胀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以原方去龙胆草之大寒苦泄，加黄芩10g，续进6剂，经量如常。

按语： 本案为肝火旺盛，迫血妄行，而致月经过多。用宣郁调经汤去玫瑰花、合欢皮，加川楝子疏肝泻火，理气止痛，龙胆草炭苦泻肝火，且可止血，牡丹皮炭、槐花凉血止血。服10剂后，病已明显好转，以原方去龙胆草之大苦大寒，加黄芩清肝火，而不致苦寒太过。

（3）经行鼻衄

张某，女，40岁，工人，2007年7月10月就诊。

患者于2008年3月行经1～2天时，鼻窍出血，以左侧为甚，色深红，量较多，1日2～4次（多则20余ml，少则5～6ml），3～4天才止，经血逐月减少，色黯质稠，小腹胀痛，心烦多怒，失眠多梦，口苦，小便黄，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证属肝火炽盛，迫血上溢。治宜平肝开郁，清火止血。用宣郁调经汤加减：青蒿梗10g，香附6g，白蒺藜10g，郁金10g，当归10g，白芍药6g，合欢花6g，石决明15g，栀子炭 12g，牛膝 12g，藕节炭12g，甘草3g。服6剂，下次月经来潮时，鼻窍出血3次，每次约4～6ml，月经量比前增多，色深红，小腹稍感胀痛，有时头晕胀痛，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数。以原方去牛膝，加钩藤 12g，续进5剂，鼻衄止而不复发。

按语： 本案患者，家事繁忙，操心过多，情怀抑郁，时久化火，随冲气上逆，灼伤鼻络而衄血。用宣郁调经汤去玫瑰花、橘叶，加郁金解肝郁，泻肝火，凉血止血，石决明平降肝火，牛膝引火下行，栀子炭清肝止血，藕节炭收涩止血。服6剂后，经来鼻衄明显减少，去牛膝之下行，加钩藤12g，平降肝经风火。续进5剂，鼻衄止。

（4）痛经

陈某，女，27岁，工人，2007年8月10日就诊。

自14岁月经来潮时，小腹胀痛，其痛不甚，未加治疗。近年来，因忧思恼怒，于2008年3月，行经前2天，小腹胀痛，渐至剧痛难忍，经水黯红有块，月经将尽时疼痛消失，心烦多怒，口苦，舌红边黯，脉弦涩。证属肝郁气滞，血随气凝，阻塞胞脉。治宜疏肝理气，祛瘀止痛。用宣郁调经汤加减：青蒿梗10g，香附12g，青皮10g，白蒺藜10g，当归12g，赤芍药12g，合欢花6g，玫瑰花 3g，郁金 10g，五灵脂 10g（布包煎），泽兰12g，甘草3g。服上方5剂，小腹痛减轻。28天后，月经来潮，小腹痛显减，色黯红，无瘀块，舌红边略黯，脉小弦，以原方去泽兰，续服5剂，经来疼痛消失。

按语： 本案为肝郁血凝，阻塞胞宫，用宣郁调经汤，将白芍改为赤芍泻肝火，祛瘀血；加青皮疏肝破气，散结行滞，郁金解郁活血，五灵脂祛瘀止痛，泽兰疏肝理气，活血祛瘀。服药5剂，下次月经来潮时小腹胀痛不甚，去泽兰之破血，续进5剂，郁开血行，则痛经止。

（5）闭经

杨某，女，34岁，干部，2006年8月20日就诊。

患者于今年2月经水量开始减少，至4月月经未来，性情急躁，易于动怒，服逍遥散、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未效，精神郁闷不乐，胸胁胀闷，小腹胀痛，有时刺痛，口苦，舌边紫黯，苔薄黄，脉小弦涩。证属肝气郁结，血滞不行，瘀阻胞宫。治宜疏肝散结，祛瘀通经。用宣郁调经汤加减：青蒿梗10g，香附12g，白蒺藜10g，当归12g，赤芍12g，合欢花10g，玫瑰花4.5g，郁金10g，凌霄花6g，王不留行10g，益母草15g，甘草3g。服4剂，觉小腹有气走窜，用原方加牛膝12g，续进3剂，经水已通，量多色黯红，夹瘀块，5天已净。下次月经来潮，量不多，色黯红，小腹胀痛，舌红边略黯，脉小弦。证为肝气不舒，血行不畅，治宜疏肝达郁，活血调经。仍用宣郁调经汤加丹参15g，益母草12g，续进5剂，月经已正常。

按语： 本案为肝气郁结，气滞时久，血行不利，凝结胞宫，经闭不行。用宣郁调经汤去橘叶，加郁金疏肝解郁，活血祛瘀，凌霄花、益母草、王不留行祛瘀通经。进4剂后，气血似有窜动之兆，加入牛膝活血祛瘀，引血下行。续进3剂，经通瘀下。下次月经来而未畅，续用宣郁调经汤加丹参、益母草活血调经，经血畅行，而不复闭。

（6）带下

孙某，女，38岁，经商，2005年4月27日就诊。

患带下3年，服完带汤、内补丸、清带汤、丹栀逍遥散等方，症状时轻时重，今年来白带极多，每日换纸3～4次，黄白相兼，行房后，夹有赤色，气特臭，小腹胀痛，不可重按，外阴发痒，急躁多怒，口苦，小便短黄，舌红，苔黄滑厚，脉弦滑数。证属肝火兼湿，下蕴胞宫，治宜疏肝清火，祛湿解毒。用宣郁调经汤加减：青蒿梗6g，香附10g，白蒺藜10g，当归12g，白芍10g，玫瑰花4.5g，合欢花10g，川楝子10g，秦皮10g，茵陈蒿15g，萆薢12g，败酱草15g，忍冬藤20g，甘草3g。服 12剂，带下减半（日换纸2次），小腹稍感胀痛，外阴仍痒，小便色黄，舌红，苔黄滑，脉弦滑数。以原方去秦皮，进8剂。仍有少量白带，质稠黏，脘腹微满，纳差，体倦乏力，面色少华，舌淡红，苔黄滑，脉小弦滑略数。以原方去川楝子、茵陈蒿，加北沙参12g，谷芽12g，续进7剂，白带已止。

按语： 本案为情志不畅，肝郁化火，加之湿热蕴下，肝火与湿热相合，任带二脉受伤，而成带下。用宣郁调经汤去橘叶，加川楝子疏肝气，泻肝火，利湿热，秦皮清肝燥湿，茵陈蒿、萆薢清利湿热，败酱草、忍冬藤清热解毒。二诊时病去大半，以原方去秦皮之苦寒，服8剂后，乃余邪未尽，气血已亏。以原方去川楝子、茵陈蒿之苦寒伤正，加北沙参补气，当归养血；谷芽健脾胃，服之带止体健。

（此方原收载入彭述宪编著的 《新编中医妇科方剂》一书中。）